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蒙古族浩斯巴依尔同志的家史。

浩斯巴依尔解放前是翁牛特旗公爷府的世袭奴隶。在万恶的人吃人的旧社会里，他挨打受气，饥寒交迫，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甚至几乎被处死在“天灯”杆上，受尽了王公贵族、奴隶主、地主的摧残和凌辱。为了求生存、争自由，他曾经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和反抗，但是都未能摆脱奴隶的命运。只有当他接受了革命思想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和蒙汉阶级兄弟們在一起，积极投身于翻天覆地的革命风暴，他才翻身得到解放。

在翻天覆地的革命风暴里，浩斯巴依尔同志始終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经过严峻的阶级斗争锻炼和党的培养，他的觉悟很快提高，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历任村长、支部书记等领导职务。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里，浩斯巴依尔同志又按党的指示积极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关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一直保持着踏踏实实，艰苦奋斗，不断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本色。

本书共分十五章。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蒙古民族劳动者解放前怵目惊心的奴隶生活和解放后的幸福日子；告诉我们蒙古民族人民的利益是和我国革命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全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蒙古民族的解放；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位踏踏实实，艰苦奋斗，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不断革命的、一直保持着无产阶级战士本色的学习榜样。是一本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活教材。

## 目 次

第一章	辛酸的童年·····	( 1 )
第二章	有“罪”的奴隶·····	( 13 )
第三章	点天灯·····	( 24 )
第四章	到天边儿去·····	( 37 )
第五章	“无人管辖的地方”·····	( 46 )
第六章	死亡线上·····	( 57 )
第七章	货郎的生意·····	( 70 )
第八章	红山火种·····	( 87 )
第九章	堵窝掏狼·····	( 104 )
第十章	奴隶们，起来！·····	( 116 )
第十一章	初春的日子·····	( 127 )
第十二章	血染梅林地·····	( 137 )
第十三章	阔步向前·····	( 148 )
第十四章	进北京·····	( 157 )
第十五章	革命家风世代传·····	( 165 )

## 第一章 辛酸的童年

茫茫无际的雾气，从高空压下来，像一块灰布似的蒙上了黄沙坨子。远处和近处的榆树梢头，在雾气中微微颤动，仿佛沉浸在浑浊的死水中。

几只乌鸦张着破碎的翅膀，在雾气中拍扑着，不时地“哇——哇”哀鸣几声，杂乱地盘旋一阵后，四散开去，不见了。忽然间，一个女人悲恸、嘶哑的哭声，从乌鸦飞走的地方断续地传来……

公爷府紧闭着的后角门，慢慢开了一扇。不多时，从里面闪出一个人来。他背着一个人，神色慌张地四下望了望，急忙钻进对面半人深的荒草里。

他把背上的人轻轻放在地上，气喘了一阵子，心神无主地说：

“浩斯巴依尔，可怜的孩子，怎么办？……”

“回庄亭子，不能死在他们手里！”浩斯巴依尔坚定地说着，支撑起剧痛的血身子，向前爬动，“乌力吉白音大叔，我永远记住您的恩德……”

烏力吉白音楞眼看着这个血迹斑斑的孩子，泪水油然夺眶而出。他不敢久站，抹了把眼泪，胆战心惊地溜进后角門里去了。

浩斯巴依尔在荒草里爬行。爬啊，爬啊，草尖扎刺着他渾身的伤口，沙子揉进他滴血的肘腕、膝盖……他爬不动了，扭过头来向后看去：

公爷府，像一头凶猛的怪兽，臥在那里喘息；公爷屋里的灯火，像怪兽的两只眼睛，閃射恶光，逼視着浩斯巴依尔。

浩斯巴依尔不由得打了个冷战，竭尽全力地支撑起胳膊，拖着身子和两条腿，一步步地向前爬……“后面有人追来了，你这个死貨！”他这样鼓励着自己，使自己爬得再快些。

爬啊，爬啊，那女人哀痛的哭声响在耳边了。“天底下还有比我苦的人嗎？”浩斯巴依尔正这样問着自己，右手突然按住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东西一滚，把他摔在了地上。他喘息着定睛細看，原来刚才按住的是一个人的头骨！啊，身边还有已经腐烂的尸体！他明白了，原来是爬进了黄土坑。

黄土坑离公爷府只有八里路，地主家死了长工，公爷府死了奴隶，都拖进这里，任凭鷹叼狗啃。从这儿飞走的鷹，眼睛是綠的；从这儿跑出去的狗，眼睛是紅的。

“你到这儿死来了？”浩斯巴依尔暗自生气地咒罵着自己，返轉身子爬出黄土坑，順着坑沿向南蠕动。

女人的哭声嘎然止住了。

黑暗中，浩斯巴依尔见有两只恐惧的眼睛闪动，霎时，那两只眼睛又消失了。“哎呀——”，随着这声惊叫，平地站起一个披头散髮的女人，向公爷府逃奔而去。

浩斯巴依尔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直挺挺地趴在坑沿上，心脏咚咚跳动着。这时候，他想了许多事情，竟而自问自答起来：

“你今年十几岁？”

“十六岁。”

“今天是……？”

“问过烏力吉白音大叔，是旧历六月十三。”

“天下为什么有公爷又有奴隶？”

他答不上来。

“不做奴隶不行嗎？”

他想說行，又想說不行。为了寻求这个答案，十六岁的浩斯巴依尔把往事翻将出来了……

他八岁那年，是进公爷府的年龄，因为他刚出娘胎，翁牛特右旗公爷府的奴隶簿子上就有了名字。他家是公爷的世袭奴隶，已经当了几辈子，如今輪到浩斯巴依尔到公爷府服役了。

阿媽是个在公爷府受过罪的人，奴隶的苦难生活摧残了她的青春，只落得滿身疾病，才三十多岁，手脚就失灵了。她怕唯一的、心爱的儿子进公爷府受罪，便把浩斯巴依尔留在庄亭子給营子里几家汉族地主放猪。

地主有苛待长工的手段，更有榨取蒙古奴隶血汗的办法。一天正下着瓢泼大雨，阿媽領着浩斯巴依尔找东家想討点工錢；地主刘大头对他們母子說：

“下这么大的雨不回家，蹲在我的門口干啥？嗯？”

“东家，沒吃的了，求求东家，可怜可怜我的孩子。”阿媽哀求着，拉过儿子一同給地主磕头。

浩斯巴依尔磕了一头，推开阿媽的手，从石台阶上跳将起来，理直气壮地說：

“我給你家放猪三年，一个大錢沒給，今天該算算帳了！”

阿媽忙把儿子藏在自己身后，滿臉堆笑地說：

“孩子不懂事，孩子不懂事……”

“我啥都知道！”浩斯巴依尔推开阿媽，上了另一級台阶，“看我們穷人好欺負呀？”

阿媽一把将儿子扯下台阶，打了两巴掌，忙陪着笑脸說：“孩子两天沒吃飯了，餓得頂不住了啊！你老人家……”

地主刘大头把搭在胸前的辮子甩向腦后，眼皮一沉，腮帮子一塌，拉着长腔长調說：

“你們蒙古奴隶，到年限不去服劳役，在我家平平安安地放猪，就該知足了！如果我要把这件事告訴給公爷府呢？”

他見这母子俩不走，向院里呼喚一声，揚长而去了。

随着他的呼喚，院里躡出五条大狗，一起扑向浩斯巴依尔母子。阿媽慌了，伸手去拦挡来势凶猛的恶狗，这些恶狗，

疯了似的围住母子俩前蹿后跳。阿媽怕狗咬坏了儿子，不顾一切地空手招架。当一只黄狗在儿子屁股上下口时，她忙用双手去捂盖儿子的屁股。可怜啊，五条大狗一齐扑将上来，咬烂了阿媽的十个指头，咬烂了浩斯巴依尔的屁股，石头台阶被血染红了。

那塌腮帮子地主，洋洋自得地站在上房門前，奸笑着骂道：“不知好歹的东西，生就的奴隶骨头！”

沒过三天，十一岁的浩斯巴依尔被公爷府的家兵拖走了。

来到公爷府的大門外，家兵喝道：

“爬着进去！”

昏沉沉的浩斯巴依尔睜开了眼睛。他眼前是一道长长的石条台阶，順着台阶向上看，啊，好高的台阶呀！他好奇地数了数，共計十三級。十三級上面耸立着高大的門楼，两扇敞开的褐色大門上，釘着馒头似的大銀釘。浩斯巴依尔两眼发花了，仿佛自己已置身于一头怪兽的唇边，他瘫痪在地上，全身突然颤抖起来……

“爬！你这犯罪的东西！”

浩斯巴依尔轰赶着叮在屁股上的蒼蝇，慢慢轉动一下身子，向左右看了看，他暗想：为什么要爬着进去？来回过往的奴隶，都是用脚走路呀！他弄不明白这些事，也不想弄明白这些事，于是站起身来，忍着屁股上的伤痛，一步一停地走上十三級台阶。当他直起身子往里走的时候，脚下飞过一

个絆子，将他絆倒了，“噗通”一声跪在青石地上。浩斯巴依尔由下往上看去，使絆子的这个家伙穿着黑皮靴子，紫緞袍子，銀壳刀子从青緞馬褂里垂下。再往上看，是一张蜡黄的脸，两个凸起的尖額骨上閃着油光。他那两只焦黄的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直視着自己。

浩斯巴依尔不敢与他的眼光相对，只得一步步地向前爬。

他向前爬，那双黑皮靴子也向前迈动。

他用眼角偷偷地順着黑皮靴子向上看，那紫緞长袖口里垂下的皮鞭鞘头在晃，开始碰撞耳朵了。他不敢看了……

他爬到二門的时候，皮鞭鞘头碰了一下耳朵，“嗚”的一声掄了起来！

浩斯巴依尔随着响声揚起脸来，用目光去捉捕掄鞭子的手，准备躲閃。

突然，握鞭子的手被另外两只手擎住了。跟着是一句討好的話：

“老爷，奴才把馬备好了。”

穿紫袍子的家伙接过馬韁，踏上浩斯巴依尔的脊梁作上馬石，攀鞍紐鑽上了馬，一面恶狠狠地說：“今天算是便宜了你，等着吧，野奴隶羔子！”揚鞭策馬走去。

浩斯巴依尔的嫩骨头哪禁得住这一踩，惨叫一声，再也不动弹了。

“孩子，可怜的孩子……”送馬人抱起浩斯巴依尔，低



声呼叫着。

过了好一会儿，浩斯巴依尔才喘上一口气来。他望着这个陌生的好心人；望着望着，鼻子一酸，“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孩子，别哭，我是喂马的奴隶，乌力吉白音……不许哭！”乌力吉白音怕惊动公爷，忙捂住浩斯巴依尔的嘴。“刚才踩你的那人是府里的大管家，叫敖日德格，以后千万不要惹着他呀！”

乌力吉白音抱起浩斯巴依尔，来到西院奴隶房，把自己里面穿的青布破褂子脱下，给浩斯巴依尔穿上，又让他喝了一碗滚热的开水。

浩斯巴依尔从来没见过这么善良的人，他跪将下来，给乌力吉白音磕了一头，喊了声“阿爸”，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哭得好伤心啊！此时，他想起了阿妈，仿佛又是在阿妈跟前，承受着拂爱。

乌力吉白音叹息着，给浩斯巴依尔擦去眼泪，嘱咐道：

“苦命的孩子，敖日德格问你的时候，你就说会喂马。记住了？”

“记住了，我和阿爸在一起。”

天近中午，有人在窗外喊道：

“浩斯巴依尔，见公爷去！”

乌力吉白音听出是敖日德格的声音，应了声“喳”，搀扶起浩斯巴依尔，走出奴隶房。他们穿过二门，来到一座滚

龙脊的大瓦房前。

敖日德格在廊檐下停住脚步，弯腰向屋里回禀道：

“公爷，我把小奴隶带来了。”

“进来。”公爷旺卜仁欽的嗓音。

敖日德格推門进屋去了，烏力吉白音拉了浩斯巴依尔一把，在門外跪下。

“公爷，小奴隶請罪来了，公爷开恩吧！”烏力吉白音說。

“叫什么名字？”旺卜仁欽問。

“公爷，他叫浩斯巴依尔。”烏力吉白音听不見浩斯巴依尔回王爷的話，馬上替他回答。

“一个臭奴隶羔子，也叫这么好听的名字？”旺卜仁欽說罢，用鼻子哼了两声。

“公爷，这孩子会喂馬，要是能跟我一起喂馬……”烏力吉白音趁此机会說。

“你是什么人？”旺卜仁欽恼火了，“多嘴的奴才，滚！”

“噎！”烏力吉白音退去。

“抬起头来！”

浩斯巴依尔早就想抬起头来，看看公爷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不等旺卜仁欽的話音落下就直起了腰，抬起了头，睜大了眼睛。

公爷看着他，他也看着公爷，眼光不躲不閃。“哈，公爷就是这样呀！煞白的大胖脸，像雨后牧場上长出的馬糞

包<sup>①</sup>；那两撇上翘黑鬍子油光瓦亮，秃上去的头頂也是亮的；他穿的是紅紫色的花袍……不是有人說他穿蟒袍嗎？噢，在东墙上挂着。跪在公爷身后給公爷梳头的女奴隶，把編好的辮子，搭在公爷肥胖的肩头上……公爷还让别人梳头啊！”浩斯巴依尔心里这样想着想着，不由得在幼小的心灵里升起了冲天的怒气，这怒气直冲击着他稚弱的胸膛，脸色忽然变得惨白了。

旺卜仁欽一直在眯着眼睛端詳浩斯巴依尔：黑眉亮眼，透着一种特殊的灵气；脸儿應該是圓的、胖的，現在却是长的、瘦的，沒有血色。他把浩斯巴依尔和身旁站立的十岁左右的女孩作了一番比較，滿意地点了点头：这对儿童男童女倒也班配。說道：

“換衣服去吧！”

浩斯巴依尔穿上了新袍子，和女奴們一样，每天从早到晚在公爷屋內垂手站立，低着头，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主要的差事是給公爷端尿盆。

第一次端尿盆就惹得公爷大为不快。这天傍晚，公爷說要小便，浩斯巴依尔到外边拎来尿盆，放在屋地上。旺卜仁欽怒道：

“端着！”

另一个女奴端灯来到旺卜仁欽跟前，埋下头去。

浩斯巴依尔見此情形，只好端起尿盆。

---

① 馬粪包，比蘑菇大些的一种菌类植物。

又一个女奴走过来，伺候公爷小便。

一股烈性的骚味，钻进浩斯巴依尔的鼻子，冲进肺管。他一阵恶心，险些呕吐出来。那端灯的女奴，因为端灯时埋头，头上的长髮竟被烫去了半面子。

旺卜仁欽最狠毒，不論什么事情，他稍不如意，摸着什么就用什么打，常常往奴隶脸上摔茶碗，或者往头上泼滚开的奶子茶。奶子茶烫人最厉害，烫在身上就要退去一层皮。

“公爷为什么这样狠？奴隶为什么这样苦？”浩斯巴依尔的心里填满了愤恨和不平。

公爷府里难熬的日月过了整整五年，浩斯巴依尔虽然已是十六岁的青年了，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却逐渐暗淡下来，失去了光彩；脊背上落满了伤痕。有些伤痕已经随着肌肉的发育消失了……

童年，該有多少希望和憧憬？然而，奴隶的童年却是辛酸苦涩的。

就是在今天——六月十三日的中午，浩斯巴依尔奉命哄着公爷的五岁儿子在院里玩。这孩子脖儿上带个护身的神盒子，走起路来游游蕩蕩，稀里哗啦乱响。这小东西玩高兴了，往前一跑，被銀鏈子絆了腿，摔倒在地上，“哇哇”地哭起来了。浩斯巴依尔慌了，左哄右哄，怎么也哄不好。这几声哭嚎，像几声炸雷，轰击着公爷旺卜仁欽和福晋布热斯其格的耳鼓。他们疾速地来到院中，抱起心爱的儿子。

“来人哪！给我一件称手的東西！”公爷像牛似的吼叫

着。

大管家敖日德格跑上前来，递过一根木棍。公爷抓过木棍，抡将起来，劈头盖脸地暴打浩斯巴依尔。头上，腿上，屁股上，脊梁上，全打了，直到把木棍打断才住手。

他在血泊里躺了很长时间，待到夜幕吞去火红的晚霞时，才爬回奴隶房。……

夜深了，牧场、农田、沙丘，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黄土坑里的螢火在空中飘来飘去，忽隐忽现。卧在黄土坑沿上的浩斯巴依尔，心里翻翻腾腾，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啊！他又自问自答起来了：

“不做奴隶行不？”

“不行吧！奴隶簿子上有名字呀！”

“把名字撕下来不就行啦？”

“不知道奴隶簿子在哪锁着哟……”

浩斯巴依尔异想天开地琢磨了好一会儿，还是无法摆脱奴隶的枷锁，决心回到庄亭子和阿妈商量。

他顺着坑沿向前爬，爬，爬过牧场，爬过沙丘，身后拖下一溜儿长长的血迹……

他在一个死水坑子旁边停下来，用手捧水喝了个够，神志顿时清爽了；一阵凉风吹过，感到很舒服，仿佛给周身增添了一股力气。他伸手攀住水坑旁的一棵小树的杈丫，试探着往起站立……他终于站起来了！

他折下一根树杈挂在手里，继续赶路。

此时，天空的乌云越来越浓，越来越重，跟着，一声响雷，一道闪电，大雨点子铺天盖地地砸下来了！浩斯巴依尔听着这雨点子打地的声音，竟以为是马蹄子声音了，愕然回头望去。

后面什么也没有，黑暗吞没了一切。雷电交加的当儿，把公爷府的褐色大门照得清晰可辨；那大门仿佛像怪兽的血盆大口，向外伸张着。

乌云翻滚，雨依然拍击着荒原，浩斯巴依尔在泥水的小路上艰难地挪动脚步……

## 第二章 有“罪”的奴隶

阿媽怕二次來人抓走浩斯巴依爾，担不起公爺的刑罰，便托人在老哈河南四馬溝營子，給他找了個扛活的地方，給漢族地主高儉放牛。

舊曆七月初一是上工的日子，走時，阿媽正害着嚴重的傷寒病，但她執意要送兒子一程。是啊，兒是娘的心頭肉，此一去不知何時再見面，怎能不送一程，多囑咐幾句話呢？

早晨，她打點兒子吃飽了肚子，邁着踉蹌的步子和兒子走出村頭。

“阿媽，風太大，回去吧。”

“孩子，放心地去吧，別惦記我……”

“阿媽，我掙了錢就給你送回來。”

“孩子，等我病好了去看你……”

母子倆語重情長，浩斯巴依爾給阿媽擦着眼淚，哽噎地說：

“阿媽，你要好好愛惜自己的身子，我走了……阿媽，回家去吧，阿媽……”

“走吧，孩子，阿媽看着你走。”

大风刮散了阿媽的头巾，刮乱了阿媽的头髮，她那止不住的泪水飘洒了一地。

浩斯巴依尔眼含酸泪，心一横，喊了声“阿媽！”头也不回地走了。走一程回头看时，阿媽还在大风里望着自己……为了让阿媽多看他几眼，他把脚步放慢了，好半天才走到老哈河沿。

他再回头看时，风沙更大了，四野灰騰騰的，連阿媽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脫去衣服，趟过老哈河，径向四馬沟走去。

阿媽趑趄趑趄地跑到河沿来了，她还要多嘱咐儿子几句，然而，她唯一的儿子早已走远了，看不見了。

老哈河水翻卷着駝峰般的波涛，喧嘩着向东奔去，阿媽只觉头昏眼花，朝儿子走去的方向哭喊起来：

“浩斯巴依尔！浩斯巴依尔！你不要回家来了，你阿媽投河了！你没有亲人了，没有什么可挂念的，到天边上找个活路去吧！……”

阿媽纏紧了包头巾，望望和黃风混为一体的河水，閉紧了眼睛……

“阿媽，苦命的阿媽，我掙了錢就給你送回来！风这么大，回家去吧，阿媽……”浩斯巴依尔的声音，又响在了她的耳旁。她想，这样偷偷地死去，对不起儿子呀！以后，他回家来找不見亲人，該多伤心啊！……她想到这里，投河自



尽的意念暗淡了，打消了。她望着儿子的去向，虔诚地祈禱着：

“佛爷，保佑我多难的儿子吧……”

浩斯巴依尔来到四馬沟营子，走进地主高俭家的柳条大門。

这是个不算大的院子，正面是五間土房，东側是一排廂房和馬棚，西側八个圓仓排成两行，紧挨着圓仓的是三个猪圈。院里停放着两辆铁車，鸡和鴨子都在铁車附近寻食。这时，一个两眼透露着狡猾的小老头从廂房走出。浩斯巴依尔上前問道：

“高俭住在哪屋？”

小老头抬起沒鬍子的尖下巴，打量一番浩斯巴依尔，深陷的小眼睛眨了两眨，說道：

“我就是高俭。我这儿地缺畜少，不用扛长活的。”

浩斯巴依尔哪想到他就是高俭呀！于是慌忙跪倒在地，跪得像給公爷請安一样。央求說：

“高大叔，留下我吧！”

“小門小戶，不能留。”

浩斯巴依尔心里一楞：不是早就讲好了来他家扛活的嗎？他为啥說不能留呢？年轻的浩斯巴依尔怎能看透地主的鬼道道！于是又央求說：

“高大叔，我好好給您干活，只要收下我，干啥活都願意！”

高俭装出一副慈悲相，连忙扶起浩斯巴依尔，沉吟半天，慨叹地说：

“我是供菩萨的人，以慈善为本，看你也实在可怜……我家的吃喝可不好哇！”

“能填饱肚子就行啊！”浩斯巴依尔心满意足地说着，立刻替高俭舀食喂起猪来。

“唉，真是可怜的人哪！”高俭假惺惺地说了句同情的话，摇晃着身子向上房走去。走到门口，又突然停住，回过头来说：

“你到上房来一趟。”

“喳！”

高俭听了这一声“喳”，觉得好笑。当笑声将要冲出喉咙时，他那灵动的脑子忽然转了个过，把笑声收斂回去，摇头晃脑地推开板门进屋去了。

浩斯巴依尔轻轻走进高俭的屋里。他像给公爷请安似的，迈进门坎之后，把两脚摆得一般齐，脚尖对准脚尖，两条胳膊规规矩矩地垂放下来，只是没有跪在地上。在浩斯巴依尔看来，在公爷面前不跪不行，在高俭面前根本不需要跪下，站得规矩些只不过是高俭表示尊敬。

“坐吧，坐吧！”高俭毗着满是茶锈的黑牙，故作热情地说。

浩斯巴依尔坐下之后，神情也随便了些。

“这工钱……”浩斯巴依尔开口了。

“小兄弟，好說！”高儉說着向坐在坑里的老婆遞了个眼神：“快把飯端來！”

高儉老婆下了炕，從外屋端進半盆稀粥放在桌上，又拿來碗筷。

“小兄弟，吃吧，以後我吃啥你也吃啥，虧待不了你。”

浩斯巴依爾看看稀粥，又看看說話的高儉。他不相信高儉會吃這樣的飯，這稀粥和公爺府的狗食又有什麼兩樣呢？一天沒吃飯的浩斯巴依爾來不及多想，大口小口地喝起粥來，只一会儿，就把半盆粥喝進肚里了。

“來，小兄弟，”高儉將浩斯巴依爾拉到牆角，指着供桌上的紙糊小廟說：“在上的是菩薩。你們蒙古人信佛爺，我們漢人信菩薩。菩薩是真神……”他拉着浩斯巴依爾一同跪下，口內振振有詞地禱告起來：“普渡眾生的南海大士，公爺府有罪的奴隸逃到我家來了，保祐他在我家平平安安地過下去吧，讓他在我家下苦力贖去他的罪過吧……”

浩斯巴依爾對高儉非常感激，決心為高儉好好干活。

六年過去了。

六年啊，六年間，浩斯巴依爾吃的豬狗飯——糠菜稀粥。六年間，他和高儉一起常常跪在菩薩面前，重復着“下苦力贖罪過”的話。六年間，高儉的櫃子里裝滿了銀元……漫長的六年，奴隸的“罪過”贖完了嗎？浩斯巴依爾的心里是矛盾的，每當銀元從高儉手里掉進櫃子里的時候，他便默默地去思索：我從公爺府里逃出來，是為了不當奴隸受罪呀，我有

什么罪？你高俭为什么也說我是罪人？为什么每逢过大年，还不允許我回家探望阿媽呢？提出算工錢，又为什么推說是以后一起算呢？……

明天是大年三十了，浩斯巴依尔要回家探望阿媽。六年沒見面了啊！六年沒通音信了啊！他走进高俭住的上房，抑制着憤怒的心緒說：

“东家，我要回去看看。”

“好哇，好哇，可是你那奴隶的罪过……”

“我明白了，我沒罪过。”

“你，你，你这奴才！我整天在菩薩面前为你祷告贖罪，你……”

“你为的是拴住我，給你干活！……”

“兄弟，我也沒亏待你呀！”

“你是管錢叫爹的土包財主！”

“你，你，你忘恩負义了！菩薩寬恕不了你！”

“菩薩？你就是我的菩薩？”

“好你这……打开鼻子說亮話，想死想活吧？”地主的凶相露出来了！

“別吓唬人，給工錢吧！”

“你来上工就沒讲下！”

“現在讲也不晚！我来到你家，放牛放了六年零五个月。剛一来，你总共有四十头牛，这会儿好几百头了！……”

高俭一看不給不行，于是一抬手“叭”的一声将銀元往

桌上一扔。

浩斯巴依尔一听响动就知道那是一块銀元。看也沒看。

高俭咬紧牙关，又一次一个銀元地扔了五次，再也不肯扔了。那白花花、响当当的銀元，是他的心头肉，扔出去五个銀元如同在他心头上割了五刀子啊！疼啊！五块銀元能买一条牛尾巴了啊！他咬着黑牙說：

“你这个穷鬼，可恶透了！”

“你这个老东西，是奸贼！”浩斯巴依尔气愤极了，抓起那几块銀元，从牙縫里迸出一句話：

“我到赤峰县衙告你去！”

听了这話，高俭耳边如同响了一声炸雷。心想：这小子有点不听邪，真要去告的話……我把姜官（赤峰县县太爷）贿赂好了，官司你打不贏！可是……那得舍出几十块銀元哪！咳咳，他是逃出公爷府的奴隶嘛；給公爷府这个信儿就行了！高俭想到这里，忙說：

“好吧！一起走，你去赤峰县，我去公爷府！”話音沒落，他那脑袋一晃，又觉得不妥：去一趟公爷府，騎馬打来回也得一天半，一天半的人吃馬喂，耗費不起呀！那脑袋又一晃，馬上来了主意，拖着阴森森的腔調說：

“我家的菩薩已经把信儿传过去了！”

浩斯巴依尔躊躇了。这倒不是被高俭的菩薩吓住了，他根本就沒把没有什么神象的紙糊小庙放在眼里，而是把“我去公爷府”这句話攔在了心上。“他真要去公爷府报信的

話，敖日德格撒下家兵來捉捕，非把我打死拖進黃土坑喂狗不可！”轉念又一想，明白高倫的用意了，“我若不去赤峰縣，他也不會去公爺府的。難道我再把話收回來？不，沒骨氣的人才那麼做！”

“兄弟，”高倫進一步威吓說，“難道你就不怕死？你還有個老媽呀！”

提起阿媽，浩斯巴依爾心里一陣酸痛，暫時放下了去赤峰縣告狀的念頭，把五塊銀元塞進貼身的衣袋，走了。

年三十的下午，浩斯巴依爾摸進了家門。他朝着破“蹦蹦”<sup>①</sup>剛喊了聲阿媽，就有兩個人從黑暗處向這邊走過來。其中一個矮個子叫道：

“是你回來了！……找你六年啦！”

“老爺，他是浩斯巴依爾！”那高個子向來到身后的敖日德格說。

“拖回去！”敖日德格一聲令下。

“噠！”

浩斯巴依爾被捆綁起來了。

日夜盼望兒子的阿媽從“蹦蹦”里跑出來，瘋了似地喊着：

“孩子，讓阿媽看看，六年了啊……”

家兵踢開病弱的老人，翻身上馬，拉着捆在浩斯巴依爾

---

① “蹦蹦”是一種簡陋的茅庵。

身上的长绳子，策馬馳去。

浩斯巴依尔耳边迴旋着阿媽絕望的哭喊声……

血口般的公爷府大門，吞进了有“罪”的奴隶。

出乎浩斯巴依尔意料的是，敖日德格沒有打他。但是他知道，这些凶恶的家伙們絕不会轻饒自己，不是打死示众，就是加上沉重的苦役。他沒有一絲恐惧，只是在痛苦地追忆着阿媽憔悴的面容……

他想着想着，眼前驀然閃現出一把鋒利的杀羊刀的迴光。

“走！”

敖日德格押着浩斯巴依尔走进家庙。

公爷府的家庙是座宫殿式的房子，眼睛明亮的浩斯巴依尔走将进去，突然什么也看不見了，只感到这里黑洞洞的，阴森森的，冷颼颼的。稍过了一会儿，他看見正面有个丈二高的大銅佛，两边是层层叠叠的小銅佛；三面牆壁上，一个挨一个地摆放着佛灯。似乎銅佛座下有什么动了一动，旋即消失了。浩斯巴依尔正然发楞，左右肩头搭上来两只毛茸茸的大手，猛往下一按，小伙子跪下了。

敖日德格狠狠罵道：

“野种！我宰了你！不好好当奴隶，下一輩子还是奴隶！”

这家伙又把手中的杀羊刀掂了两掂，命令浩斯巴依尔张开嘴。

浩斯巴依尔瞪大了眼睛，目不轉睛地盯着逼在鼻尖上的杀羊刀和紧握刀柄的毛茸茸的大手。“你这个杀人的凶手，要从嗓子里穿杀嗎？如今我是二十二岁的壮小伙子了，动力气比你强得多，敖日德格，咱俩就拼个死活吧！”他的話像海水涨潮般地在胸膛里撞击着，正要冲出喉嚨的时候，只听敖日德格命令道：

“快张开嘴，用牙叼住刀尖！”

“叼住刀尖？”浩斯巴依尔迷惑了，“想干什么？”

“嗯？你敢不在佛爷面前发誓？”

浩斯巴依尔这才明白了，慢慢揚起脸来，望了望佛爷的金脸，张嘴叼住刀尖。

他六神无主了……

敖日德格面对大銅佛，用极为低重的喉音說：

“有罪的奴隶浩斯巴依尔，不按佛爷的吩咐服劳役，偷偷跑到汉人家里扛长活，以后再跑，佛爷不能轻饒，下輩子让他脫生个断腿的老牛……”

說罢，抽下杀羊刀，将浩斯巴依尔推出家庙。

神志昏迷的浩斯巴依尔，一头栽倒在家庙門外。

見到佛爷，在佛爷面前发誓，是他生平第一次。他听阿媽讲过佛爷是最公正的，保护善良，懲罰罪惡的人。以前他有些半信半疑，今天却被佛爷的神能摄取了整个心灵。然而他又想，佛爷是最公正的，为什么不賜予苦难的奴隶一点自由？为什么不懲罰公爷、管家和汉人財主？难道是你給了他



們这样的权利？佛爷呀，佛爷，奴隶就这样永生永世做奴隶，任人摆布、折磨？

他驀地坐将起来，向庙門里虔誠地喊了一声：“佛爷！”此时，惨淡的阳光洒进庙門，照亮了庙內的一切：那丈二銅佛的身上、脸上，生滿了銅锈的綠斑；那一层层的小銅佛，仿佛都在那儿睡着了；銅佛座下坐着一个穿黄袍的喇嘛……

浩斯巴依尔边看边想，感到佛爷不是奥秘的、难以琢磨的灵体，而是摆放在三間砖房里的銅做的东西。但是，每当人們提起佛爷来，为什么神情都那么虔誠呢？还有，喇嘛为什么要坐守在黑屋里呢？敖日德格为什么不毒打我，偏偏拉进这里发誓呢？

为什么？为什么啊？……

“滾开！有罪的奴隶！”庙里的喇嘛罵着浩斯巴依尔，晃着肥胖的身子关了庙門。

### 第三章 点天灯

一九一九年，旧历十一月初五日。

早晨，鹅毛大雪下个不停。

翁牛特右旗公爷府门前空场上，挤满了蒙汉穷人，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孩子。早来的人，身上落满了雪花，脚腕也被雪埋上了。

人，逐渐增加着。

住在几十里以外的人也赶来了。

空场中心那棵五丈多高的木杆子，笔直地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公爷府的大门，死死地关闭着。

人，继续增加着……

“真要点天灯吗？”

“嗯，你看，那是天灯杆子。真狠毒，哪个朝代也没这种事呀！”

“犯罪的是个什么人？”

“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浩斯巴依尔。”

“是他？他又犯了什么罪？”

“打死了公爷。”

“唔呀呀呀，我的佛爷喇嘛……”

“瞎了他这年纪，才二十三岁呀！”

人们低语着，一片叹息声。

雪，继续下着；人，继续增加着……

公爷府的大门“轰隆”了几下子，敞开了。人们向门里一望，“唰”地闪开一条路。这条路，由十三级台阶直通到天灯杆子下。

先走出大门的是四个肩扛洋炮的家兵，跟着，浩斯巴依尔被四个手持大刀的家兵推架着出现在台阶上。

浩斯巴依尔眼光四射，惊疑地望着四面八方的人群，喃喃自语：

“这么多的人哪！都是来干什么的？”

提刀的四个家兵将他架下十三级台阶，跟上前面扛洋炮的四个家兵，直奔天灯杆子而去。

喇嘛队走在浩斯巴依尔后面，个个耷拉着眼皮，口中叨叨念念。十几个彪形大汉提着煤油桶，抱着棉花，扛着柳条，背着牛粪，在人群闪开的路上疾跑，顺着喇嘛们的旁边窜到前面去。

围在天灯杆下的人们被赶开了，人群向四外扩展着，形成了一个水泄不通的庞大包围圈。

人圈里挤出来一个汉族老太太。出得人圈，瘫坐在地上，

把腋下的香和烧纸放在怀里，用冻僵了的手掌擦抹眼泪：

“半点菩萨心也没有哇，人到临死了，也没给剃剃头啊……好心肠的浩斯巴依尔呀，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让他们抓住呀！杀了公爷你就该跑呀……”

一个蒙族老头子发现了坐在地上哭的老太太，拉上身边的女儿走来了：

“波拉根！”<sup>①</sup>

见老太太不懂蒙古话，改用不熟练的汉话说：

“你是浩斯巴依尔的妈妈？”

“不是。他娘想儿子想死了……听说的。”

老头子悲痛地长叹一声，眼角边停滞的两大颗泪珠滚下来，落在女儿的肩上了。

“浩斯巴依尔是你什么人？”老太太问。

“是我们父女的恩人……”老头子颤动着嘴唇说着，拉女儿坐在雪地上，讲起了浩斯巴依尔对他父女的好处。

这老头子叫巴图，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当恩人结束生命的时候，不把对恩人的真情全部倾吐出来，将是一生的内疚，死后不能瞑目。

老头子满脸皱纹里注满了泪水，详细地描述着当时的情形……

那是今年秋天某日，公爷府的催头都到各营子催租去

---

① 波拉根，蒙语，即嫂嫂。

了，敖日德格便带着曾在佛爷那里驯服过的浩斯巴依尔，为他牵马来到了距公爷府八里路的蒙古小营子催租。

营子里的贫苦牧民见他来了，偷偷躲去了，躲不及的只好跪在地上迎接。敖日德格顾不得鞭打牧民，扬鞭策马，直向营子两头那个破土“蹦蹦”驰去。来到“蹦蹦”前，迫不及待地跳下马来，闯进低矮的“蹦蹦”里。

他见“蹦蹦”里的少女在熟睡，一步跨过去。当他把手伸向少女时，耳边出现个老头子的颤抖的声音：

“老爷，给老爷请安。”

敖日德格充满兽欲的眼睛，立刻蒙上了一层毒光。若是在平时，他会一脚把请安的人踢出去。而现在，情况却不同一般。只得低声命令老头子：

“给我老老实实地睡觉！”

“不行啊，老爷……”

“那……交公爷的租子吧！”

老头子巴图的眼神停凝了……

少女猛然觉得胸前伸进来个毛茸茸的东西，蓦地坐起身来。见是敖日德格，“啊”地一声大叫，慌忙躲到老阿爸身后去了。

敖日德格很生气，从怀里掏出帐本：

“欠公爷的租债怎么办？”

一直就跪在地上的老头子巴图，连忙磕头，央求大管家开恩。

敖日德格把死羊眼一瞪，示意老头子出去，然后扑向少女。

站在“蹦蹦”外的浩斯巴依尔，听着少女的嚎叫，如同见到自己亲生姐妹被人糟蹋那般愤慨。他浑身的血液沸腾了，挽起破碎的衣袖，攥紧拳头，踢开了“蹦蹦”破门。已经有过教训、长了心眼的浩斯巴依尔，消下了额角上暴起的青筋，收敛起愤怒的眼神，面带笑容，紧闭着的双唇露出雪白的牙齿，说：

“老爷，奴隶们给大老爷请安来了！”

“不必了！”

“喳……”

浩斯巴依尔退出门去，向四外观望的牧民们嚷道：

“你们这些奴隶，说给大老爷请安，又不来请，什么意思？不来就算了吧，大老爷说了，‘不必了’！”

观望的牧民们听了这个语调，揣摩出是敖日德格不愿意了，哪个敢怠慢？纷纷跑到“蹦蹦”跟前请安来了！

浩斯巴依尔估摸敖日德格要把牧民们赶走的，于是向战战兢兢的父女俩训斥道：

“你们也真没眼色！管家大老爷是有佛心的人，给你们开恩了，怎么还不快磕头请罪？”

到了敖日德格嘴边的羊肉，就这样被浩斯巴依尔打掉了。

……坐在雪地上讲述的巴图老头子，见很多人都围在身

旁伸着脖子听，往高提了提嗓音，接着讲下去：

“浩斯巴依尔临走时，我忙和女儿跪在地上磕头謝恩。可这小伙子就慌了手脚了，急忙扶起我来说，‘哎呀呀老阿爸，咱们都是苦难的奴隶啊！’大伙听听这话！我们浩斯巴依尔的心肠多热！多好！唉……願佛爷保佑，让他死后升天吧……”

周围听讲的人，沒有不动心腸的，有人当时在雪地上跪下来，面向雪花紛飞的天空，为就要死去的好人祈祷起来。

“苦命的孩子呀，瞎了你这年岁呀……”腋下挟着香和烧紙的汉族老太太，哭出声来了。

一辆双套馬拉花轆轡車来到这伙人旁，停下来。車上，一个头戴青緞子吊面狐皮帽子、身穿馬褂长袍的人向四外望了望，黃白的瘦臉上現出一副嫉妒、恼喪的神情，小声罵着：

“来迟了一步，四外的好地方都他媽让别人給占了！卸車。”

車后尾戴毡帽头的小伙計急忙下車，帮赶車的卸了馬，然后掀開車上的苫布，摆出各色各样的布匹杂货，接着就叫卖开了。什么英国出的洋油、洋火呀，日本来的洋綢子、洋布呀，还有什么洋胰子、洋瓷碗呀，越叫越欢。

戴狐皮帽的黃瘦子見人們不理睬，弯腰向坐在雪地上的人說：

“我們是赤峰县广記貨庄的，全是名牌貨，保險上不了

当……”

这些不识时务只知賺錢发财的商人，該把他們点了天灯！坐在雪地上的人們走散了。

“噓，王爷們出来了！”人們小声传告着。霎时，空場上几乎所有的人全跪下了，头也不敢抬。

戴狐皮帽的黄瘦子見此情形，躲到車后面，向公爷府大門举目望去……

大門口台阶上出現好几十个人，站在最前面那个穿着黄呢子大氅的，是段祺瑞执政府派来的欵差；他身后和两边，是翁牛特右旗方圆左右各旗的王爷、公爷；这些人高高矍矍，胖胖瘦瘦，奇形怪状，但穿的都是外罩青紗的九龙衣，戴的都是脑后拖有长翎子的紅頂子帽。这些人眼射寒光，直視着天灯杆子下面的情景。

天灯杆子附近，燃着两堆大火，一堆是牛粪火，另一堆是柳条子火。浓浓的白烟在雪天里不能高升，慢慢向四外扩散，在奴隶們头頂上、脊背上盘旋繚绕。天灯杆子下，两个家兵在往浩斯巴依尔腰上、腿上纏捆棉花。敖日德格嫌他們笨手笨脚，亲自动起手来。

“你們想要干什么？”浩斯巴依尔怒問敖日德格。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杀死公爷的凶手不是我！”浩斯巴依尔向十三級台阶上拼命地喊着。

只喊了一句，嘴里就被塞滿了棉花。



四外的人们骚动起来了。

跪在人群里的一个公爷府的年轻奴隶，趁此机会抬起头来，向飘雪的远方眺望。跪在他身后的巴图老头子觉得奇怪，轻声问：

“看什么？”

“没看什么。”

“到底公爷是谁打死的？”

“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啊……别问了，巴图老爷爷。”

“你这小子，若是知道又不和我说，佛爷是饶不了你的……”

“公爷的死，不是浩斯……”年轻奴隶把嘴闭死了，扎下头去。

巴图老头子也扎下头去，把嘴对准他的耳朵悄声说：

“在他要死的时候，你不把知道的真情讲给另一个人，浩斯巴依尔的鬼魂会掐死你的！”

年轻的奴隶吓坏了，一动也不动了，仿佛死了一样。

其实，公爷府里的奴隶们都知道，公爷不是浩斯巴依尔打死的。究竟是誰？誰也不敢说。

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夏天，公爷旺卜仁欽得病死了。奴隶们个个暗自高兴，尤其是浩斯巴依尔。旺卜仁欽从二爷那里过继来的儿子色力吉宁卜，已经长到十三岁，继位当了公爷。敖日德格趁小公爷年幼无知，想从公爷府大捞一笔钱财。秋天，他去太

和昌一带催討汉人欠公爷的地租，一个催头不带，只让曾在佛爷面前发过誓的浩斯巴依尔跟了去。

这一趟，他收上来很多錢，仅太和昌一个营子就敲榨勒索了三千多吊。回来后，分文未交公爷。他估摸浩斯巴依尔不会宣揚这件事情，但又不放心，一旦宣揚出去，到了小公爷色力吉宁卜的耳朵里，能吃罪得起嗎？不打死也要变成奴隶呀！于是他处处找浩斯巴依尔的不是。有一次，他找到浩斯巴依尔悄悄說：

“給你，送你几吊錢花花！”

“我不要錢，給我自由吧！”

从此，浩斯巴依尔干上了背石头的苦役。

浩斯巴依尔越想越憋气，难忍之下，把敖日德格独吞公爷的大笔錢財，以及他和二爷的太太、小公爷的姐姐、自己的儿媳妇睡在一个被窝等等丑事，全部宣揚了出去。

敖日德格决定除掉这个禍根。

九月末的一个深夜，敖日德格正要下毒手，公爷房内突然传来了枪声。

奴隶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跑到院子里来了。这时，敖日德格領着家兵跑到公爷屋里。一看，小公爷的脑盖骨碎了，黑紫色的血染遍了緞衣、錦被。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責任，王爷定要处他于死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他想到了浩斯巴依尔。

正当奴隶們議論紛紛的时候，敖日德格命令打手們，給

浩斯巴依尔脖子上带鎖，手上带铐，脚腕也砸上了笨重的铁镣。当众宣布道：

“咱们的公爷，是浩斯巴依尔引进土匪打死的！”

天啊，不容分说，黑蟒鞭在浩斯巴依尔耳边呼啸起来了，在瘦骨嶙嶙的脊背上暴打起来了！吃人肉的黑蟒鞭，把奴隶的肌肤撕扯烂了啊……

皮开肉绽的浩斯巴依尔第四次苏醒了，棉袄的烂絮被鲜血浸透，杂乱地贴在了身上，眼前是抽断了的黑蟒鞭的碎节……

血肉模糊的奴隶被拖进冷房。

蒙古上层的头头脑脑、段祺瑞执政府的钦差来到公爷府的前一天，黑心的敖日德格，提着一桶煤油辣椒水走进冷房，直灌得浩斯巴依尔的肚子像个鼓，冻住的伤口全崩裂开了……

半夜里，乌力吉白音偷偷送进冷房一壶热茶，两块干粮。告诉他别人送来干粮可以吃，送来饺子千万别吃，敖日德格下了毒药。临走时，他说：

“孩子，听人说打死公爷的是两个土匪头子，已经被赤峰县捉住了。我到那里打听打听，豁上我这条命，也把你救出来！孩子，我也没活路了，这两天敖日德格跟上我了……”

二十九天过去了，难熬的日子啊！浩斯巴依尔受过多少审讯，挨过多少苦刑！性子暴烈的浩斯巴依尔只有一句话：

“不知道！”

他怀着一线希望，日夜等待着烏力吉白音。只要他把真正的凶犯的下落打听来，就可能免去灾禍。他在冷房里不断发出嚙語：

“我要杀死你这恶狼！我要让鷹啄去你的双眼！我要让紅眼狗叼走你的骨头！敖日德格，我要把你撕得稀烂……”

然而，烏力吉白音走了二十九天了，还没有一絲音信啊！……

起风了，西北风席卷着空中的雪花，发出怒吼。跪在雪地里的奴隶們，在风雪里騷动起来，仰起冻得灰紫的脸，望着天灯杆子。

高高的天灯杆子随着风势摇晃，吊上去的浩斯巴依尔在半空中抛来甩去。

这时，敖日德格一溜小跑来到十三級台阶下面，双膝跪下稟道：

“时辰已到！”

“点！”十三級台阶上传下命令。

敖日德格飞步来到天灯杆子下，抓起一根預备好的又粗又长的柳树枝，插进火堆里引着，然后慢慢举起，向半空中纏滿棉花、浇过煤油的浩斯巴依尔伸去……

半空中的浩斯巴依尔，只觉得天旋地轉，跪在雪地上的人都站起来了，都摇晃起来了，看不清他們的面孔……

他往下看了一眼，柳树枝上的火被大风刮灭了，敖日德格又重新去火堆上点燃。

浩斯巴依尔胸中仇恨的烈火，熊熊燃烧着，他要骂十三级台阶上的那堆狗头狗脑！他要骂正在引火的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把身上仅有的一些力量集中用在口腔里，猛一使劲，将塞在嘴里的大团棉花喷出来了……

浩斯巴依尔仰望仿佛就要倾塌下来的苍天，放开喉咙：

“敖日德格呀，敖日德格！我浩斯巴依尔记住你了，下一辈子报仇！下一辈子，我把狗头狗脑的家伙都掐死！我要报仇！”

愤怒的声音与巨大的风啸声汇合一起，冲向天空，砸向地面，在冰封的雪原上回荡，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忽然间，从雪地上站将起来的奴隶们，“嘩”地闪开一条路，一个骑者冲了进来。冲到天灯杆子下，一鞭子打飞引燃天灯的火枝。

十三级台阶上的狗头狗脑们，正然发楞，骑者已来到十三级台阶下。他下得马来，“噗通”跪在雪地上，脑袋也顶在雪地上：

“奴才请罪！”

“你是什么人？”上面说了话。

“公爷府的奴隶乌力吉白音。”

“搅乱法场的东西！打！”上面一声令下。

乌力吉白音疾速抬起头来：

“慢动手！”

他从怀里掏出一卷纸，说：

“公爷不是浩斯巴依尔打死的，凶手已经被赤峰县抓住杀了。这是布告。”

十三级台阶上的狗头狗脑们展卷一看，果然是赤峰知县判处土匪死刑的布告。布告全文很长，其中有一小段提到了小公爷被打死的来龙去脉，用通俗的话说，便是：

……赤峰县建昌营南的大庙里有一喇嘛，名叫包力吉根。他和小公爷包力吉宁卜的姐姐通奸，又想娶她做老婆，只是办不到（王公贵族只能在王公贵族内结亲）。包力吉根喇嘛想达到目的，便勾结当土匪头子的亲哥哥白忙牛和汉人土匪头子韩秧子，黑夜越墙进到公爷府，先开枪打死小公爷，之后就抢小公爷的姐姐……

真相大白了，翁牛特右旗王爷为了不使自己在钦差和各旗王爷面前丢丑。怒气冲冲地训道：

“敖日德格，你这管家是怎么当的？”

敖日德格面如土色，瘫倒在雪地上了。

乌力吉白音趁此机会，又把托人向赤峰知县送了許多礼物才求得的一纸公文递上去，求王爷开恩。

王爷为了使各旗王爷称赞自己有佛爷心肠，于是朗朗喊道：

“快快，快把可怜的奴才放下来！”

其实，这时候，奴隶们已把浩斯巴依尔从天灯杆子上放下来了。

## 第四章 到天边儿去

这些王公贵族，吃奴隶的肉，喝奴隶的血，打死一个奴隶只当踩死一只蚂蚁。天上的星星有数，奴隶受的罪、挨的打数得清吗？从天灯杆子上放下来的奴隶，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呢？伸冤？报仇？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躺在奴隶房里的浩斯巴依尔反来复去地想着。

奴隶房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死气，经受一天劳役的奴隶们，一声不响地睡去了，仿佛都死了。

浩斯巴依尔猛地坐起身来，抓起当枕头用的砖头，摔了个粉碎：

“我浩斯巴依尔不是没底的奶桶，装进去盛不下，我是个黑鳞鞭下喘气的奴隶！”

突然，一团烂皮子扑面盖过来，捂住了浩斯巴依尔的嘴巴。

浩斯巴依尔明白是怎么回事，顺从地躺了下来，悄声说：

“大叔，就这么受下去？”

“你說怎么办？”

“于他一下子，死了拉倒！反正奴隶的命不值錢。”

“不行，孩子……”

“烏力吉白音大叔，你还想在这儿窝窝囊囊的……”

“不，孩子，我攪乱了法場，給翁牛特右旗王爷脸上抹了灰，他們是不能饒恕我的。我想趁这几天府里杂乱……”

“咱俩干上一場！”

“不，远走高飞，和逃荒的汉人一起下关东。关东是养穷人的地方，那地方沒有王爷、財主，也沒有奴隶、长工，能干活就有飯吃。”

浩斯巴依尔觉得老人說的很对，两人商量一下，趁巡夜的家兵去小屋里喝酒取暖，加倍小心地从后角門逃出了公爷府。

两人一口气走出三十多里路，东方已经发亮了。浩斯巴依尔回头向公爷府方向望一眼，詛咒着：

“早晚有一天，天塌地陷，把你們翻进地里去！”

又走了一程，浩斯巴依尔說：

“大叔，我得回家一趟，阿媽不知是死了还是活着。”

“那就回去一趟吧。”烏力吉白音回头看了看走过来的脚印說着，“一定会有人瞄着脚印追来的。东边沙坨子上的雪被风刮沒了，留不下脚印，你从这儿爬到沙坨子上再走吧。到了家里不要久站啊！”

老人的好心，深深感动着浩斯巴依尔，他跪在地上給老



人連磕了三个头：

“大叔，我記下了。大叔救了我的命，我永远忘不了大叔！”

“孩子，是蒙汉穷人救了你的命，在赤峰县衙为了弄到布告和公文所花用的錢，全是从蒙汉穷人手里湊来的。要記住啊！”

共同患难的奴隶分手了。

浩斯巴依尔回到家里，怀念儿子的老阿媽，憔悴的老臉驀然有了笑容，她的病仿佛好了一半。老阿媽把儿子摟在怀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順着干癯的唇角簌簌滚下。她让儿子把脸仰起来，左看右看。儿子的脸又黑又瘦，眉間有了两道豎紋，大得可怕的眼睛也含滿了泪水。

营子里的人听说浩斯巴依尔回来了，都赶来看望。有的劝他到远方給地主扛活，不让公爷府追查到；有的劝他到北方大草原給牧主放牧，不让公爷府摸着踪影。

浩斯巴依尔連連搖頭。許多的事实告訴了他，天下的地主是一个媽生的，天下的王公貴族是一个娘养的，都是他的死对头。

“你想怎么生活下去呢？”

“像个人似的活下去！”

“咳，穷人就是牛馬，受不完的罪，受不完的苦。到哪里也沒活路……”

“到天边儿上去！”

夜里，人们都走散了，浩斯巴依尔生起一盆牛粪火，让阿妈烤得暖暖和和地睡觉，明天好早起上路。阿妈烤着火，眼泪又流下来了。

“阿妈，舍不得这个破家吗？”

阿妈竭力抑制着自己，平静地说：

“孩子，你一个人走吧，妈跟上你是个累赘。妈岁数大了，还能活几天呀？孩子，可怜的孩子，烤暖和了吗？烤暖和了就睡吧，明天早早起来动身，可不能让她们再抓回去啊！”

“阿妈，我不能扔下你，咱娘俩一同走！走不稳我扶着，走不动我背着，永远不能离开阿妈。二十三年了啊，阿妈为我操碎了心，劳够了神，可是儿子没让你吃上，穿上；如今，我怎么能扔下阿妈走呢！阿妈，喝下这碗热水，睡吧……”

“孩子……”阿妈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泪水从灰暗的眼睛里流下来了，抽抽着说：“天寒地冻，我又有病，跟上你，反倒害了你……”

五更时分，浩斯巴依尔扶架着老阿妈向东走了。

黑洞洞的四野，死一般的沉寂，没有风，空气仿佛被寒冷冻住了。太阳迟迟不出来，寒风夹着雪片旋舞，仿佛向逃难者的身上刺来万支钢针……高山上黑洞里的老狼，睁开凶恶的眼睛，凝视平川里的逃难者，猛然纵出洞口，抖了抖厚毛，又缩回洞里去了。

太阳快出来吧，为大地洒下一点光辉吧！

浩斯巴依尔背上阿妈，在雪地上飞跑。

“孩子，有人追来了吗？”

“没，没有……”

“孩子，放下我，你一个人逃命去吧……”

“没，没人追。”

“没人追，也放下吧！”

浩斯巴依尔跑得更快了。他心里明白，在这样寒冷的时刻里，必须抓紧赶路，尽快找到营子，不然，太阳出来以后，就要刮起更大的白毛风了。

太阳出来了，他们进了一个营子。

有人问：

“从哪来的？”

“从西边来的。”

“老家是哪的？”

“没有家乡。”

“你是蒙古人，还是汉人？”

“汉人，叫……王连财。”浩斯巴依尔起了个汉人名字。他认为，这样一来，不但公爷府难以通缉，同时走在汉人地方也方便。

有钱人问了，把脑袋缩进狼皮领子里走了。受苦人问了，把饥寒交迫的母子领进破碾房，生起牛粪火，端来热菜汤。

“这里有活干嗎？”

冬季里哪有活干啊！沒有活干，掙不到飯吃，該怎么活下去呢？浩斯巴依尔背上阿媽，沿村乞討，迎着风雪一直向东走下去。春天，快些来临吧！飢寒交迫的奴隶，在眼巴巴地盼望着啊！

春天终于赶走了严寒，带来了温暖。浩斯巴依尔舒展开筋骨，背着老阿媽大步向东方走去。他不再討吃要飯，而是拿出一身力气为別人打短工，换来柴米糊口，敬养年迈多病的阿媽。

流浪、凄苦的日子，熬过了整整的三年。

一九二二年春天，二十六岁的浩斯巴依尔背着病重的老阿媽，流浪到了紅山脚下。

这里，是风沙的世界，一天到晚黄风滾滾，勒勒車軋过的轍印，很快就被黄沙填平；早晨，这儿明明有道沙崗，傍晚，沙崗不見了，露出了坚硬的鸡粪土；很好的农田不見了，变为一片沙海。

这里，有个不算小的营子，座落在沙坎下面。营子东头，有一座庙宇般的瓦房大院，中間那层房子是滾龙脊，上面的金頂子在风沙中閃閃发光。

浩斯巴依尔一打听才知道，这个营子叫老府（后改名烏敦套海），金頂子瓦房大院是敖汉旗王爷府，王爷府門前那道湍急的寬河是老哈河。

浩斯巴依尔憎恨地瞥一眼金頂子，重又背起病重的老阿

媽，绕过敖汉王爷府，继续向东走去。

黄风停息以后，清晰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破烂营子的轮廓。浩斯巴依尔像是看到了希望，加快脚步，起劲地向天地相接的地方走去。

他一口气走了五里路，便进了这个破烂不堪的小营子。回头望望，敖汉旗王爷府的金顶子看不见了，落在沙坎子下面了。浩斯巴依尔放下心来，把老阿媽安置在一堵土墙下，挨門逐戶討飯去了。

天下穷人是一家啊！营子里的穷蒙古人、穷汉人，都同情这个一脸忧愁、滿身伤疤的汉子，都可怜这位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白髮老媽媽。他們給了糠干粮、糠炒面、干菜叶子。

一个細长个子青年提着壶热茶跑来了。他忙不迭地滿一碗热茶，送到老阿媽嘴边。

老阿媽喝下热茶，說了句感謝話，把身子往牆上一靠，疲憊的眼睛再也睜不开了。浩斯巴依尔望着面前紅脸小伙子，感激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小伙子說着蒙古話，問浩斯巴依尔的身世。浩斯巴依尔連連搖頭，隨即用汉話問：

“大哥，你叫什么名字？”

小伙子笑了笑，用很流利的汉話說：

“我叫查干依罕。你們从哪来的？”

“从西边儿。”

“老家在哪？”

“沒有家乡。”

“听你說話口音，有点像蒙古人哪！”

“不，我是汉人，叫王連財。”

“想到哪去呀？”

浩斯巴依尔看一眼病重的阿媽，愁苦地說：

“沒准儿，想找个干活吃飯的地方落脚。”

“就在这儿落脚吧！”

从查干依罕口里，浩斯巴依尔知道这个营子叫梅林地，由此往东属敖汉旗管轄，往西属翁牛特左旗管轄，往北属巴林右旗管轄，往南属赤峰县管轄。梅林地是个“无人管轄”的地方，共有三十多戶人家，蒙汉杂居，沒有牧主、地主，都是貧苦人，全靠給外村地主榜青过日子。

浩斯巴依尔看中了这个地方。

查干依罕是个热心腸的人，他从家里拿几根楊木杆子，又招呼別人抱来些柴草，选了个既避风又向阳的地方，搭起个小馬架子，让苦难的母子俩住下来。

“先将就着住吧，总比睡露天地强呀！”

一股暖流通遍浩斯巴依尔的全身，流浪三年沒掉过一滴眼泪的人，今天，滾燙的热泪怎么也止不住了！

“查干依罕呀！”他钻进小馬架子里，把自己苦难的一生全部傾吐給查干依罕了。

查干依罕擦抹着眼泪說：

“我也当过奴隶，可还没你苦……我若是你，说不定早就死了……”

住下来不久，老阿媽的病越来越严重。

老人生下来就是奴隶，过了一辈子奴隶生活，尝尽了人間辛酸苦辣。她相信“无人管轄”的梅林地是个进不来豺狼的地方；她相信年轻的儿子能吃上飽飯；她相信年轻的儿子不再挨打挨罵；她相信年轻的儿子会把日子过好，会娶上媳妇；她相信将来的孙子再也不是奴隶……

“孩子，这儿就是天边，就在这地方活下去吧，媽放心了！”

老人把話說完，心滿意足地死了。

## 第五章 “无人管辖的地方”

浩斯巴依尔凭着一身力气，常年给外村地主耨青，下府、新府、头分地、二截地、五排子等营子，全干遍了，但是年年落个无吃无穿。一个五尺高的硬实汉子，为什么年年出的牛马力，又年年吃不上穿不上呢？原来这一带的地主和别处的地主、牧主一样狠毒，只不过剥削穷人的花样有些不同罢了。

这一带的地主多数是落了套的商人和地痞流氓，自己并没有土地，他们租给穷人耨青的土地，全是从敖汉王爷府租来的。每年将榨得耨青人的血汗交上王爷府地租以后，余下来的大批粮食全部囤积起来，青黄不接的时候高价出售和借给耨青人。春借一斗米，秋还三斗谷，秋后还不上就利行利，利滚利，本利长行。浩斯巴依尔春天借下地主的粮食，拼命干上一年，到秋天粮食刚刚打下，几乎全部被地主的大车拉走，剩下来的土粮、秕粮，掺糠掺菜吃，还维持不了一个冬季。第二年春天种地的时候，又不得不向地主借粮食了。

浩斯巴依尔常想，直接到敖汉王爷府租地不行吗？何必



年年让二地主狠狠扒去一层皮呢！梅林地的穷哥们早就算过这个帐，若是行的话，早就这么办了。

以后，翁牛特左旗王爷府知道这一带有了些人家，每年秋天都派人到梅林地来，向贫苦的蒙、汉农民摊派各种捐款。有誰敢說个“不”字！

浩斯巴依尔只气得两眼冒火，骑上二地主家拉车的马，拼命在沙窝子里疾驰，抓起“布鲁”<sup>①</sup>碰见狐狸打狐狸，碰见兔子打兔子，直到马不能跑了，自己也没力气了，才醉汉似的走进马架子，倒在草铺上睡去。

这种多层剥削压榨的日子，他已熬到八年头上了。憋了八年的冤气怎么出！

一九三零年春天，浩斯巴依尔偷偷开了二十多亩荒地（所有土地全是王爷的），收获了一些粮食。他用一部份粮食还清了欠地主的债，又借给穷哥们一部份，自己还剩下几斗。这一年总算没白出力气。

“你这胆子真大呀！从春天我就提心吊胆，恐怕敖汉王爷府知道这件事。”秋收后，查干依罕这么說。

浩斯巴依尔看着老实巴交的查干依罕，一脸笑意，把一碗红茶灌进口内說道：

“王爷府的土地甩手无边，他们没工夫查看。咱们要想办法，不做他们的奴隶！我明年还这么干，你敢不敢？”

---

① 布鲁，木棒顶端拴有铁蛋的狩猎工具。

“咳，两手空拳，耕耨犁杖全没有……”

“难住了？……”

“营子里的人要都这么干……动静大，王爷府听到风声可就全完了！”

对查干依罕的心肠、义气、实在劲儿，浩斯巴依尔从心里佩服，单是他办事前怕狼后怕虎，使浩斯巴依尔不痛快。听了 he 刚才说的泄气话，有气地说：

“明年咱蒙汉穷哥们儿都这么干，不能饿死！出了事我顶着！”

查干依罕红了红脸，不吱声了，过了好半天才开口，要給浩斯巴依尔成个家。

没多久，三十五岁的浩斯巴依尔和巴林王府逃来的女奴隶柳叶结了亲。

他们结了亲，有了孩子，连年添人进口，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常常揭不开锅盖。他不忍心去看柳叶怀里瘦骨嶙嶙的孩子，闲下来，就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叶子消愁。

无人管辖的地方，实际上有人管辖；营子里没有住着一家王公贵族、地主，实际上年年岁岁受着王公贵族、地主的剝削。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究竟还有没有个尽头？

西北风带着严寒，在松树山上呼啸着，席卷着雪片，朝着破烂不堪的梅林地刮来了。

一辆日本军用汽车在营子中心停住，穿黄大氅的人从井上打了水灌进水箱，怪叫着向那个明亮的金顶子驰去。

腰挎洋刀的警察、宪兵，耀武扬威地进了梅林地。来了，走了，走了又来，不是要出荷粮，就是派劳工费。官差杂税有的是，就连养只狗，每年还要交税款啊！哪个敢不给？但是，又有谁家拿得起呢？拿不起就挨鞭子、灌凉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挨了马棒的浩斯巴依尔，愤愤地想着：无人管辖的梅林地，管辖的人越来越多，成为毒蛇猛兽常来常往的地方了！我浩斯巴依尔原来挣脱了奴隶的枷锁，如今却又带上了一道又一道枷锁，而且成了亡国奴，任人敲榨勒索，奴役鞭打。难道这辈子就见不到天日了？

这个不愿做奴隶的人，怒火满腔，又起了远走高飞的念头。可是他又问着自己：那么容易吗？——不容易。

查干依罕常这么說：

“天底下没穷人的路，忍着吧，到佛爷睁开眼的时候，就能吃上饱饭了。”

浩斯巴依尔从不会自我安慰，最烦恼查干依罕說这种話。“解心宽的话，說它有什么用！”他常常把查干依罕顶撞回去。

每当这时，查干依罕就不吱声了，但是过两天还說。

一天傍晚，两人在马架子里你说我顶，外面传来了贼横的吼叫声：

“出来，给老子遛遛马！”

浩斯巴依尔和查干依罕出去一看，营子里全是人马，眼

前橫眉立目的家伙，一身日本兵的穿着，只是足下蹬着蒙古皮靴，腰間挂着蒙古人常挂的割肉刀子。

查干依罕战战兢兢地說：

“大日本皇軍，我，我遛馬……”

“什么大日本皇軍，我們是蒙疆政府的軍隊！”这家伙說的是蒙古話。

浩斯巴依尔一看这家伙的架势，只好接过馬韁，餓着肚子在营子里遛起馬來。他走到哪家門口，哪家屋里或者馬架子里，都传出来打罵声，或是妇女的尖叫声。心里暗暗罵道：“这些狼掏的东西，得不着好死！”

火光中，他看見一个恶眉恶眼的家伙，两撇黃胡子往上卷翘着，盖住两边的腮帮子。噢，是他呀！浩斯巴依尔认识他，这家伙叫韓桑杰，蒙古人，北面昭格图出名的恶霸牧主、地主，前几年他是某大王爷的兵头子，如今却又成了什么蒙疆政府的带兵官了。

这时，有个兵跪在韓桑杰脚下說：

“韓連长，梅林地是个穷营子……”

“走，上老府！”

“連长，敖汉王爷府里八成有日本人……”

“管他狗日的什么人，这儿是老子的天下！集合！”

“喳！”

韓桑杰朝空中打了三枪，那些恶狼似的兵才从各家钻出来，騎上馬向老府奔去了。

浩斯巴依尔罵道：

“土匪！狼养的！”

蹂躪过的梅林地，一片凄切的哭声，咒罵声。

可怜的梅林地人啊，一連几年了，在半死状态中度过风沙遮日的春天；在吞吃野菜中度过漫长的夏天，在暫短的秋天也只能跟着碌碡喝上几頓稀粥，轉眼又进入飢寒交迫的冬天了。

可怕的冬天啊，有人在飢寒中默默死去，有人在继续掙扎着要活下去。

怎么活下去？打猎，无馬无枪；做工，无人雇用；打柴，冰雪封地，……怎么活下去？

有人到梅林地口传教汉王爷府的命令来了：

“全营子人都听着，梅林地归教汉王爷管轄；你們都是沒有家乡的人，住在教汉旗就是教汉王爷的奴隶。都到王爷府做工去吧，王爷亏待不了你們！”

人們迫于冻死餓死的威胁，都去王爷府做工去了。

浩斯巴依尔沒去。他在老府轉游了几天，偏巧在营子西头的二爷府附近，碰上了一个商人。这是个跑草地的小商人，只有两只駱駝运货，拉駱駝的人嫌掙錢少不干了，他只好再雇人。商人答应給浩斯巴依尔两元滿洲票，先付一元，把駱駝拉进赤峰县以后再付那一元。浩斯巴依尔很高兴，回梅林地告訴柳叶一声，迎着刺骨的寒风，拉着駱駝向西走下去了。他想，这总比到王爷府干活，每天掙半升馬料强啊！

第一天，两头不見太阳走了八十里，眼前已是哈拉道口，再走一百二十里，就进赤峰城了。进了赤峰，商人就要再付給一元錢，浩斯巴依尔加快了脚步。

就要进哈拉道口街的时候，公路旁那間日本式小紅砖房里躡出两个警察，拦住去路。高个子瘦脸警察把駱駝上的貨包逐个摸了摸，泄气地抱起膀子，就要回小紅砖房时，一个縮着脖子的麻脸警察疾步上前，举着棍子把每个貨包胡乱戳了戳，把高个子瘦脸警察喊回来，挤挤眼，逼到浩斯巴依尔跟前說：

“馱的什么东西？”

“貨物。”

“什么他媽貨物？”

“这个……”浩斯巴依尔回头去問商人，商人已经不見了，只好应付：“我也不知道什么貨，反正沒犯私的东西就是了。”

麻脸警察把眼一瞪，指着貨包，歪着脖子說：

“滿洲国的規定，你这玩艺統統地犯私！”

“这东西不是我的。”浩斯巴依尔說着四外了望商人。

商人在河沟里往上伸伸脖子，急忙縮了回去。

麻脸警察早知道貨物不是拉駱駝人的，只怕貨主来到检查不出什么犯私东西，什么油水也落不下，还不如趁早动手。他向高个子瘦脸警察递了个眼神，高个子瘦脸警察牵上駱駝跑了。浩斯巴依尔要喊要追，麻脸警察哪里肯让？抡起棍子就

打。浩斯巴依尔气恼不过，把脚一跺，拉开打仗的架势。

正在这时，那小商人慌忙跑来，给麻脸警察一跪说：

“求求兄弟，货物是我的，”从兜里掏出十元满洲票儿递过去，“兄弟买盒烟抽……”

麻脸警察高高举起棍子，指浩斯巴依尔说：

“你想在这儿找死呀？”

浩斯巴依尔看出了眉目，转身走去。

麻脸警察没要小商人的钱，学着日本人的口调骂起来：

“货物你的不是！他的不要了，你的要，死了死了的！巴嘎牙鲁！”跟着是一阵暴打。

小商人绝命地嚎着，捂住被打肿的脑袋向西逃命去了。

浩斯巴依尔回到梅林地，仍然想不出一家人活命之路。查干依罕劝他说：

“这年头到外面跑危险，还是到王爷府干活去吧！”

“到那去挨打受气？”

“咱像绵羊似的干活呀！”

“饿死也不去当奴隶！”

“就看着孩子们活活饿死？”年轻的柳叶有气无力地说着，眼窝儿红了，两大滴眼泪顺着面颊滑了下来。

浩斯巴依尔还是第一次看到妻子哭。结婚十来年了，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柳叶，拼死拼活地劳动，经养着三个孩子……为了孩子，忍受了多少生活的磨难啊！可是她从没有掉过一滴泪。今天，浩斯巴依尔看到妻子的眼泪，知道是孩子

們实在无法支撑了。是啊，三个倒在草鋪上的孩子，脸色土黄，微睜着无光的眼睛；妻子怀里抱着的小孩，細脖頸挑不起脑袋了，小脸儿也青了。浩斯巴依尔双拳攥着两把汗，額角上暴跳着青筋……一跺脚，走了，向閃光的金頂子走去了。

金頂子越来越鮮明，漸漸露出正殿滾龙脊和檐角。浩斯巴依尔走到沙崗子下坡处，王爷府全貌收进了眼底。这座敖汉旗王爷府的規模，比翁牛特右旗公爷府大三倍还多：中間是三层雕梁画柱的大殿，两边廂的游廊一色米紅，院子里全部是方砖鋪地；二层和三层殿之間，兩側各有一月亮門，通东西两个跨院。东跨院是家庙、倉庫，西跨院是奴隶房和馬棚。現在正是早晨，老哈河在朝阳里抖动着碎波向东流去，一片光亮，只有王爷府那么阴森森的，大殿的阴影拖得长长的。

两声“轰隆隆”的巨响过后，王爷府的紅漆大門开了。这門声的传出，犹如王爷一声呼吼，府里的奴隶們繁忙起来了，府外来做活的蒙、汉穷人也赶到王爷府門前了。

王爷府門前站崗的鬼子兵，“哇啦哇啦”地向人們叫喚着，摆划着，一脸怒气。

人們正在好奇地看着，大管家賽生嘎摇头晃脑地出来了，在台阶上站定，給鬼子兵点点头，之后向人們指西便門說：

“有人開門去了！这群瘦牛！”

这一天，浩斯巴依尔干的是锄草活計。初干时，他望見



月亮門里女奴們來來往往，端酒端肉，忙个不停，嘿嘿哈哈的怪笑聲不時從大殿里傳出。為了弄個明白，浩斯巴依爾把鋤刀往月亮門處擲了擲，不緊不慢地鋤草……

原來，大殿里在進行歡宴，忽而碰杯，忽而喧笑，忽而低語。

晚上，浩斯巴依爾回到家里，把掙來的半升馬料煮了煮，讓柳葉分給孩子們吃，自己先躺下了。

三個孩子的肚子沒填飽，伸着脖子看鍋底上的“飯”。柳葉哄着孩子們說：

“阿爸還沒吃飯哪！孩子，睡吧，一睡覺就不知道餓了……”

柳葉把孩子們一個個哄睡，把鍋里剩下的一點飯盛在碗里，端給浩斯巴依爾。浩斯巴依爾說自己不餓，讓柳葉吃下去。柳葉哪里肯啊，她用懇求的目光直視浩斯巴依爾那張黑瘦的臉，那雙無光的眼睛。

浩斯巴依爾看着柳葉蜡黃的臉，那雙秀美卻沒有神采的眼睛，說：

“你吃幾口，剩下的給我。”

柳葉吃了兩口。

“再吃兩口。”浩斯巴依爾說。

柳葉喝了一點稀湯，把飯碗遞給浩斯巴依爾。

浩斯巴依爾把飯倒在鍋里，嘆息着說：

“留給孩子們明天吃吧……”

夜里，飢餓折磨得浩斯巴依尔睡不着觉，他极力摆脱无情的折磨。他想了许多事情，想如何离开这个无人管辖，又谁都管辖的地方，到真正不做奴隶的地方去……想着想着，竟死一般地睡着了。

## 第六章 死亡线上

深秋时节，浩瀚的老沙窝子，扬起了漫天黄尘，天空像要塌下来，大地像要旋上去，天地连接在一起了。

风沙，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冲击着老哈河两岸的牧场、农田；牧场里的枯草，农田里的残叶，在洼地里旋转，又被卷上昏暗的高空，飘落到敖汉王爷府方砖铺地的院子里……

衣衫褴褛的飢民們，抱着肩膀，弯着腰，挣扎着走进梅林地。有人在这儿停下来避风，有人继续向北走去。在这踉跄北去的人流里，有人守候在浩斯巴依尔的馬架子跟前，伸出手来乞讨。一面乞讨，一面诉说着与浩斯巴依尔大体相似的不幸，哀告救命。说着说着，大滴大滴的眼泪，就从满是沙尘的脸上滚下来了。在讨不出一粥半饭的时候，又恳切地哀求：

“收养小孩嗎？收下吧，行行好吧……”

听了这些话，浩斯巴依尔心里好酸痛啊！他伸出无力的双手，把破門敞开，让哀求的人看看馬架子里的惨景。

黑暗的馬架子里，有一副挑筐，一头装满鍋碗瓢盆、破

烂棉絮，另一头坐着个瘦骨嶙嶙的孩子……

哀求的人走去了。

查干依罕跑来，战战兢兢地说：

“浩斯巴依尔，你，你，你，不行，走不得！”

“怎么走不得？”

“王爷府不让呀！”

“去他妈的吧！你走不走？”

“……不走。”

“甘心当奴隶？咱们要活下去！”

“唉，老佛爷快睁开眼吧！穷人活不下去了……”

逃荒的人流，在基石裸露的公路上走着，在黄沙流动的小路上走着。他们要走到哪里去？到巴林左旗。听说那地方丰收了。

“离巴林左旗还有多远了？”

“问啥！走吧……”

巴林左旗，吸引着无数的受难者。

风沙骚动的荒凉的原野里，走着浩斯巴依尔一家。浩斯巴依尔担着担子，两腿异常沉重；发青的瘦脸上，糊住了沙尘，虚汗从戴着毡帽头儿的头上沁出来，流进充满血丝的眼睛里，被风沙袭击的嘴唇，裂开了道道血纹……他极端困难地把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上，等待走在后面的柳叶。

柳叶背着饿晕了的三岁女儿，摇晃着身子在风沙中跋涉，散乱的头发任风撕扯，眼角、嘴角粘积着泥土。她微闭着眼

睛，不时向后边喊着：

“紧着点！紧着点！”

左手領着的孩子，死抓着母亲的破烂衣角，麻秆似的腿一点力气也沒有了，几乎全靠母亲的拖拽。

“天到啥时候了？孩子們餓得不行了……”柳叶說。

“听說快到巴林桥了。”浩斯巴依尔只有重复着說过了的話。

他們轉上了公路。

风停了，空中的沙粒向地面掉落着，落滿了逃难者的头和肩。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东摇西晃地走着，不时有人倒下去，好一会儿才能爬起来；有人倒下去，一动不动，再也爬不起来了。巴林左旗，还有多远才是巴林左旗呀？道路不会縮短，疲憊、无力的步履却是越来越慢了。巴林左旗，遙远的巴林左旗啊，有人還沒踏进边界，就餓死了……

蒙着黄帆布的日本軍用卡車，在公路上疾馳着，一辆接着一辆，来不及躲閃的逃难者，碾进了車輪，軋断了腿，軋断了腰，軋碎了脑袋。那沾滿中国人民鮮血的車輪，疯了似的飞轉着，在青石路上印下紅紅的印痕。

餓得眼前发黑的逃难者們，都还記得十三年前“九·一八”的炮声。那时，巴林草原炸烂了，房子烧光了；給王公貴族放牧的奴隶，給地主扛活的长工，生活已到极为沉重的地步，何况又压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座大山！从那时起，人們的生活就更加凄慘了！到如今，这群野兽还在继续狰獍

地踐踏苦難的人們，待到何時才能重見天日呢！

浩斯巴依爾放下沉重的担子，望着卷起黃塵的汽車，眼里噴着怒火。霎時，他只覺得眼前一片混黑，萬點金星在滑動、在翻飛，身子不自主地向一旁傾斜過去。他忙扶住橫架在挑筐上的扁担。定了定神，目光又落在血泊中的稀爛的屍體上了。他想怒吼，嗓子仿佛被一團棉絮塞住了；他想把精神振作起來，身上仿佛沒有了筋骨，就要癱軟下來了……

那血泊中稀爛的屍體，是同營子裡的奴隸呀！是個常年吃不上飯的老人呀！

“歇歇吧！”背孩子的柳葉趕到跟前說。

“咬牙再走幾步吧。”

從打走出梅林地以後，浩斯巴依爾每當實在走不動、非要歇歇喘喘的時候，總是給自己指定一棵什麼樹或者一個山頭下，心里說：“到那再歇着吧！”等要到喘歇的時候，他又向前看了看，“唉，歇下起不來，走一程再說吧。”這麼一來，力氣好像增加了一些。現在，柳葉走不動了，她實在走不動了，但是能歇下來嗎？不能啊，一旦歇下，就難以站起身來了，在這荒郊野外，連口冷水都喝不到，不就餓死了嗎！黑夜露宿在這渺無人煙的地方，來了狼群又怎樣抵禦呢！

浩斯巴依爾指了指北面的沙崗子，說：

“拐過沙崗子就是巴林橋，那有人家。”

一家人又晃蕩着身子向前移動。

昏黃的太陽西斜了，他們來到了巴林橋。

寬寬的西拉沐淪河面上，漂浮着白色的泡沫，向東流去；河上的巴林橋已經毀壞，對岸斷痕處落着幾只野鴨子，飛起來，落下去，發出哀鳴。河這邊木製崗樓上，挂着面膏藥旗，一個扛槍的鬼子兵在旗下來回走動，一会儿遠眺對岸，一会儿又看看身後的小村落——橋頭營子，深怕有人從身後上來把他掐死似的。對岸一輛汽車從河水里開過來，加足馬力向南馳去。一輛商人火車過得河來之後，哨兵作了嚴格檢查，才肯放過去。至於過往的空行人，也要經過一番檢查，驗了“良民證”才能放過。

人們悄聲議論着：

“卡子上緊了！”

“啊啊，東邊的石灰大橋也拆毀了！”

“我們沒有‘良民證’，不讓過嗎？”浩斯巴依爾問別人。

“不行……”別人告訴他。

浩斯巴依爾沒再問這件事，領着一家人進了小營子。他把孩子們安頓在一個破房框子里，又好不容易地討要來一點糠、菜，這才架起鍋灶，生起牛糞火。當逃難者擠滿小營子的时候，浩斯巴依爾一家人已吃罷“飯”，蜷曲在一起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浩斯巴依爾領着一家人來到河邊，準備過河，河沿上却傳過來鬼子兵的怪叫。聽得出來，沒有“良民證”是不准往北去的。在決定一家人生死命運的时候，浩斯

巴依尔要放下担子和鬼子兵試試。柳叶拉住了他：

“羊能斗得过狼？忍下吧！”

“整天地忍，忍，忍！”

“忍下吧，犯不上。咱們从別处绕过去……”

柳叶是个很有耐性的女人。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烈性的人，吃了許多苦头以后，她把刻骨仇恨深藏在心里，……但凡能忍的就忍过去了。

在夜深人靜的时候，她常常把自己的想法說給浩斯巴依尔，劝他但凡能够忍的，全都忍下，好日子总会到来的。

浩斯巴依尔对她的話很反感，为这事常和他吵嘴，甚至把在外边受的气，也发泄在柳叶身上。这几年，孩子多了，日子更苦了，他不再和柳叶吵嘴了，只把憤怒的火焰埋在心里，单等有人逼到头上的时候，一并噴发出来。

刚才，听柳叶說从別处绕过河去，犯不上动火气，浩斯巴依尔一想也对，压下火气，順着河岸向西走了。

他們走了三里多地，停了下来，准备渡河。这时，后面的一些逃难者也来到这里，一面脫着鞋袜，一面咒罵着日本鬼子。他們中間有人議論着：

“听說有一种穿紅衣服的八路軍，是专门收拾日本鬼子的……”

“我也听說过，穿紅衣服的八路軍叫紅軍，个个紅脸大汉，杀富济貧。”



“日本鬼子要‘良民证’，是怕紅軍到北面去……”

“別說了！別說了！小心腦袋呀！”

議論引起了浩斯巴依尔的注意。暗想逃荒的人議論的八路軍，莫非真就有这种好人？唔，一定有，如果沒有，是不会提起的。可是，八路軍又在哪里呢？

寒冷的西拉沐淪河水，刺扎着逃难者的肌骨向东流去，北方吹来的冷风，无情地侵袭着逃难者干癯的身躯……

西拉沐淪河，吃人的河！河水虽只有二尺多深，河下流沙却是无底的，脚步稍有迟緩，就会被流沙陷住，越陷越深，直到把全身都陷进去。人們互相关照着，在寬闊的河水里急行。

过了西拉沐淪河，天更冷了，风更硬了，灰暗的天空飘下了雪花。

衣衫襤褸的逃难者，冻得縮着肩膀，在山路上移动，在茫茫雪地上疾走……不断头的逃难者的人流，在严寒中掙扎着，向巴林左旗涌去。

北方的三九天，一場雪接着一場雪。去往巴林左旗的逃难者們，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越走越慢了，有的人忽然停住了，倒下了……

大雪把路旁橫倒豎臥的无名尸体掩埋了。

雪后的风，飞卷着雪末在天空吼嘯，像有千軍万馬在冲鋒交陣；地上，雪团乱滾，东冲西撞，有的被掀上半空，然后砸下来，散碎了。

好年景的巴林左旗呀，那儿究竟有多少五谷杂粮，这样吸引着飢餓的蒙汉穷人？

风住了，天晴了，雪，一漫铺开，如同大海上的波浪，阳光一照，閃耀出一片白光，刺得人睜不开眼睛。沒有风的天更冷啊！

浩斯巴依尔一家，出現在雪原上，走得那么快，那么急！沒挨过冻的人哪里知道，走得慢了容易冻死啊！

他們好不容易地进了一个小营子。一面乞討一面打听：

“到巴林左旗还有多少路程？”

“这就归巴林左旗呀！”

“行行好，賞点吃的吧，可怜可怜孩子吧……”

尽管一群群飢餓的人都在乞求討要，哪一戶也拿不出什么可吃的东西。为什么？难道这儿的人都是铁石心腸？

不是啊！营子里的人說：

“我們这一带也沒收成啊！”

“都說巴林左旗好年景呀？”

“也許……林东一带不錯……”

浩斯巴依尔一家，随着飢寒交迫的人們，直奔林东走了。

通往林东的公路上，汇成了逃难者的人流，有宁城县的，有平泉县的，有围場县的，有赤峰县的，有喀喇沁旗的，翁牛特左旗、翁牛特右旗、敖汉旗的……都是几百里以外来的

人。

多少人想在这严重的灾年活过来啊，但是，三九天的风雪，无衣无食的人怎能抵挡得住？看，挤在破庙里的人冻死了，石桥下打算生火取暖的人冻死了，路旁、沟沿，到处都有冻饿而死的人……

侥幸活着的人，一群群，一簇簇，摇摇晃晃地进了林东街。于是，商号铺面的房檐下成了逃难者存身的地方，警察署左右向阳处也成了逃难者存身的地方……

逃难者伸手乞求着：

“可怜可怜吧！救救命吧！”

林东的庄稼人叹息着：“天啊……”携儿带女，摇晃着身子向林西方向走去了。

啊，饥寒交迫的人们这才知道：巴林左旗的人也在往别处逃啊！哪有什么好年景！

虽然如此，蒙古族的王爷和汉族的官老爷追随在日本人的身前身后，溜鬚拍馬，对穷苦农牧民的压榨仍然一步紧似一步。

——这就是一九四四年的巴林左旗。

“是誰說了騙人的鬼話，把我們引到这来的呀……”浩斯巴依尔看着老婆、孩子，连连叹气，悔恨自己。

“别着急，只要熬过冬天，就好办了。”

“尽說沒用的話！大人好熬，孩子不行啊！”

浩斯巴依尔和柳叶叨念着。

一向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柳叶，从打渡过西拉沐淪河以后，一直就把心操在三个孩子身上了。她把破皮子、破棉絮裹纏在两个大孩子的腿上，把最小的孩子抱在怀里，紧贴在胸脯上……总算沒有冻死。可是現在呢，天依然这样寒冷，討飯又討不来，长此下去，別說孩子难熬，大人也难保住性命啊！昨天，她看到別人的小孩饿死了，心中为之一震，卖儿女的念头驀然而生了。

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怎么能够割舍呢？她把未来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啊！但是，不忍痛割爱，就要断送孩子的性命呀！她痛苦地反复思索了好半天，心一横，决定先卖一个。卖哪个？她不得不思索来，思索去……

大的，懂事了，到了誰家，渴了知道喝，餓了知道吃，受不着委屈……可是……孩子懂事了，看着阿爸、阿媽，会哭坏了啊！不能卖！……卖二的？二的身子骨軟，买去的人经养不好，可就把我孩子毀了！不能卖！卖怀里抱着的？太小呀，离不开手呀……长大了，不知道阿爸、阿媽是誰，孩子多伤心啊……不能卖，哪个也不能卖！

但是，不忍痛割爱，就要断送孩子的性命呀！她把怀中的孩子抱得紧紧的，閉上了眼睛……

果然有人向她走来了，她惊慌地退到墙角，怒視走来的人。那人仿佛越来越大，突然伸出两只大手，向她搶夺孩子……“啊！”她惊叫一声睜开了眼睛，原来是个梦。

走投无路的一家人，只好拖儿带女走出林东城，順原路

往回返。

偏巧这时柳叶又生了孩子。

小小的婴儿，为什么要在今年出世啊！看看这世道吧，到处是贫困，到处是饥饿和寒冷，你将怎样活下去呢？

柳叶强撑着无力的身子，把烧过的牛粪热灰垫在身下，埋盖上婴儿鲜嫩的小身子。她想喝口热水，没有；想吃口饭，没有，只好合上眼睛，忍受着一切无情的折磨。

这一阵，饥寒难当又得不到柳叶料理的孩子們，哭得好伤心啊！

眼前的情景，急坏了浩斯巴依尔。他只觉得两个眼球一阵剧痛，睁开来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了。

浩斯巴依尔，眉间皱起了令人可怕的竖纹，额角青筋暴跳，黑紫的双唇突然颤抖，两手在地上摸索一阵，刚毅地站起身来，对孩子們說：

“别流泪！领我走，要饭去！”

回头安慰柳叶說：

“等着吧，我就回来。”

梅林地来的一个汉族妇女，一把拉住浩斯巴依尔：

“大哥，我看过别人挑‘蒙子’，我给你挑挑吧，可就是……”

“管它咋的，挑吧！”

“可就是怕……万一……”

“挑吧，比瞎了强！”

这妇女毕竟没有实际经验，结果，只挑好了右眼，左眼却永远失明了……

严寒、饥饿、死亡，犹如漫天风雪，在时时刻刻袭击着苦难的一家老小。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抱定坚强的活下去的信念，一步一步地向南挪动，终于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大雁归来的时候，回到了梅林地。

浩斯巴依尔的馬架子，依然在那里，避风的一面积起了沙岗子，門旁的残雪在融化着。

查干依罕望着皮包骨头的一家老小，泪水扑扑簌簌，說：

“真是大运气，亏了佛爷的保佑啊！”

他又把从别处借来的糠菜拿一些来，让一家老小先吃着。

浩斯巴依尔感激地接过二升糠、两把干菜，递给柳叶。柳叶接过糠菜，身子一歪，靠在了馬架子上，险些摔倒。

浩斯巴依尔望着远处一个接一个的沙包，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闪着寒光的金頂子上。他微闭起眼睛默思默想着，眉间那两道竖纹越皱越深，再也松不开来了。他喉咙里短促地哼了一声，左脚用力往地上一跺，說：

“就在这儿活下去吧！”

话音没落，身子向左歪斜，正好扶住了孩子的肩头。

“活下去！就在这儿，活得结结实实，像个人！”

## 第七章 貨郎的生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天變了！日本鬼子完蛋了！”

振奋人心的消息，風一樣地傳進了梅林地。

“日本鬼子一完，該是誰的天下了？”浩斯巴依爾急不可待地打聽着。

“王爺的唄！”有人說。

“不，王爺就是王爺。”有人說。

浩斯巴依爾跑到老府打聽一番，才弄明白了。原來，日本鬼子是八路軍打垮的，可是蔣介石要搶奪勝利果實，便依靠美國主子，指揮他的反動軍隊強占東北的城市，打算消滅八路軍。現在，朝陽、圍場、赤峰、烏丹等地，也被蔣介石的反動軍隊占領了。

“中央軍厲害呀，使的是美國武器！”

“這回呀，是蔣介石的天下了！”

不久，人們又從來往商人口里聽到了這些話。

冬季某日，查干依罕悄悄告訴浩斯巴依爾：



“王連財，中央軍想占林西……”

“占了沒？”

“中央軍全是南边热地方的人，不禁冻，刚开到西拉沐淪河沿，就冻縮回来了！”

“好哇！好哇！”

“可別对別人說呀，王連財！”

“查干依罕呀，我也听說了，八路軍就要打赤峰啦！”

“真的？打得过嗎？听王爷府的賽生嘎說，八路軍‘熊’，有枪沒子儿，有子儿沒枪；上身穿着灰大褂子，下边光着腚，像个光腚子麻雀……韓桑杰的人也是这么說。”

“聾种嘴里沒好話，別听他們的！我听人說过，八路軍个个是紅臉大汉，滿身武艺，杀富济貧！”

“可別对別人說呀，王連財！我听人說，韓桑杰和中央軍通上信了，往后要加小心！”

“查干依罕，你說咱們蒙古奴隶要靠誰？”

“我看……听說八路軍专杀蒙古人哪！唉，佛爷多保佑吧……”

八路軍杀不杀蒙古人？浩斯巴依尔脑子里划了問号。为了弄清楚，他又去老府打听，打听的結果，人們的說法也不一样。

“蒙古王公的奴隶，汉族地主的长工，有什么两样？我浩斯巴依尔是奴隶，也是长工，是蒙古人，也是汉人！瞎，偏僻地方沒有真消息，等八路軍把赤峰打下来，进城去看看

八路軍到底是什么人……”他这么想着回梅林地了。

一九四六年，赤峰解放了。

浩斯巴依尔听说八路軍进了赤峰，徒步一百八十里，去了赤峰。

赤峰在傾城庆祝解放，到处张贴着紅紅綠綠的标語，到处是喜笑颜开的人群……

浩斯巴依尔挤进最熱鬧的街道，听八路軍宣传队唱歌、演剧、讲演。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一心救中国，  
他指給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他用心听歌，琢磨着歌詞的意思。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这两句歌詞，他一听就懂了，情不自禁地說道：

“我就是奴隶！我就是受苦的人啊！”

那边，一个往墙上写大字标语的八路军也在宣传。他指着刚写过的大红字说：

“这条标语是，‘蒙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

浩斯巴依尔马上挤过去听。

现在，浩斯巴依尔心明了，眼亮了。他想，要想不做奴隶，不受苦，非得投靠八路军不可！

他回到梅林地不久，听说驻赤峰的八路军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要消灭与国民党有勾结的土匪，心里更有数了。他把听来的歌子一联想：“既然八路军是帮助奴隶，帮助受苦人的，我是奴隶，我是受苦的人，应该帮助八路军使把力气。”

当时，伪蒙疆政府德王的连长韩桑杰，在国民党反动派撤出赤峰的时候，他不领着兵马跟随南下，一心守在梅林地北面的老沙套子里。那里有他的家；有“他”的土地，有“他”的牛马羊群。这些日子，韩桑杰正在老沙窝子一带招兵添马，洗劫牧民，并扬言把汉人（指八路军）赶出乌丹，赶出赤峰，将来的天下是他韩桑杰的。

浩斯巴依尔想到这只到处害人的老狼，决定把他的行踪打探清楚，告诉给八路军，彻底消灭。可是，又该怎样去打探情况呢？他发起愁来了。

“咋了，整天愁眉不展的？”柳叶随便地问他一句。

浩斯巴依尔不想把事情告诉柳叶，撒了个谎：

“唉，三天两头揭不开鍋，該到外边想个办法……”

“这年月，別到外边去呀！又是八路軍，又是中央軍，还有韓桑杰的兵馬，不得了呀！你沒看見王爷府整天关着大門？”

“咱是奴隶，是受苦人，該起来干干了，不能老这么受下去。”

一天，梅林地来了个貨郎，叫喊一陣走了。浩斯巴依尔心里一亮：貨郎可以到处串营子，打听消息一定方便，我要当个貨郎可是挺好，蒙古話、汉話都会說，准能打探着韓桑杰的动静！

于是，他向查干依罕和营子里的穷哥們借了点錢，又借了一张驴皮卖掉，买了些木梳篦子、針头线脑之类的貨物，裝进破皮口袋，就算是貨郎了。在蒙古营子，只要有貨物就是貨郎，可以串戶去卖，和汉人貨郎不一样。

柳叶不放心地嘱咐道：

“千万别往远去呀！”她看着自己的男人——五十岁的瘦老头子，泪水直在眼眶里轉。

一心不想受苦下去的浩斯巴依尔，額角上的青筋突然暴跳起来了：

“麻雀挨了餓，敢啄佛爷的供奉；这几年，說不是奴隶，还是奴隶，活的窝囊！”

是啊，几天来，他脑子里一出現韓桑杰那凶恶面孔的时候，心里就不能平靜。当他想到八路軍宣传队唱的那歌儿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罵自己道：

“老了？翅膀子沒劲了？浩斯巴依尔，你这个‘熊’家伙！”

越是罵，越觉得自己太窝囊了，应该馬上起来干干。但是，浩斯巴依尔呀，柳叶不让你往远去，里面包含了些什么？

浩斯巴依尔平静下来了。是啊，柳叶跟了自己大半辈子，沒吃过一頓飽飯，沒穿过一件囫圇衣服，一直泡在苦水里。她沒有怨言，沒有眼泪，默默地苦度岁月，等待着那一天。多好的女人！浩斯巴依尔叹口气說：

“我就在近处轉轉，掙几升米錢就行了。放心吧，不到危險地方去。”

柳叶终于舒了口气，領着孩子們挖野菜去了。

浩斯巴依尔这营子轉，那营子出，总摸不着韓桑杰的踪影，心里有些着急。

一天，他来到了小紅山营子。营子里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正想走进一家去做买卖，忽然从营子东头来个牵馬的人。这人五十岁开外，黃鬍子、黃眉毛、黃眼睛。浩斯巴依尔仔細一看，认出来了，这人名叫布和，是韓桑杰手下的兵。浩斯巴依尔迎上去，装出热情的样子問候：

“兄弟好？好久沒見面了！”

“你是誰？”

“我是梅林地的，浩斯巴依尔，給你遛过馬呀，忘了？”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穷不起了，做点小买卖。”

“都有什么貨，我看看。”布和說着把馬繩挎在胳膊上。浩斯巴依尔想从他口中打听一些情况，故意看了看天，說：

“要起风，到誰家屋里挑貨吧！”

“快点吧，我还要到聶胡子地！”

浩斯巴依尔从破皮口袋里掏貨物，請布和任意挑选，順口問道：

“聶胡子地？那有朋友？”

布和美滋滋地吡出了黃牙，

“有，那有好多兄弟呢！”那家伙把选中了的花繡子等物掂了掂，說：“嗯！再多买点，打完了烏丹，就沒日子見那娘們儿了！”

浩斯巴依尔心中暗喜，咬着布和耳朵說：

“听說烏丹的八路軍可多哪，你們人少不行呀！”

“你知道个烏！我們在聶胡子地聚了二百多人了！枪齐、彈足，馬又好，他烏丹几个灰大褂子扎不了刺！再說，我們大团团长韓桑杰是干啥的！我布和是干啥的！”布和自負地拍着別在腰帶里的手枪。

浩斯巴依尔赶快奉承：

“是是是，兄弟的枪法好，这回打烏丹，佛爷保佑你

……保祐你升官发财！”

这家伙願意听別人奉承，毗着黃牙笑道：

“不算今天，再有三天就下手！你就給我念好經吧！”他把选好的东西揣进怀里，扔給浩斯巴依尔一张“蒙疆”票子，攀鞍上馬。轉着黃眼珠子說：

“剛才的話，不許对別人說！坏了事，小心我让你老婆当寡妇！”

“噎！”

浩斯巴依尔拿貨物在營子里換点吃的东西，順小路奔赤峰去了。

他越走越急，連跑帶顛地整整一天，走了二百里，进了赤峰。

浩斯巴依尔在一个大門对面停了下来，等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急不可待地跑到門旁站崗的八路軍战士身旁，悄悄說着他发现的情况。

战士馬上喊出来带班的，让带班战士領浩斯巴依尔去見首长。

我軍某部李师长和溫指導員热情地接待了浩斯巴依尔，把他报告的情况記在本子上。問过浩斯巴依尔的身世以后，好一番鼓励，接着又对浩斯巴依尔讲解八路軍是共产党領導的，是为蒙、汉受苦人打天下的軍隊；将来，受苦人要翻身过好日子……

浩斯巴依尔听着，想着，觉着这些話都对自己的心路，

端在手里的一缸子热茶也忘記喝了。他看到了世世代代奴隶的希望。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他想唱唱这支歌子，但是拿不准調子，他那炯炯目光从李师长可亲的脸上慢慢移到毛主席的挂像上……他只觉着脸上、身上、手上、脚上，都是热的，五十年来沒有过的这种热！

“老人家，这是我們各族人民的救星，毛主席！”  
……………

浩斯巴依尔回到梅林地，跨进自家馬架子，嘣嘣地笑着；眉間那两道很深的皺紋松开了，滿脸光彩。他从破皮口袋里掏出一小袋米，用手掂了一下，爽朗地說：

“有米吃了！”

柳叶瞥一眼瘪瘪的、不足一升米的小袋，不屑地說：

“出去七、八天，才弄来这么几粒米？”

“嫌少？以后要吃饱飯嘍！”

自从成亲以来，柳叶还是第一次看見浩斯巴依尔这么大咧咧地說話，这么从心里往外乐。欣喜、惊异地問道：

“碰上什么吉祥的事啦？”

浩斯巴依尔想把事情告訴柳叶，几次話到嘴边又嚥了回去。



“人慌馬乱的年月，別出去了！”柳叶劝告着。

浩斯巴依尔果然三天沒出馬架子，等候訊息。在第三天中午，老府、梅林地传开了一条浩斯巴依尔所預計到的新聞：韓桑杰領着他的人馬去打烏丹，還沒等挨到烏丹的边儿，就被八路軍打了个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沒死沒伤的，夹着尾巴逃到松树山一带去了。

韓桑杰的残兵败将，如同受了惊的兔子一样，弭在松树山下，听着八路軍的动静。狼总要吃东西的，沒过几天，韓桑杰就从松树山下钻出来了。

一天，浩斯巴依尔正在昭格图营子一个蒙古人家里做买卖，突然从門外闖进两个青年妇女。她們是从阿什罕跑出来的，上气不接下气地和女主人述說着韓桑杰在阿什罕的暴行。

“有多少人？”浩斯巴依尔問。

“多了，庙上都住滿了！”两个妇女說。

“他們还想到哪去糟害？”

浩斯巴依尔連問几句，两个妇女只是流泪、摇头，什么也說不出。浩斯巴依尔把早已褪了色的貨物装进破皮口袋，辞別女主人，向阿什罕方向走去了。

“別去阿什罕！危險！”那两个妇女在后面大声喊着。

浩斯巴依尔只当沒听见，迈大步，順着沙丘小路奔向阿什罕去了。

他进了阿什罕营子，四下观望，只見路上血迹斑斑，貧

苦的牧民在路上遛馬；阿什罕大廟外，血淋淋的羊頭擺了一地，幾個窮凶惡極的家伙在搶奪一件女人袍子，把地上的羊頭踢得亂滾。

浩斯巴依爾在營子裏轉來轉去，一遍又一遍地查數戰馬。查數几遍，都在一百二十匹左右，便把這個數目牢牢記在心里。

可是，韓桑杰要在什麼時候攻打什麼地方呢？問了几个遛馬的人，也沒探聽出來。其實，他們的活動和打算，還只在韓桑杰的腦袋裏裝着，他手下的狼兄狗弟也不知道。浩斯巴依爾正在轉游，忽听有人喝道：

“干什么的？”

浩斯巴依爾轉過臉去一看，是個一臉橫肉的年輕人。愁苦地說：

“窮貨郎……买东西嗎？”

“快滾蛋！”這人說着晃着膀子走了，盒子槍在腰間悠來蕩去。

“这家伙是韓桑杰的儿子查干銀。”遛馬人低声告訴浩斯巴依爾，“手可黑呢！快离开这儿吧！”

浩斯巴依爾見得不到更多的情况，趁太陽才一竿子高，急忙离开阿什罕，順着山根小路向赤峰奔去。

从阿什罕到赤峰有二百多里路，他由太陽一竿子高動身，点灯时分就赶到了，簡直成了飞毛腿！

我軍某部騎兵師，把浩斯巴依爾报告的情况和已經掌握

了的情况作了詳細研究，馬上由浩斯巴依尔帶路，向阿什罕进发。

天將亮时，战士们接近了阿什罕營子。顛簸在馬背上的浩斯巴依尔，又紧张，又兴奋，眉間那两道豎紋时松时紧。想：这一回，我要亲眼看你韓桑杰的下場！

战斗打响了，韓桑杰的人馬乱了營，找枪的找枪，备馬的备馬，有的連衣服也沒穿上，騎上沒鞍子的馬逃命去了。有个沒鼻子的家伙，可能是沒找到自己的馬，抓了个毛驴子騎上了，那毛驴子不听摆布，怎么打也不走。这时，一顆子弹飞过去，沒鼻子的家伙栽下驴来，嘴啃着沙子死了。

浩斯巴依尔看了，又解气，又解恨！

我軍騎兵尾随逃窜的人馬后面追歼，直打得敌人丢盔卸甲，四散逃生。

騎馬逃命的韓桑杰，汗流浹背，有燕尾鬚子的胖脸吓得蜡黄。他回头看看八路軍战士还在追赶，狠狠往馬屁股上打了几鞭，順着时隱时現的沙丘小路逃去。

“他就是韓桑杰！”浩斯巴依尔对战士们說。

几名战士揚鞭策馬，瞄着韓桑杰的踪影疾速追去。由阿什罕追到昭格图，又由昭格图追到西拉沐淪河以北。因为战士们对地形不熟，沒有再追。

阳历八月間，浩斯巴依尔听說韓桑杰进了高日苏草原，馬上背起破皮口袋到高日苏去了。高日苏是純牧区，归巴林右旗管轄。他走了三十里路，进入了高日苏边界。

高日苏草原真是丰美啊！浩斯巴依尔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地方。

清风吹拂着平坦的草原，草浪，一浪追赶一浪，涌过閃动細碎銀光的高日苏河，向北漫去，一直漫向翠綠如茵的山崗。山崗上，是一座喇嘛庙——高日苏庙，庙后天际上游动着白色的云团。

韓桑杰把沙窝子滚了个天昏地暗，又把灾禍帶到美丽的大草原来了！这条老狼，蒙汉人民的大害，用不了三天两早晨，就挨上八路軍騎兵的战刀！……浩斯巴依尔咬牙切齿地想着，手搭凉棚向山崗望去。

山崗上高日苏庙的三层大殿，层层叠起，塔式庙頂放射着金輝，聳入云霄的紅色旗杆，在蓝天里閃着亮光。忽然間，三层大殿被香烟团团包围起来，草原上，这儿，那儿，都有走动的人影，向高日苏庙走去。

浩斯巴依尔觉得奇怪，疾步走上沙崗，紧走一程追上两个人，問道：

“到高日苏庙干什么去？”

“不得了啦，草原上有了八路軍，庙上要送鬼。”

“韓桑杰的人馬在庙上吧？”

“韓桑杰？不知道。佛爷保祐，千万不能让他到庙上来啊……”

浩斯巴依尔来到山下，喇嘛們正好从庙門走出来送鬼。只見：一个喇嘛赶着勒勒車走在前头，車上装的是做熟了的

面人、三角形面块，跟在車后面的是——頓首合掌的穿紫袍的喇嘛，穿黃袍的喇嘛；佛爷手捻瑪尼串，迈着四方步；十几个穿紫袍的喇嘛瞪眼鼓腮，吹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別拉”<sup>①</sup>，发出一种巨大而且蹇人的怪声。

长串喇嘛队沒紧沒慢地走着，在一块平甸子上停下来。这儿，早有喇嘛烧着了一大堆毛草火。

佛爷坐在提前預备好了的座位上，松弛的大眼皮一耷拉，口内振振有詞地念了一会儿经，接过身旁喇嘛端着的一盘子苏勒——“鬼”，投进火堆里去。然后回到座位上，再念经，再烧“鬼”。直到把“鬼”都投进火堆里“烧死”，佛爷、喇嘛們才轻松地回庙去了。

四外觀望的貧苦牧民們，見他們走了，忽啦啦围上火堆，用柳条子将苏勒扒出，坐在草地上吃起来。

浩斯巴依尔吃了一肚子苏勒，身上有了力气，笑着和人說：

“庙上再給咱們烧上几鍋奶子茶就好了！”

牧民們的臉上沒有表情，只管吃“鬼”。

“你們知道这是什么‘鬼’嗎？”浩斯巴依尔問着別人，知道別人答不出，接着就說：“这不是‘鬼’，是給奴隶，給受苦人身上增力气的干粮呀！”

見別人不理自己，心里一陣好笑，抹了抹油汪汪的嘴

---

① 別拉，一种长喇叭。

巴，到清澈見底的高日苏河里捧了几捧水喝下，匆忙前往高日苏营子去了。刚才喇嘛送“鬼”的时候，他就留意到不算远的高日苏营子，那儿游动着散馬，牛粪火的浓烟从营子里上升、盘绕。迹象表明，很可能是韓桑杰的人馬在那里杀羊煮肉。

营子头上有个端枪的人来回走动，浩斯巴依尔离他还有几十步远，他就把枪栓一拉，推上了子弹。喝道：

“干什么的？”

“貨郎。”

“把皮口袋放下，举起手来！”

浩斯巴依尔放下口袋，想：这家伙挺厉害，要加倍小心。等这人来到跟前时，他认出来了，这是初当貨郎串营子时候认识的。笑着說：

“陶格扎布，你怎么連哥哥我都不认识了？”

“什么哥哥弟弟的！到高日苏干什么来了？說！”陶格扎布的黄团脸繃得死紧。

“做买卖呀，一家人要餓死啦！”

陶格扎布放下枪，粗声粗气的說：

“不是兄弟不认你，韓团长有命令，外人不許进营子！上次在阿什罕差点見閻王！”

“我是个胆小人，不敢进营子……想不到碰上兄弟你了……”

“你这老家伙，想和我要帳嗎？”

“哥哥不敢，該我那木梳錢不要了……”浩斯巴依尔見他臉上的肉松弛了，接着說，“兄弟，听哥哥劝吧，你們可別打仗了，枪子不长眼呀！”

“嘿嘿，不打？”陶格扎布詭秘地一笑，“明天晚上就打哈拉道口！”

“佛爷保祐你升官发财……”浩斯巴依尔装出非常虔誠的样子，为陶格扎布祈祷起来。

陶格扎布很得意，神气地說：

“等中央軍打回赤峰，韓团长把大队人馬一拉，就成了中央先遣軍，我陶格扎布也就当上排长了！”

“佛爷保祐……你們人太少呀！”

“少？一百零四个了！”

浩斯巴依尔怕这家伙信口开河，把假情况帶給八路軍誤了大事，决心再到营子里看看。主意拿定，說道：

“兄弟，我一家人都还餓着肚子，放我进营子做做买卖吧！”

“进去吧，老爷不保险！”

“我个瞎老头子死活沒关系，为了老婆孩子，就得舍命呀……”

浩斯巴依尔到营子里轉了一圈，暗暗查数了馬匹，果真是一百零四匹；长短枪平均每人一支；子弹不算充裕。趁人还没注意到他，赶快溜出营子。

“营子里全是你們弟兄，不买我的破烂貨。唉！”

浩斯巴依尔編了几句謊話，回梅林地了。他到家里喝了点水，从破皮口袋里掏出几个苏勒，又奔哈拉道口去了。

哈拉道口駐軍馬政委得知这个情况，作了研究，待第二天晚上，按照作战計劃做好了一切准备。

月亮刚刚升起，韓桑杰的人馬偷袭哈拉道口来了。待这群恶狼走进射程之内，馬政委喊了一声“打”，随着枪声，二十多个匪徒从馬背上栽下来了。

韓桑杰見势不好，調轉馬头就跑，他的部下人等也四散逃命去了。

浩斯巴依尔在梅林地听到胜利消息，十分高兴，觉得嘴里吃的糠菜团子比肉还香。后来，到偏僻营子做买卖的次数更多了，虽然那些早已褪了色的貨物没人买，可是自己觉着“生意”却是很不錯的。每当走在荒无人烟的沙窝子里的时候，常常放开嗓子唱上几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 第八章 紅山火种

一九四七年初春，国民党反动派調遣优势兵力，重占了赤峰。

弭在阿什罕的韓桑杰又露出了头，重新搜罗残兵败将，在翁敖联合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的农村牧区，蹂躪蒙、汉群众。

一天早晨，查干依罕正在牧場上檢牛糞，忽然远处沙套子里出現了一串模糊的黑影。他楞神地看了一阵，黑影渐渐清晰，原是一队騎馬的人，直奔梅林地而来。

查干依罕忙乱起来，顧不得堆集牛糞，甩开他那修长的腿，跑回梅林地。

“来了！来，来了……”

他在营子里沒头沒尾地喊了这么一句，晃着高高的身子，钻进自家低矮的小土房里去了。

营子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又一阵轰鸡的声音，接着静下来，仿佛空气都凝固了。

躲在土屋、馬架子里的人，等待着灾难临头。

浩斯巴依尔钻出馬架子，想看看来的是什么人。柳叶把他扯了回去。

“哪来的这么大胆子呀！”

“憋在馬架子里等着？我是个穷貨郎，都认识我。”

柳叶把馬架子門插死，坐在門下，一声不吱。在这荒乱年月里，她怕胆大的老头子碰上不吉祥的事啊！

馬蹄“得得”，大地轻顛，一队人馬进了营子。屋里的查干依罕，渾身抖索着，用失去知觉的手指搥破窗紙，向外窺望。只見，馬队在井边停下了，領头的騎着黑馬，年紀約在三十岁上下，是个高个子，帽沿压着浓重的眉毛，眼睛里有一股英武的光苗隱隱跳动，紅紅的四方脸上挂滿了沙尘；穿着褐色制服，打着灰裹腿。他身后的一些人，也都年轻力壮，精神飽滿，勒住馬，規規矩矩地停在那里。

領头的高个子对身后的人說了些什么，向东指了指，人們立即調轉馬头，向下府方向策馬馳去。只有他自己和几个人留了下来。

这高个子擰动了一下浓黑的眉毛，把破烂的梅林地营子环視一遍，下得馬來，把繩绳遞給另外一个人，直向查干依罕的土房走来。

扒着窗紙窺望的查干依罕，見到这情形，心慌意乱，六神无主，嘴唇都白了。他女人还没慌到这种地步，让他稳住神到門外去应付。

查干依罕跟头絆脚地开了屋門，迎上去說：

“长官，长官，辛苦了……”

高个子笑了，四方的红脸笑得那么和蔼可亲：

“老大爷，别叫长官，我们是八路军，翁敖联合旗土改工作团。我叫邓英，就叫我邓英吧，老大爷！”

查干依罕紧张的心情消失了。他把邓英让进屋里，和老伴俩一起烧火做饭。

邓英把外面等候的几个同志喊到屋里来，然后就帮查干依罕拉风箱。查干依罕心里很不安，趁到外面收牛粪的工夫跑到浩斯巴依尔的马架子里说：

“王连财，我家去了几个八路军，说话挺和气的……”

“真的？”

“我看……八路军怕是长不了，以后韩桑杰来了，我怎么办？我招过八路军呀！”

“我去看看！”

浩斯巴依尔走进查干依罕的小屋，不见八路军，只有几个背包在墙角堆放着。

“他们哪去了？”他问查干依罕的老伴。

“他们吃了自己的炒面，问我日子苦不苦，就到别人家去了。看样子是好人，都是从关里来的，都是有家乡的受苦人。”查干依罕的老伴说着，收拾西屋去了。

“他们住在这里不走了吗？”查干依罕问。

“是呀，那个邓英说，说……他说的话我不明白，也没记住，反正住下不走了。”

查干依罕听了这话，把腰一弯，蹲在地上发起愁来了。

浩斯巴依尔想了想说：

“我不害怕，让他们住在我那马架子里！”

“你们一家人呢？”

“住露天地。”

查干依罕沉思了好半天，悵惘地说：

“你那马架子是我搭的，将来国民党、韩桑杰来了，也跑不了我……”

“‘熊’！咱就靠八路军了！”

“不行啊，人家是没驹子的马，咱是有羔子的羊；国民党一来，人家跑了，咱们呢？安分守己的活着吧。”

说话间，查干依罕的老伴收拾完了西屋，把墙角堆放的几个背包搬到西屋去。

查干依罕又沉思了一阵，马上到西屋把几个背包搬回来，放在炕上，又和老伴一起把炕上的破烂东西抱到西屋去。对老伴说：

“把热炕让出来吧，豁上自己挨冻，也不能……唉！”

浩斯巴依尔惊喜地搭言道：

“你豁上了？对，咱们就豁上了吧，错不了，八路军向着穷人！”

“……咱睡热炕，让人家睡凉炕，怪罪下来，行吗？”

浩斯巴依尔对这个胆小人很生气，想发作，又发作不得，只好耐住性子和他讲八路军对自己如何如何好，李师

长、温指导员、馬政委又是如何如何笑容滿面，接着又讲起了自己知道的穷人要坐天下的事情等等。开头他还耐得住性子，后来就耐不住了，罵查干依罕是“‘熊’家伙”。生来就不会发脾气的查干依罕，尽管浩斯巴依尔怎么数落，怎么罵，也不还口，依旧干他的活計。他把土炕扫干淨之后，又把堆在地下的东西抱到西屋去了。浩斯巴依尔最見不得他这么不哼不哈的。

“真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燙’！八路军是咱穷人的军队，这你都看不出来？怕国民党个烏，来了就和他拼了，宁可一家伙死了，也不能再窝囊下去！”浩斯巴依尔越說越有气，跟着查干依罕进了西屋。

查干依罕低声央求着說：

“小点声呀，别让八路军听见啊……”

“我們正好听见了哇！”宏亮的山西口音从窗下传进屋来，跟着是一串爽朗的笑声。

查干依罕正在不知如何是好，邓英同志一步踏进门来，依然爽朗地笑道：

“是啊，营子里的人都不敢接近我們，什么原因？大概是怕我們住不长，不相信我們能成功。这没关系，有句蒙古諺語說得好——‘什么烏，看它怎么飞就知道了；什么馬，看他怎么跑就知道了’。咱們有毛主席、共产党来领导，一定能够胜利！”

查干依罕的老伴怕男人难为情，没法下台，就让邓英到东屋去休息。邓英笑望了一眼查干依罕，問浩斯巴依尔叫什么

名字。浩斯巴依尔把蒙古名和汉名都告诉了邓英。

“你就是给八路军送情报的老人呀！”邓英拉上浩斯巴依尔的手，离开西屋，走进东屋。

“我不怕！我早就想着报仇的这天呢！”浩斯巴依尔坚定地說。

邓英見这老人虽然干瘦，腰板却是刚直，不駝不弯；仅有一只眼睛填滿了悲憤，額头上的皺紋鎖滿了仇恨，仿佛看到了整个翁敖联合旗蒙汉人民世世代代的苦难和仇恨，心中升起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必須尽快地把他們发动起来，鬧革命，打碎牢籠，劈开枷鎖，夺过政权，当家作主人。虽然群众对当前形势还不了解，对八路军能不能久留很怀疑，工作困难重重，但是，只要把革命的火种点燃起来，革命的烈火，便会在蒙汉杂居区的翁敖联合旗燃烧起来。

这时，工作团的其他同志都回来了，邓英从他們每个人的脸上觉查出：工作效果很不理想。是啊，尽管工作团的同志們为群众担水、扫院、拣粪、打柴，群众还是不了解我們，还不相信我們能不能担得起求解放的重担，这就需要我們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当时热河省党委的指示，深入群众，做群众的知心朋友，把群众发动起来，組織起来，把压在他們肩上的盘石掀掉，把統治階級推翻。“做为一个工作团的政委，在重重困难面前，要紧的是掌握政策，既不能等待，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和同志們一起深入下去，从一家一户、一个人做起。”邓英同志想着这些，笑望着同志們，

說：

“同志們，一会儿我們坐下来研究工作。这会儿，我先把这位蒙族老人介紹一下。”他亲切又尊敬地拍着浩斯巴依尔的肩膀，对大家說，“苦难深重的浩斯巴依尔老人找我們来了！我們刚来到，要翻身的奴隶就找我們来了！”

“我找你們来了，什么也不怕！这么多年，我像个馱載的牲口，挨过黑蟒鞭，吊上过天灯杆子，带着‘罪’名給汉人财主干活……庄亭子、四馬营子、王爷府、二爷府、下府、新府、头分地，都給他們干了，挨打，受气，窝窝囊囊。我寻思这辈子就窝囊下去了；这回，我要靠着你們，把喝血的野兽鏟了！”

同志們听了浩斯巴依尔的話，激动得渾身热血沸腾，攥紧了拳头。是啊，蒙汉杂居地区的父老兄弟，苦难如此深重，如此渴求翻身解放，土改工作团的同志們怎能不信心百倍，发动群众，在紅山脚下掀起革命的风暴呢！

“邓政委，”浩斯巴依尔說，“要是不嫌弃，到我馬架子里坐坐，我好好說說！”

当天晚上，邓英同志走进了浩斯巴依尔的馬架子。

低矮的馬架子里又暗又冷，小小的油灯发着昏黃的光；微光下，草鋪上熟睡着几个骨瘦如柴的孩子，柳叶歪在棚壁上，好像也睡着了似的。

浩斯巴依尔給邓英同志倒了碗热水，拨了拨灯，继续說着他一生的遭遇和苦难。邓英听着想着，觉得浩斯巴依尔对

階級剝削的認識是很清楚的，是個有志氣的硬骨頭。他沒有聽天由命和妥協，總是想尽辦法擺脫奴隸生活。生活的經歷告訴他，“天下的地主是一個媽生的，天下的王公貴族是一個娘養的”，他仇恨所有的王公、地主。但是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儘管他有志氣，儘管他東奔西跑，儘管他受到過像烏力吉白音、查干依罕，和給他挑蒙子的漢族婦女那樣多、那樣好的蒙漢階級弟兄的幫助。但是到頭來，卻逃不出一家人討吃要飯，走投無路的悲慘境地。這是為什麼？他小時候就想到過這個問題，“為什麼公爺這樣狠？為什麼奴隸這樣苦？”這樣的問題，直到活了五十二歲，也還沒弄清楚。是的，他冒着生命危險到匪巢探聽情況，報告給八路軍，是為了自己解氣，解恨。他唱道，“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為什麼要唱？他只覺得自己是奴隸，是受苦人，自己就該起來。

浩斯巴依爾越說聲音越高，越激動，燈被他喘出的粗氣吹滅了，沒再去點，繼續說：

“……如今有你們撐腰，我的胆子更大了，和所有苦害過我們窮人的壞傢伙拼拼！”

“一個人拼得成嗎？”鄧英同志插言問。

“有你們在，就差不離！”

“拼不成呢？”

“拼死了，我還有兒子！”

“把苦害過窮人的壞傢伙拼死以後呢？”



“过自由的日子呗！”

“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浩斯巴依尔大叔！你想想，当年翁牛特右旗老公爷死了，又有小公爷接着干，小公爷被土匪打死了，不是还有人当公爷吗？奴隶生活还是落在劳动人民头上啊！你离开翁牛特右旗，来到梅林地就自由了吗？你给租种敖汉王爷土地的二地主受苦，又要进敖汉王爷府干活；从巴林左旗逃荒回来，也还要给他们累死累活，总逃不脱他们的手心。这是为什么？要刨根子！”

“根子？……他们的根子硬！”

“为什么？”

“……………”

“天下是他们的，刀把子、印把子都握在他们的手里。是不是？”

“对呀！对呀！”

“咱们这儿的蒙汉人民，和天下的受苦人一样，不过比他们更苦，受的是蒙汉封建统治阶级双重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只要反动统治阶级存在，旧的社会制度不改变，王爷、公爷也罢，牧主、地主也罢，总是要骑在农牧民脖子上，压迫农牧民，剥削农牧民。豺狼是吃人的，封建统治阶级是豺，是狼，他们总要吃人的，不把这个统治阶级推翻，夺过刀把子和印把子，是永远不能解放的。”

“哪……光我和你们几个人，干不过这个统治阶级呀！王爷、公爷有兵，韩桑杰有人马，地主家也有背枪的

……”

“那两句歌是怎么唱的？”邓英同志启发說。

浩斯巴依尔用右手掌拍着膝盖，唱道：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看，歌里說的多好，奴隶、受苦的人都起来，闹革命，才能推翻反动統治阶级！”

“对喽，对喽，光会唱，不明白。今天明白了，你說怎么干吧？”

“把奴隶、受苦的人都发动起来，組織起来。只要把革命道理讲給他們听，他們明白了，就好办了。当然，也还有許多困难，人們害怕八路军住不长远，国民党来了沒有好結果。”

“我去把‘熊’家伙弄起来！”

邓英同志拉住了浩斯巴依尔，让他不要性急。又給他讲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的主张，等等。他觉得老人记忆力很好，听过八路军宣传队唱歌，自己就能唱几句，虽然調儿不对，字儿却是一个也不差的。如果教他一两支歌，让他唱給、讲給群众听，不是很好嗎？于是說：

“大叔还会唱别的歌儿嗎？”

“会！”

“都是什么歌？”

“別提，別提，公爷宴会的时候，女奴隶給他們唱的。

含着眼泪唱的歌啊！”

邓英同志说自己会唱歌，就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支歌唱了一遍。

不等邓英同志唱完，他忙说：

“我听过，我听过，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没记住。快教教我吧！”

邓英一句句地教唱起来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一心救中国，  
它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它引导着中国走向光明，  
……………”

歌声从低矮的馬架子里传出，在星空迴蕩。靜夜里，歌声显得那么脆亮，那么清楚，有多少受苦人在悄悄地伸着脖子听啊！

夜里，浩斯巴依尔翻来复去睡不着，他心里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激动过。他五十年来一直想着的自由生活，近在眼前了啊！他暗自想着阿媽，想着烏力吉白音大叔……

其实，这些他可以不必去想，可是不想不行，想想这些，胸中的潮水才能舒暢地流。

“睡吧，老头子！”柳叶说。

“睡！”浩斯巴依尔躺下了。問：“鬧革命你敢干不？”

“有邓政委領着干，咱們怕啥？”

听了这話，浩斯巴依尔很高兴，头一挨枕头就发出了鼻息声。

第二天，天还黑擦擦的，浩斯巴依尔就起来了。起这样早干什么呢？自己不知道，只觉得應該早起。他无目的地向查干依罕家中走去。

查干依罕的东屋窗紙上亮着灯光，浩斯巴依尔轻轻走近窗前，順窗眼儿向里一望，只見邓英同志在灯下写着什么，黑眉毛皺得紧紧的，疲倦的脸上那么深沉、严肃。“啊，你为咱奴隶、受苦人求解放用脑筋啊！”他贊叹地想着，一沒留神，脚下踢倒了半截破瓦罐子。

“誰？”睡在屋里破柜上的邓英同志的通訊員，驀然跳下破柜，吹熄了灯。

“我，浩斯巴依尔。”

“怎么起的这么早？”邓英同志把浩斯巴依尔让进屋来。

浩斯巴依尔有点尷尬，后悔自己弄出了动静，打搅了邓英政委和他的通訊員。說道：

“邓政委，誰知道为啥起这么早，反正是起来了。等营子里的人都起来，找到一起商量商量怎么干。”說完去了。

朝霞从紅山后面噴出，梅林地在朝霞中穿上了金灿灿的晨装。工作团的同志們在扫街，拣粪，担水，不时向人們打招呼。死气沉沉的梅林地，变得生气勃勃了！邓英同志担水

从井台上跨下，直向查干依罕家中走来。当他正要弯腰进屋門的时候，忽听远处有人喊“邓政委”，于是放下担子回头望去。只見，从老府那边走来一人，这人戴的毡帽头上閃着阳光，渾身披滿了朝霞，起劲地甩着两只胳膊，迈着大步，敖汉王爷府的金頂子就像踩在他脚下似的。走近了，只見他眉間舒舒展展，多皺紋的脸上充滿了掩飾不住的兴奋，脖頸子都紅了。随着一陣震地的脚步声，他来到了邓英同志跟前。

“浩斯巴依尔大叔，你好像年青了啊！”邓英欢欣地說。

“自己觉着也精神了！”浩斯巴依尔哈哈笑了一陣，接着說：“我到老府去了一趟，和几个相好的穷哥們唠了一陣子，他們都說：‘“反”了吧，有八路軍的邓政委在，咱們抱个团儿，把韓桑杰鏟了，把地主、二地主鏟了，把吃人的敖汉王爷府也鏟了，把所有的坏家伙全鏟光了，过几天松心日子！’可也有‘熊’家伙，不敢干；还有人想干，就是怕佛爷不容，下一輩子还当奴隶，还有怕脫生牛馬的。我挺生气！”

“都是階級弟兄，不能生他們的气，多唠几回，就把他們发动起来了。”

“临回来的时候，我把腰里别的布魯拎在手里，挺着腰杆子，从老府那条街西头走到街东头，一直走到王爷府的大門口。別的不为，单让地主們看看咱穷人的腰杆子！王爷府的那个大紅門紧閉着，里面一点动静也沒有。我心里話，‘等着吧，早晚把你鏟了！’我正要往回返，大管家賽生嘎牵着馬

回来了，他瞪了我一眼，我也瞪了他一眼，沒理他。趁他推門往里牽馬不注意，我伸手摸了摸馬背上馱的麻袋，好家伙，里面装的是枪！他回过头来笑着問我，‘听说梅林地来八路军了？住在誰家了？’我一想，不能告訴他实話，装了个‘熊’样說：‘什么，八路军？听说林西县有八路军，遍地都是呀！’这家伙听了，死羊眼眨了眨，什么也沒說，牽馬进門了。”

邓英同志听着，不住点头，非常佩服浩斯巴依尔工作上的冲劲儿，更喜欢他大无畏的豪爽性格，还有他那粗中有細的心机。邓英看准了他、相信了他，他将是党在这个新区的第一个发展对象。

果然不出邓英同志所料，浩斯巴依尔的工作越来越积极，不管是风天、冷天，还是深更半夜；不管是家里少柴缺米，还是自己腹内无食，他都一刻不閑地东奔西走，扎根串連，二十天左右时间，已经发动了七、八十名貧苦的奴隶和长工。

一天中午，邓英和工作团的几个同志正悄悄开会，浩斯巴依尔像每次一样地闖了进去，說完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坐下来就不走了，耐不住地說：

“阶级队伍組織起来了，就干吧！现在就开个会，研究研究左近的地主！”

邓英同志和以前有所不同，沒和浩斯巴依尔說話，笑着对同志們說：

“咱們的会先停一停吧……”

同志們会意地互相望了望，表示同意。

浩斯巴依尔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場面，情急地問：

“不就是开会嗎？背別人还背我？”

邓英同志微微一笑說：

“……我們开的是党员会呀。”

“什么叫党员会？”

邓英同志低声地和他讲了共产党，共产党员，共产主义等等，浩斯巴依尔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急不可待地問邓英同志：

“邓政委，我干了这么多日子还不是党员？我和你們是一样的人呀！”

“你願意入党？”

“这話說的！”

“你为什么要求入党？”

“为了……这还用說嗎？你知道！我把心都掏給你了！”

后来，又经过培养和一个阶段实际工作的鍛炼，浩斯巴依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仪式是深夜在一間小屋里举行的。浩斯巴依尔随着邓英政委那坚定、深沉的嗓音，一句句地念着誓詞……

他宣誓完了，眼角边停滯着两颗泪珠，慢慢地滚落下来。他皱起眉头，奇怪地想：我这么个粗魯人，心里怎么鬧出这么一股滋味呢！

浩斯巴依尔回到家里时，东方天际已经放亮了。他点上灯，一袋接一袋地吸着叶子烟，边吸烟边望望熟睡的柳叶，“女奴隶，你知道吗？我和邓政委是一样的人了！”他极兴奋地想着，推醒了柳叶。

柳叶睁开惺忪的睡眼，瞧着浩斯巴依尔容光焕发的老脸，有些吃惊地问：

“喝酒了？跟了邓政委的人，不能胡来呀！”说着坐起身来，眼里射出温和的、责备的光。

浩斯巴依尔“嘻嘻”笑着，燃起一袋烟，又“嘻嘻”笑了一阵才说：

“没喝酒，哪来的酒！”跟着又“嘻嘻”地笑了起来。

“你，到底是怎么啦？”柳叶急切地问。

浩斯巴依尔话到嘴边，又嚥了回去。“邓政委说了，这是秘密呀！”他心里说着，抬眼去望柳叶。他的目光像临阵的战士一样严肃，像火一样热烈，泉水一样明净……在风吹雨打的田地上，在挂肠饿肚的日子里，在逃荒的路途中，从来没有闪现过这种神采呀！

“成了老小孩儿了，自己不困，也搅得别人睡不安宁！睡吧，真就不困？”

“女奴隶，听我给你唱个歌儿吧！”浩斯巴依尔磕了烟袋灰，用右手一下下地拍着膝盖，唱了起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引导着中国走向光明。  
.....”

## 第九章 堵窝掏狼

风和日暖，冰化雪消，巍峨的紅山抖落雪衣，露出了明亮通紅的山头；山洪夹带巨石，順着险峻的山势扑将下来，奔入滿槽冰排的老哈河，喧哮着滚滚东去。

紅山脚下掀起的群众清算斗争运动，像山洪，像河水，汹涌澎湃，不可阻挡。

老哈河岸上，行进着蒙汉阶级弟兄的队伍。他们手握刀、矛、布魯，要到哪里去？去河南，鏟地主！

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浩斯巴依尔。他前腰别着小洋炮，后腰别着打兔子的布魯，手里拎着大順刀，十分威武。在鋪天盖地的革命风暴中，不願做奴隶的人们，推举最可信的浩斯巴依尔当了村长。

好一个村长，事事带头，处处带头。他时刻鞭策着自己：“共产党员啊，别忘了党的教导，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啊！”开头，他不会工作，邓英同志教会了他工作；他不懂得党的政策，又教他学懂了党的政策。邓英同志住在梅林地时，研究工作很方便，然而现在，邓英同志搬到下府（旗所在地）

去了，就不方便了。这，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不是问题，浩斯巴依尔可以来回走上六十里路，请示工作。但是，毕竟不能天天往下府跑，有些问题需要自己拿主意。然而，拿错了主意怎么办呢？

邓英同志摸到了他这个心思，说道：

“要缝谁，先用政策衡量一下，再和群众商量一下，合适，就缝，不能小手小脚。”

这以后，浩斯巴依尔放开了胆子，把老府村所属的十多个自然村的地主都缝了，把二地主也都缝了，工作开展得异常神速。此外，浩斯巴依尔还按照工作团的指示，协助外村阶级弟兄斗争了钱大势大的地主。在全区村干部会议上，邓英同志对浩斯巴依尔的工作给予了表彰，号召村干部们向他学习。

浩斯巴依尔听着表扬，表面上，他那张脸虽然依样沉静，并透着严峻，但是，内心却是轻松欢快的。刹那间，他的神经猛然震动了一下。他立即站将起来，打断了邓英同志的话：

“邓政委呀，你这话说就不对了！”他挥起右手，激动地说下去，“要没有党的领导，我，我……”他没有合适的話表达自己对党的感激，“我们想不做奴隶，也得做奴隶，没个翻身！”

转眼到了秋天。

黑夜里，浩斯巴依尔回想着这一段斗争生活，多解恨！

多痛快！可就是……大土匪头子、阿什罕的反动牧主韩桑杰还没鏺倒，骑在蒙汉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敖汉王爷、二爷还没鏺倒。这三个家伙是蒙汉人民的死对头，留他们在，就没有蒙汉人民的活路！邓政委呀，邓政委，找你，问你，你总是说“条件不成熟呀，不成熟呀”！怎么就不成熟？蒙汉人民怕他们吗？不怕！我就不听那个邪！

他耐不住了，穿上衣服，到马架子外给驴备了骡子，打算去下府找邓英同志研究研究。正要上驴，一个骑马的人来到了他的跟前。

“浩斯巴依尔大叔，邓政委让我给你送好消息来了！”说话的人，是邓英同志的通讯员。

“什么好消息？”

“赤峰的国民党夹着尾巴往南跑了！”

“好哇！好哇！我早看透了他们，早晚得被八路军打跑！”

“邓政委让我告诉你，明天到下府去开会。”

“研究什么事？”

“我不知道。”

浩斯巴依尔上了墙头，向营子里喊：

“乡亲们，注意了！听我说个好消息！咱们勇敢的八路军，打跑了国民党，解放了赤峰！乡亲们！注意了……”

全营子的人都被喊醒了，家家户户亮了灯光。一些没听明白的人，急急忙忙跑来了，把胜利消息问了个详细详细。

浩斯巴依尔笑望查干依罕說：

“好我的保管委員查干依罕，这下子你放心吧！”

紅臉的查干依罕，臉更紅了，急賴着說：

“看你說的，以前若不放心，大伙能把我选上保管委員？”

浩斯巴依尔喜欢得哈哈一陣大笑。

查干依罕关心地問：

“村长，韓桑杰、王爷、二爷該鑿了，不鑿倒，心里不踏实呢！”

“你放心吧，鑿！只要乡亲们敢干，咱們就鑿！”

“对，明天就鑿他去！”乡亲们异口同声地說，“明天起早动身！”

“情况很复杂，条件成熟以后再动手不晚。”浩斯巴依尔耳边回蕩着邓英同志的話。他觉得自己刚才說的話太冒失了。冷靜一下說：

“还不到时候，到时候就鑿了。”

“到什么时候？”

浩斯巴依尔答不出，且勾起了他急于行动的心情。在搞不通思想的情况下，他粗着嗓子說：

“急什么？要研究研究！条件不成熟，情况很复杂嘛！”說罢，一驅腿騎上毛驴，走了。

“村长！明天才到下府开会呢！”邓英的通訊員忙喊。

浩斯巴依尔照准驴屁股上揍了一鞭，身影在黑夜中消失

了，只留下一句話：

“等不得了！”

老府一帶的秋天是暫短的，大雁從北向南飛過，就是寒風凜冽的冬天了。

冬天一到，我軍某部騎兵師展開了對韓桑杰匪徒的全面圍剿。

韓桑杰在我某縱隊的打擊下，身旁只剩些殘兵敗將，不敢大肆活動。但他不甘心失敗，一面在沙窩子串連被斗倒了的反動牧主和地主，一面在蒙漢營子搶劫群眾財物。一次，他們竟摸進了離梅林地只有八里路的頭分地，但是，還沒等他們站穩腳跟，就被我騎兵師圍剿了。韓桑杰見勢不好，趁群眾混亂時機，領着他的三個兒子逃走了。

韓桑杰挨了這一棒，再也不敢出來騷擾，只能在松樹山下混日子。這一天，雪後刮起了白毛風，韓桑杰在樺樹搭的馬架子里，凍縮成一團，想烤火，沒有火柴引火；想吃東西，什麼可吃的也沒有。他把另一個馬架子里的人喊了進來，問誰還有可吃的東西。

這二十幾個投靠韓桑杰想報仇的反動牧主、地主、反動喇嘛、偽警察，大眼瞪小眼，都說什麼吃的也沒有了。他再三考慮眼前處境，只好暫時解散了人馬，等待冬去春來，拉起更多的地主、地痞流氓以及反動喇嘛、王爺府的家兵等等，再與我軍周旋。

韓桑杰和他三個兒子，在白毛風里走了一天一夜，看見

了昭格图的灯光。他们像雪天里饿狼觅食似地小心，策马绕过营子，又赶了五里路，进了那个芭条围墙的大院套——韩桑杰的家。

.....

风停了，雪住了，月牙挂在西天上，抖索着惨淡的冷光。

浩瀚无际的雪原上，出现一支骑毛驴子的队伍。这支队伍足有一百五十多人，有持长矛的，有拿大刀，也有拿布鲁、棍棒的，前面的七个人背的是步枪；最前面领路的那人不时策驴快走，肩上扛着明亮的大顺刀。

这支队伍直向昭格图方向进发。

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梅林地、老府、头分地等几个营子的蒙汉阶级弟兄，领头走的人是村长浩斯巴依尔。他们簇拥韩桑杰去。

“跟上紧走！”浩斯巴依尔回头对宋会说，“往后传。”

霎时，队伍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后半夜，昭格图营子的蒙汉群众，知道有许多手持刀枪的人进了营子，一时摸不清头脑，各把自家房门用杠子顶住，心神不安地静听外面的风声。

队伍进了昭格图，浩斯巴依尔按照工作团的意见，让孙德、宋会、郑二等人，带领一些人到附近各营子串连阶级弟兄，自己和一些入留在昭格图发动群众，以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浩斯巴依尔来到一家門下，連喊几声不見有人搭腔，又去叫別戶的門。沒想到一連叫了十来家，也沒有開門的，很納悶。正在这时，有人抓来一个老头子，帶到浩斯巴依尔跟前。

老头子渾身打顫，央求着說：

“我是穷人哪，弟兄們饒了我这把老骨头吧！”

浩斯巴依尔見这老头子穿着破烂衣服，跪在地上要磕头，急忙扶起說：

“松开！穷人还能抓穷人？”

他借着雪的反光一看，原来是前几年在一起給韓桑杰務青的汉人老李头，忙喊了一声“老李哥”。老头子也认出了浩斯巴依尔，心地坦然地說：

“兄弟，你們这是要干啥？”

“我們想和你們一起，把韓桑杰鏟了！”

“人家有枪有人，怕是鏟不了吧？”

“南至朝阳边界，北到西拉沐淪河沿，是反动家伙都鏟了，怕他个韓桑杰？奴隶們起来了，把剝削咱們的血汗要回来！你們不能当‘熊’家伙……”

浩斯巴依尔还没把革命道理讲完，身后的屋門“咣啷”一声开了，走出一家老小。两个壮年汉子說：

“我們願意干，領头的是誰？”

“我是梅林地的，浩斯巴依尔，也叫王連財，有話就和我說吧。”



“你就是老村长呀！知道是你，早就开门了！快进屋暖和暖和，我们把敢干的人都找来。”

这两个壮年汉子去不多时，找来了很多人，有的人把猎枪也拿来了。浩斯巴依尔很高兴，便趁着孙德、宋会还没有回来，向人们宣传革命道理。还没有开辟工作的昭格图，群众觉悟很低，比如说，有人认为韩桑杰是蒙古人，欺负的是蒙古人，应该由蒙古人铤，不能让汉人掺在一起铤，铤出来的金银财宝也不应当分给汉人。浩斯巴依尔很生气，皱起眉头，眼里闪着愤怒的光，说道：

“韩桑杰光剥削蒙古人、抢蒙古人吗？他把汉人也抢个精光！闹革命还分什么蒙汉？有句蒙古谚语，‘合心的喜鹊能捉鹿’想想吧。”

屋里屋外的人，都不吱声了。

这时候，浩斯巴依尔又继续说道：

“工作团邓政委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现在大敌当前，蒙汉受苦人都是奴隶，是一家人！”

“对！村长说的对！”人们这样喊着。思想统一了。

附近各营子群众在昭格图集齐以后，浩浩荡荡地向韩桑杰大院进发。

韩桑杰大院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浩斯巴依尔和孙德跳进院内，顺着墙根走近房前，在每个窗口听屋里的动静。听来听去，只听得正房东屋有人睡觉的鼻息声。两人轻轻拨开房门，摸进屋里。

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清。孙德要划火柴点灯，浩斯巴依尔制止了。两人急忙蹲下身子观察了一阵儿，看清炕上挨排躺着两个人。霎时，孙德忙用大枪顶住了一个人的胸口，浩斯巴依尔把大顺刀放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

炕上的两个人一下子惊醒了。“哎呀”一声怪叫，原来是两个女人。

“你俩是韩桑杰的什么人？”浩斯巴依尔低声喝道。

“是……是他家做饭的……”

“韩桑杰和他三个儿子在哪屋呢？”

“他们，没，没回……回来。”

浩斯巴依尔把大顺刀往下按了按：

“胡说！到底在哪屋？”

“他们跑了。”

“这话可真？”

“真，真！”

这时，宋会、郑二等人走进屋来，向浩斯巴依尔报告了情况：可院子全搜了，没有韩桑杰和他三个儿子。

明明有人报告韩桑杰回来了呀！为什么又没有了呢？怪呀！

原来是这样：当浩斯巴依尔还在发动群众的时候，韩桑杰这个老贼，隐约地听到了大队驴蹄子“得得”的声音，知道不妙，急忙唤醒三个儿子，带着水蛇腰的三弟媳妇，一溜烟地逃走了。

“大老爷，大老爷，饒命吧……”

“什么大老爷，我是浩斯巴依尔！”

浩斯巴依尔咬得牙齿“喀喀”响，但泄气地把刀从女人脖子上拖下来，把灯点上。

那两个女人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嘍哩轱轳爬下炕来，鸡啄米似地给浩斯巴依尔磕头。浩斯巴依尔借着灯光看见脚下的两个女人，一个干瘦如柴，另一个溜滑贼胖。就命令她们起来。

孙德端灯仔细一看，认出来了：

“村长，她们不是做饭的。这个是韩桑杰的老婆。这个是韩桑杰的闺女！”

“饒命啊！饒命啊……”

“叫喊什么？”浩斯巴依尔把大顺刀一掄，“不是有政策，非要了你这狼母子的命！”

韩桑杰老婆黑长的大牙呲开了，瞎丫头脸上的肥肉颤动了，噗嗤跪下来，哭嚎着磕头。

浩斯巴依尔把穿着蒙古靴子的双脚一跺：

“快给我们生火烤烤！”

这暴跳如雷的声音，黑长大牙女人哪敢怠慢？慌忙拉着女儿退出去了。

浩斯巴依尔把阶级弟兄招呼到几间大屋子里烤火。领上各营子代表，清点韩桑杰的大小牲畜、粮食和细软财物。当他清点完毕要进屋烤火时，韩桑杰的老婆、闺女正在被人

們審問着呢！浩斯巴依尔見到這情形，為沒抓到韓桑杰而惱喪的心情又加重了。他想：若把罪大惡極的那身賊肉吊上房梁，把砸過受苦人的鑲鎖給他砸上，然後，戴個紙糊的高帽子在各營子游上一游，人們該是多解氣，多解恨！然而現在，審問的是這麼兩個東西……

黑長大牙女人看見了浩斯巴依尔，強作笑臉說：

“老爺，啊老村長，有事好商量。你老人家坐下歇歇，我去燒茶，殺羊，吃肉，喝酒……”

“住口！今天沒別的，把剝削我們蒙漢人民的牛馬財物，全交出來！”

“咳……我不當家，不摸頭緒。我們這個家也落套了哇！”

這句話激怒了蒙漢群眾，霎時喊聲震天：

“鏟除韓桑杰！”

“把牛馬還給我們！”

“把土地還給我們！”

韓桑杰老婆嚇昏了，在雪地上哆嗦成了一團，仿佛她身上的筋在收縮，縮彎了腰，縮彎了腿，腦袋也耷拉下來了。她不交出來帶着蒙漢人民血淚的萬貫家產行嗎？她不敢！

浩斯巴依尔見到蒙漢階級弟兄個個精神抖擻，心裡痛快得不得了，把腰板挺得直直地說：

“咱們這回堵窩掏狼，勝利不小，別看沒掏着大狼和那麼多狼崽子，可是讓咱們把狼窩剿了！狼，早晚要闖進羊群

来的。咱蒙汉人民团结一致，狼来了一齐打，打死！”

“对！老村长，我们听你的！”

各村蒙汉群众把韩桑杰的粮食、衣物和金银财宝，装上大车、勒勒车；从牧场赶回一群群牛马羊和骆驼；最后，把韩家的地契、房照，全部用火烧光。

昭格图的群众问浩斯巴依尔，把韩桑杰的弟弟韩三、韩五毙了行不行？浩斯巴依尔手一挥：

“毙！是狼就毙！”

浩斯巴依尔说的是蒙汉人民的心里话，只有把吃人血肉的毒蛇猛兽毙个一干二净，才能有美好、安宁的日子。人们说毙就毙，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韩三、韩五的家毙了。

当浩斯巴依尔领着队伍回去的时候，东方天际已现出鱼肚白色，茫茫雪原上，泛起了万道白光。

## 第十章 奴隶們，起来！

外面天晴了，王爷府里的奴隶还在血泪里……

外面的人怎么就不来鏟？該把苦难的奴隶搭救出去啊！

外面的英雄好汉，連王爷的一根汗毛也不敢动嗎？

外面的英雄好汉可知道，苦难的奴隶活不下去了，又沒力气掙扎啊！

天哪……

——敖汉王爷府里的奴隶們悄悄地想着。

可恨的毒蛇猛兽全鏟了，就剩了个王爷……

王爷一跺脚，牧场、农田乱颤悠，能鏟嗎？

王爷是一旗之长呀！能鏟嗎？

王爷权大势大，有武器，有打手，能鏟嗎？

王爷是蒙古人的王爷，汉人能鏟嗎？

王爷欺压蒙古人，更欺压汉人，可是汉人……能鏟嗎？

难道把他留下来，在蒙汉人民头上揮舞黑鳞鞭？

……………

——阶级弟兄們把这件事挂在了心上。

老村长哪里去了？这几天为什么没照面？你是怎么想的，能蹇吗？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半，浩斯巴依尔骑着毛驴子从下府开会回来了。他毡帽头上、肩上落满了雪，眉毛、短鬃子挂满了冰霜；眉间竖起的两道深纹里，透闪着喜悦。他找到战友村武装委员孙德，说：

“蹇！他是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家伙！”

声音是这么低，低得几乎听不见。孙德听来，却是那样清楚，比雷声还响，还重。

黑夜，他们秘密地召开了周围各村村代表会议，研究怎样发动群众，怎样蹇，怎样才算蹇利索。

会散了，顺着老府街向西走，在二爷府门口转了一阵，拐回来向东走，不多时，望见了王爷府的紅漆大門。

“轰隆隆……”紅漆大門关闭了。咣啷一声上了鎖。

“嘿嘿！”浩斯巴依尔一声冷笑，把腰里带的小洋炮往紧别了别，舒眉展眼地往回走。没走几步，从眼角上看见了一个人顺着墙根向东溜，侧过脸去细看，是老府村的一个汉族青年，给王爷府放羊的。他戴着个破狗皮帽子，带着破狗皮套袖，脚腕上露着狗皮袜子。这青年把破狗皮帽子往下一拉，盖住了眼睛，抱紧膀子……浩斯巴依尔叫住了他：

“冷吗？”

“冷……”

“快回家烤烤吧！”

“哎！”

“通知你了沒？”

“通知了。”

“好哇！穷人就要穿大皮袄了！”

.....

风雪更大了，刮在脸上，比針扎的还疼。浩斯巴依尔把毡帽头里的帽耳扇拉下来，把已经沒了下摆的蒙古袍子的前襟掖了掖，疾走几步，回孙德家里去了。

外面，风雪依然呼嘯着。此时，营子里传来了鸡鳴，跟着响起了鑼声。不多时，周围各营子也隱隱約約传来了鑼声。战士盼望的一刻来到了！

浩斯巴依尔既兴奋又紧张，他让孙德負責集合人，自己提上大順刀奔王爷府去了。

风卷雪粒，时而揚向天空，时而砸在地上滾成雪团，在老哈河寬闊的冰面上飞跑……

浩斯巴依尔把血紅的漆門推了推，推不动，用膀子扛了扛，里面的虎头大鎖“咣啷”一声，再扛，就扛不动了。他走上王爷府后面无雪的沙崗，居高下望：院里一片漆黑，只有正殿还亮着灯光，像魔鬼张着贪婪的眼睛，不多时，大管家養生嘎从大殿走出，立定在台阶上，向死閉着的大門望一眼，向左右望一眼，縮了回去。“这家伙在干什么？为什么现在还没睡？”浩斯巴依尔奇怪地想着，猜測着，走下沙崗。这时，各村的蒙汉群众已经云集王爷府門外了。



浩斯巴依尔走上台阶，望着风雪里的人们，左手叉腰，右手把大顺刀一横，高声喊道：

“我们都是王爷的奴隶！王爷的受苦人！王爷让我们当牛马，抡着黑蟒鞭打我们，我们不当牛马，把黑蟒鞭夺过来！”

宏大的声音，溶进了呼啸的风雪中去。

奴隶、受苦人的吼声溶进了呼啸的风雪中去，汇成了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激流。

浩斯巴依尔转身击门。

“咚！咚！咚！”

奴隶、受苦人呐喊着，潮水般地拥上前去。

血红的大门死死地关闭着。

难道两扇门就能抵御森林般的铁拳吗？浩斯巴依尔的眼睛喷火了！恰在这时，王爷府里一个满身鞭伤的女奴隶，从奴隶房里爬出，直向大门爬来了……

好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爬到大门下，挣扎着站将起来！但是，那把虎头大锁又怎能打开呢？

“轰隆隆！”“轰隆隆！”两扇大门在巨大的力量痛击下倒架了。奴隶、受苦人踏着满是铜钉的大门，冲入王爷府。

王爷府的大门，以前要弯着腰，低着头，不敢喘息地往里走；而今，穿着破布靴子的脚，穿着钉掌子鞋的脚，要踏着门板跑进去！

门板碎裂了！

方砖铺地的院子里站满了人，怒视着黑洞洞的大殿正门。

大管家赛生嘎出来了，仇恨地环视着四周。他那鼻梁周围扩散到两颊的紅疱，顆顆紅得发紫，腮帮子肉不住抽动，冷冷地说：

“你们要干什么？嘿嘿！”

“住口！让王爷出来！”浩斯巴依尔攥紧拳头，叱責着。赛生嘎蹙一眼浩斯巴依尔，毕恭毕敬地向門里喊：

“請福晋！”

福晋慢条斯理地出来了。細高的身上穿着粉緞子皮衣，外套紫緞子綉花长袍，一步三搖，三步九晃，鑲金的瑪瑙头飾叮咚作响。她把擦着美国粉霜的刀子黑脸一揚，左眉一飞，瞪圓了眼睛說：

“还有王法嗎？这儿是王爷府！造反的奴隶，脸上要燙‘罪’字，子孙后代也是有罪的！你们就不怕嗎？”她見有的人低下了头，往后倒退，又拉着长腔长調問：“領头造反的是誰？站出来！”

“我！浩斯巴依尔！”浩斯巴依尔横起了大順刀。

“哼哼，三十年前就有罪过的奴隶，敖汉旗沒深究，如今你倒領人造起反来了！还不跪下！”

浩斯巴依尔义憤填膺，仿佛积压了一輩子的奴隶的深仇大恨，在这一刹那間，都要迸发出来似的。他紧握大順刀的右手，关节喀喀作响，大喝一声：

“你給我們跪下！”

“好大的胆子！”福晋的嘴唇气颤抖了，“来人哪！”

“喳！”只有赛生嘎一个人答应。

“把他给我捆起来！”

“……嗯……喳！”赛生嘎只装了个虚张声势的动作，不敢动手。

“奴隶们，把反动家伙捆起来！”浩斯巴依尔一声大喊。

喊声未落，拥上来一群人把福晋按倒在雪地上了。往后退缩的人见此情形，重又走上前来。

赛生嘎吓得面如土色，体似筛糠，“噗通”一声双膝跪倒，用乞求的眼光望着浩斯巴依尔。

浩斯巴依尔走进大殿看了看，出来问道：

“王爷呢？”

“跑，跑了……”赛生嘎说。

“多会儿跑的？”

“他……不到半夜……就跑了！”

“搜！”

浩斯巴依尔、孙德、宋会等人，带领民兵搜遍了王爷府，也没搜出王爷。怪了，谁走露的风声？……

平日作威作福的王爷，听到风声，浑身发抖，吩咐赛生嘎埋藏好准备暴乱的武器和金銀財物，慌忙爬上馬車，向南逃命去了。在没听到这个风声之前，他还整日为福晋和大管家眉来眼去而伤心落泪。听到风声之后，眼泪全变成虚汗，从色癆的身架里冒出来了。现在，只要他自己能保住活命，

什么都能抛弃，何况一个擦着粉霜的刀条子脸女人呢？

“你们这两个没逃走的想怎么办？”浩斯巴依尔怒目问道。

那两个家伙瘫瘫在地上，像两堆烂泥，上牙打着下牙，不吐一字。一个斜怔着眼，一个眯缝着眼。

“天下是我们的了，永远是我们的了！看清了没有？”浩斯巴依尔说罢，向人们挥手道：

“行了！干咱们的吧！”

人们、举起刀枪棍棒，挺胸昂首，呼吼着；刚才观望的人，刚才退缩的人也放开了喉咙。强烈的北风也在呼吼，把雷鸣般的声浪传向大雪纷飞的天空，传向四面八方。

王爷府里的奴隶们扑向那两堆肉泥，眼睛喷射仇恨的火苗。

人们赶回了牛马羊群，挖出了金银财宝、长短枪、子弹和炮弹。这些枪支有旧中国造，有日本造，也有美国造。人们看着这些武器，明白了好多事情啊！

方砖铺地的院子里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直冲大雪纷飞的天空。人们把一落落地照投进火里，把卖身文契投进火里，把刑具、蟒鞭投进火里……

浩斯巴依尔抱来奴隶花名簿、租债簿，“嘩”地一扬，投进火堆里。他用大顺刀在火堆里拨了拨，大团大团的黑烟腾空而起。一个外号叫云子花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挤到火堆跟前来了。她拾起一把被人们踩弯的东洋刀，插进火堆里

拨挑。顿时，火势旺盛起来，火舌吞掉了黑皮奴隶花名簿、租债簿。火光把人们的脸映照得通红。满头白发、一脸皱纹的女奴隶，灰暗的眼睛里溅出了泪花，这是仇恨的，辛酸的，又饱含着欣慰、欢快的感情。是啊，在这几辈子的奴隶花名簿子中，有一本是三十年前的，里面第一页第一行写的就是她的名字啊！

革命的烈火，猛烈地燃烧吧！

.....

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浩斯巴依尔迈着轻快的大步进了梅林地，五里路上荡漾着他雄壮的歌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他兴致勃勃地走进胜利果实保管处，一眼就看见了正在锁门的保管委员查干依罕。他朗朗说着：

“老伙计！罐王爷府的详细情形你听说了吗？我给你讲上一讲，让你痛快痛快！”

查干依罕把安不起嘴子的小烟袋掏出来，装上烟叶子燃着，递给浩斯巴依尔，说：

“详细情形郑二给我说了，心里挺痛快！可就是……”

“说呀！‘熊’啥？”

“我还‘熊’？你看看，该罐的都罐了，我保管果实离不开，一个没罐着，哪怕是看看也好呀！”

浩斯巴依尔心里一阵欢喜，拍着老伙计的肩膀说：

“就剩下个二爷了，明天鏊，你去吧！我让郑二替你保管。”

吃完晌午饭，风停雪住了。查干依罕兴冲冲地叼着小烟袋，扛着红缨枪，晃着细长的身子出了保管处，和浩斯巴依尔一起向老府走去。老伙计俩边走边唠，非常亲热。

“查干依罕，我想把二爷府交给你，你领着大伙鏊，好好痛快痛快。”

“我？没鏊过，怕不行吧？”

“怎么不行，动硬的还不会？”

“反正就是豁出去呗。”

“凭啥豁出去？天下是我们的！”

老伙计俩来到老府，趁热打铁鏊公爷的人们正在集合。集合齐了，向二爷府涌去。

浩斯巴依尔想把老伙计培养得勇敢些，故意指二爷府紧闭的大门说：

“去敲门还是怎么办？”

“敲门能给开吗？要是不给开呢？”

“这不是给他楞青放羊那时候了，怕他个鸟！”

查干依罕想了想，瞥见墙下有个大树干，说道：

“抬着这家伙给他戳开！”

“对！戳开！”浩斯巴依尔特别赞成。

人们抬起树干，跑着向大门冲去，只听“咔嚓”一声响，

大門被截成了碎塊。

二爺和福晉睡得正香，被外面的吵聲嚷醒了，胡亂穿上衣服，蒙頭轉向地跑出殿來。福晉被這陣勢吓昏了，剛邁出門坎，腳下沒了根，胖得滾肥的豬身子就倒在地上了，瘦得猴似的二爺，卻還故作沉着地威脅着說：

“我是個善良心腸的人。”他一指家廟，“佛爺就在身邊保護着我！不怕下輩子脫生牛馬，你們就動動善良心腸的二爺吧！”說着雙手合十，虔誠地低下頭去。

有人在想他的“善良心腸”……

他的善良心腸在哪里？打、罵、敲骨吸髓這且不提，單就女奴隸讓這畜牲糟蹋了多少！又向府外蒙漢少女伸了多少次骯髒的手！三年前的夏天，一個十八歲的姑娘（父親是漢族，母親是蒙古族、奴隸），被拉進二爺府做針線活，當天晚上就被畜牲關在屋里，他抽足了大烟就要動手。烈性的姑娘哪里肯從！這凶狠的畜牲把姑娘嘴里塞滿駱駝毛，用烟杆子扎爛了臉。直折磨得姑娘暈了過去。再扒去姑娘的衣褲……次日，姑娘悲憤交加，喝下大烟，死在二爺府的家廟門口了。

這樣的事情，又何止一樁呢！難怪老府一帶的人都叫他“騷羊扒子”！

人們想到“佛爺”，難道“佛爺”保護這樣人嗎？人們再想到這個畜牲的“善良心腸”，禁不住切齒痛恨，滿是鐵齒的手攥出了汗水。查干依罕的牙咬得喀喀地响，不由自主地從嘴里迸出來一聲，“你這個畜牲！你……你……你還想騙

人！”

“鑊掉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牲！”

“打死这个骚羊扒子！”

“吊死这个狗崽子！”

奴隶的怒吼声，响彻云霄。

吼声中，二爷“善良心腸”的堤防崩潰了。

吼声中，猴似的二爷瘫倒了。

院子里，奴隶們欢声四起。

在奴隶們的欢笑声中，二爷剝削、压榨蒙汉人民聚起的万貫家財，属于蒙汉人民自己的了。



## 第十一章 初春的日子

大地上的积雪都消融了，只有远处沙窝子里还有些斑斑点点的白雪。紅山主峰上面的天空里，沒有云彩，一块透明的行云从那儿越过，就好像有人在揮舞着藍綢子。老哈河上的冰发黑了，有几处，水已经冲出冰面，在上面奔涌着。

在紅山脚下，老哈河北岸，每年春天来得很迟，今年春天却来得这么早。这是一个非凡的春天——奴隶們的第一个春天！

梅林地所属各自然村的蒙汉人民，披着初春的阳光，迈着矫健的步子，到梅林地保管处分胜利果实来了。

保管处的院子里，摆满了胜利果实，明光耀眼，五彩繽紛；房前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桌椅板凳；房后大空場子里圈着牛馬駱駝羊；院子里其余的地方摆满了衣服、被褥、农具、車輛和各种器具。就連墙角、粪堆上也堆满了东西，沒有下脚的地方。还有，空气里弥漫了煮肉的香味……

浩斯巴依尔正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和面烙餅，听得院子里响起一片欢笑、喧嘩的声音，知道是各自然村的蒙汉階級

弟兄們來了，樂得不得了。他撩起腰里扎的圍裙，跑出席棚，揮着沾滿白面的手向人們招呼：

“乡亲们，都到房前坐呀！先喝翻身喜酒，后分胜利果实！”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眉开眼笑地入了座位。人們笑脸对着笑脸，不知說句什么話才好。是啊，越是在心情激动的时候，往往一时說不出話来。

浩斯巴依尔看着階級弟兄們，“嚙嚙”地光是笑，也不知道話从哪說了。

瞬間，院子里掀起了笑的声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擦着泪星子，嚙嚙嚙……，那脆快、爽朗的笑声，好像是从当空的太阳里，撒下了千万只响鈴。

乡亲们的心情，也是浩斯巴依尔的心情。他說：

“乡亲们！今天物归原主，是吉祥的日子！从今往后，做牛馬的人有了牛馬，有了土地，有了房屋，要过好日子了……”

平素不爱說話的查干依罕，不等他把話說完，急切地晃着修长的身子喊道：

“庆祝翻身大胜利！”

“蒙汉人民是一家！”

人們跟着他欢呼起来。

他心里还有話想喊出来，一时不知該怎么喊，憋得滿臉通紅。浩斯巴依尔接着喊道：

“感謝共产党！感謝毛主席！”

他喊出了蒙汉人民心里話。

“就是呀，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咱們这些被人踩在脚下的奴隶、长工，能有好嗎？”孙德抑制不住地說。

这时，几个姑娘把奶酒、白酒拿了过来，摆放在每张桌子上。浩斯巴依尔斟滿一碗奶酒，用左手高举过頂，万分感触地說：

“从前，咱們不想做奴隶，可是怎么反抗，走到哪里，也还是奴隶；如今，咱們砸开奴隶的枷鎖，全靠共产党了！”他說着用右手食指沾滿奶酒，弹向天空，“来吧，都把酒碗端起来，干上一碗！”

人們端起酒碗，高举过头，然后送到嘴边。連那不会喝酒的人，也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云子花老太太，是个給王爷做酒但从来沒喝过酒的人，第一次喝到了酒，心里像放进一块永不溶化的蜜糖，甜絲絲的，冲溶着过往岁月的苦水……

人們在喜庆的气氛中喝酒、劝酒，一伙蒙族姑娘唱起了劝酒歌。幽长、热烈的酒歌調儿，汇合在可嗓子眼儿喊出的酒令中。

欢声追着笑浪，羡慕得和煦的春风也放慢了脚步，蓄意把这欢乐的景象，帶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浩斯巴依尔伯人們吃不好，喝不好，一会儿給这桌送酒，一会儿又往那桌送肉，乐顛顛的，脚不沾地。他一眼瞧見了云子花老太太，忙把半个羊尾盛在她的碗里，

“吃吧，多吃吧！”

在王爷府做了三十年奴隶的云子花，天天给王爷煮肉，但是从来吃不到自己煮的羊肉；今天她不但喝了酒，吃了羊肉，而且还吃到了鲜肥的羊尾。吃了一辈子炒米糠的人，感谢共产党，感念毛主席啊！但是毛主席身在延安，离梅林地很远很远。她只好把真情给了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浩斯巴依尔：

“老村长，奴隶翻身的带头人，喝了这碗洁白的奶子酒吧！”

“喝！”浩斯巴依尔喝了。

“老村长，奴隶翻身的带头人，再喝这碗透明的白酒吧！”

“喝！”浩斯巴依尔喝了。

云子花老太太在敬第三碗酒的时候，很多人端着酒碗走过来了，都向浩斯巴依尔敬酒。

浩斯巴依尔眼前是一片白花花的酒碗，他不知道接过哪一碗才好，他环视着一张张热情期待的面孔，最后把目光停在了云子花老太太的脸上：这张脸苍老而消瘦，深深陷进眼窝里的灰蒙蒙的眼睛，转动着泪水，微张着的双唇在抽动，又像是在笑……他接过云子花老太太的第三碗酒。

手捧酒碗的浩斯巴依尔，眼睛热了，两行热泪顺着鼻翼滑下……他把酒碗端起，“咕咚咚”喝将下去。

人们望着自己的老村长，楞住了。

“好啊，咱们到底有翻身的这一天！”浩斯巴依尔大笑起来接着说，“来！咱们受过大苦的蒙汉阶级弟兄们，一齐笑，

一齐喝！”

一直在为阶级弟兄们斟酒的村武装委员孙德，忽然发现柳叶大娘和孩子们没在这里，忙盛了肉，拿了酒和饼，跑着送到低矮的馬架子里。

“大娘，怎么不领上孩子们去呀！”

“哎呀呀，快端回去给别人吃吧！”

“人人都有一份嘛！”

“不，孙德呀……”

孙德走了，柳叶大娘端上酒、肉、饼，给营子西头汉族瞎老太太送去了。

“老嫂子，你没去分果实呀？”

“噢，是柳叶妹子呀！浩斯巴依尔兄弟说，一会儿给我送来。”

“老嫂子，村干部们让我给你送酒送肉来了，趁热吃了吧！”

“妹子哎，怎么又送来啦？我吃了，也喝了，是浩斯巴依尔送来的。真是好兄弟，总惦记我双眼瞎的老婆子！好人哪！”

“老嫂子，我把这吃的东西放在小板子上了，留着晚上吃吧。”

“哎！妹子，来，坐下和我说说话。毛主席多大岁数？属什么的？家里几口人？这么好的人，一定是天上下来的亮星星！是不，妹子？韩桑杰弄坏了我的眼睛，我什么也看不

見，什麼都不知道啊！妹子，快挨着姐姐坐！听孩子們唱歌了，說毛主席是太陽。就是太陽！……”

保管處里的人們，吃飽了，喝足了，開始分果實了。這里，那里，都是歡樂的人。

房後有一幫人在選馬，打算選出几匹最好的馬給自己愛戴的人。三百多匹馬中哪几匹最好？人們品評着，爭論着。這時，在人們面前閃出一個彪形大漢，他有四十歲年紀，叫鄂爾登奧其爾。風暴後，一直放着梅林地村的“果實馬”。人們都知道他是方圓百里內有名的馬倌。給他閃開一條路，其他看熱鬧的人都躲到了房檐下。

鄂爾登奧其爾緊了緊腰帶，跨上大青馬。他端起套馬杆子，照准青兔虎色全鬃全尾的馬一指，跨下的大青馬箭也似地穿進馬群。馬群亂了。青兔虎馬振起耳朵，“啾啾”叫了一聲，抖着長鬃，豎起尾巴，亂跑亂跳起來。瞬間，青兔虎馬落在了鄂爾登奧其爾的馬套子裡了。

青兔虎馬披上了一具挂有“九孔透龍”鐙的鯊魚皮鞍子，越發顯得高大雄健。它豎着兩只耳朵，眼睛噴射着烈性的光芒，向牽它的人豎起了前蹄。

鄂爾登奧其爾牽着這匹好馬，向浩斯巴依爾走過來，說，

“老村長，你常跑外，別騎驢子了，騎馬吧！”說着，把青兔虎馬的韁繩塞在浩斯巴依爾手裡。

浩斯巴依爾推辭不過，心裡暗想：先收下吧，等半天代表大家把這匹好馬送給鄧英政委去。

这时候，分衣服的人们又从大堆衣服里选出一件深棕色鹿皮大氅，硬给老村长穿上。把一顶火狐狸皮帽子给他戴上。浩斯巴依尔十分感谢乡亲们的情。他说：

“从今往后，好好为阶级弟兄们办事，把老命豁出去了！”浩斯巴依尔把火狐狸皮帽子摘下来又说，“这顶帽子我不要，还是戴我这个旧毡帽头吧，戴着它，不蒙头转向，不忘本！这身大氅也不作为我的私物，我先收下等另作别用。”

敬佩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向浩斯巴依尔，蒙汉人民信赖他。

那边，姑娘媳妇们在挑选可心的服装，头饰，响亮的“呵呵”笑声，也从那边传来。云子花老太太头上包扎着红绸子头巾，身穿绿缎子皮袍，里套白缎子袂袍。衣服是这样的可体，颜色又是这样的姣艳美丽！她指着缎子上的云子花向姑娘媳妇们诉说着往事……

“我年轻的时候，是绣云子的，人们都叫我云子花。进了王爷府，一直给二十年前死去的福晋做衣服，绣云子花；这会儿穿在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我做的，云子花也是我绣的。那时候，我白天做，黑天做，熬坏了眼睛……他们打我骂我，让我煮肉，炒米，什么重活都干了，什么罪都受了……没想到啊，自己做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了！”

她脸上蕴藏着多年苦痛的皱纹舒展了，灰蒙蒙的双眼闪现出幸福的光芒。

.....

天近中午，胜利果实分完了。人们陆续回到家里。原来空荡荡的破屋子里、马架子里，有了箱柜，有了被褥，有了吃粮。牛马羊的叫声，不时传进屋里来。人们在盘算着：春天了，该种地了。

浩斯巴依尔回到家里，脱下鹿皮大氅，扔给柳叶，说：

“给！把它拆了做烟荷包，多多地做！是阶级弟兄就给一个，翻身纪念！”

“这么好的衣服……”柳叶舍不得。

“哧——”，浩斯巴依尔把大氅袖子扯了下来，说：“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国民党的官，用不着穿这玩艺儿。”

柳叶觉得老头子这话很对，微笑着和十三岁的女儿蔓呼拆起鹿皮大氅来了。

“这就对了！”浩斯巴依尔很满意，“先做一个，我给邓政委送去。”

柳叶马上动手做了个烟荷包。因为是给邓政委——最亲近的人，在荷包的背面钉了八根飘带。

“再钉两根行不行？”浩斯巴依尔问。

“这就够多了！”柳叶“呵呵”地笑起来了。“姑娘做烟荷包，给亲戚钉两根飘带，给阿爸阿妈钉四根飘带，给心上人钉六根飘带。给邓政委的，已经钉上八根了，再没地方钉了！”

浩斯巴依尔接过烟荷包看了看，可不，实在是钉不上去了。他笑着装进衣兜里，走出马架子，骑上青兔虎马，到下



府去了。

“啥时候回来？”柳叶大娘一边问着走出马架子。但是浩斯巴依尔早已飞出了营子，只能听到那“九孔透龙”蹬“呜呜”鸣响的声音。

浩斯巴依尔来到下府，先向邓英同志汇报了工作，然后把烟荷包给了邓英同志。紧跟着，他把邓英同志拽到院子里，指着青兔虎马说：

“给你的，蒙汉人民的心意。”

“不。我有马……”

“你那黑马不咋样，给哪家乡亲种地用吧！”

“不，我的黑马很出走儿。”

“你酌量办吧！”浩斯巴依尔不高兴了，满脸通红，连脖子也是红的了。“蒙汉人民的心意！就这么点心意！”

“我看是你的心意。”邓英同志从他的情绪上看出来了。

“我的，蒙汉人民的，一样。”

“好我的老村长，留着你骑吧，你很有需要有四匹马呀！”

“我有毛驴子。”

“好吧！”邓英同志不再坚持了，“把我的黑马给你。”

“这是作买卖？”浩斯巴依尔生气了。

邓英同志望着耿直、真诚的战友，不再说什么了。想：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一匹马，他非常需要有一匹马。

“好吧，老村长！”

浩斯巴依尔“嘻嘻”地笑了。回到屋里，把特意给邓英

同志带来的紅茶，浓浓地沏了一壶，痛痛快快地喝了起来。喝茶之間，他长叹一声說：

“邓政委，头两年我們村餓跑了些长工、奴隶，听說有落在赤峰的，我想把他們找回来，胜利果实还給他們留着呢。”

邓英同志同意他的意見。

沒过几天，浩斯巴依尔骑驴奔赤峰去了。

.....

南风轻轻地刮着，天气真的暖和了。地上蒸騰的渾然气浪，在紅山脚下，在老哈河上揮发着，奔跑着……春天，真是来到了。一切美好的事情都要在春天安排，希望，也常常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蒸騰着潮气的牧场、农田，帶給翻身的人們多大的希望啊！

## 第十二章 血染梅林地

一九四八年，正是解放大軍解放全中国的前夜，全国各地都在酝酿着革命高潮。紅山脚下广阔土地上的蒙汉人民，在分得了牲畜、土地之后，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支援伟大的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但是，被斗倒了的阶级敌人，时时刻刻幻想复辟，逃亡的土匪头子韓桑杰、恶霸地主、反动喇嘛、伪警察等，勾结成帮，配合远处的国民党，东跑西窜，向人民展开新的进犯。

新的斗争开始了……

一九四八年旧历三月初五日深夜，一个纵馬疾馳的年轻人进了梅林地，在浩斯巴依尔的馬架子外下了馬，擦着汗水弯腰进了馬架子。他是邓英同志的通訊員，是邓英同志派来給浩斯巴依尔和乡亲们送信儿的。他喘着气說：

“韓桑杰拉了帮了，包围了大营子，邓政委从大营子冲出来，到玉田泉去了。他让你馬上离开梅林地，这是命令。”說罢，纵身上馬，远去了。

狡猾的敌人来得是那样突然，浩斯巴依尔还未来得及通

知干部和老乡們，敌人就已经来到了村口。

此时天将放亮，一位汉族青年刚刚醒来，正穿衣服，只听得窗外好像有人走动。他屏住呼吸倾听着。不多时，有人轻轻敲打他家的門。

“老乡，老乡，开门哪！”

青年一听叫老乡，又那么亲切，心不慌了，忙披上分得的棕色湖縐小棉袄，跳下炕去开门。門刚开开一扇，外面的枪口对准了他：

“滚出来！”

青年一看是土匪，楞住了。

“走！”

青年被枪口頂着后背，走出院門。

“領我們到浩斯巴依尔家去！”

青年想：老村长領着大伙鬧革命，出生入死，怎能把土匪給領上門去呢？这时，后背被枪口推了两下。他灵机一动，向前走去。

“你他媽的想把我領哪儿去？”

道旁就是浩斯巴依尔的馬架子了。

青年思索着放慢了脚步，回过头去，想趁机拨开枪口，把土匪掐住。誰知，身后不只是一个土匪，而是一帮；提着手枪的那个，正是王爷府的大管家赛生嘎。这时，他背后又頂上来一把尖利的刺刀，把湖縐棉袄划个稀烂，脊背一阵剧痛。

青年决定把土匪领到别处去，消磨些时间，让老村长离开梅林地。偏巧这时，他瞥见柳叶大娘抱着柴禾往马架子里走，灵机一动，故意大喊起来：

“浩斯巴依尔不在家吧？……”

“他走了。”柳叶搭了话，头也不回地进了马架子。

赛生嘎看出了破绽，嚷道：

“浩斯巴依尔就在这个马架子里，围住！”

忽喇喇，土匪们远远地围住了马架子。

“喂！进去看看有没有？”一个土匪对青年喊。

青年推开马架子门，悄声说着“快跑！”回过身来对土匪说：

“没有啊。”

“你他妈的进去看看！”

青年进了马架子一看，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浩斯巴依尔早就走了，炕上只有柳叶和三个孩子。

这时候，韩桑杰领着大队人马闯进营子，抓这个遛马，抓那个杀羊，只搅得梅林地鸡飞狗跳墙，乱成一团。

在马架子外等着青年的土匪，都想领功，争先恐后地向韩桑杰报信去了。那个青年趁这个机会出了马架子，跳过一堵墙，钻进猪窝里去了。

柳叶大娘也趁此机会叫醒了两个大孩子——二小子白番都楞和二女儿蔓呼，把熟睡的四岁的小女儿领小推到炕里角，用破毡子盖住。两个大孩子正要逃出，向韩桑杰讨好的土匪

們回来了，站在馬架子外瘋狼般地吼喊：

“快出来！”

喊了半天不見动静，一个端着带刺刀的大枪的土匪，壮着胆子走过去，一皮靴踢开馬架子門。他看清了里面的情况，躡进馬架子里，向柳叶大娘刺将过来。善良的柳叶大娘見此情景，不知該怎样躲閃，忙伸手抓住迎面猛刺过来的刺刀。

土匪猛劲往回一拔刺刀，那血，随着拔出的刺刀噴流了出来。手心里的肉，翻裂开了……

“他媽的，跑了！”土匪見馬架子里果然沒有浩斯巴依尔，咬牙切齿地罵着走了。

柳叶大娘抖动着血淋淋的双手，把钻进麻杆后面的兄妹俩喚出来，讓他們快跑。

兄妹俩跑出馬架子，拐过了牆角。

十三岁的女儿蔓呼返轉回来了，拉住阿媽的衣襟，嗚嗚地哭着說：

“咱們一起都走吧，他們会打死你！”

“一起走，他們会追。別管我了，快跑吧！”

柳叶大娘的話音未落，七八个土匪一窝蜂似地拥进了馬架子。蔓呼跑不及了。

一个恶眉大汉捉鸡似地薅住蔓呼的头发，往起一提，逼問，

“你爸爸哪去啦？”

旁边的土匪見問不出声，朝蔓呼的脊背刺了一刀。恶眉

大汉把尖叫的蔓呼扔在了角落里。

跟着七八个刺刀一齐向柳叶大娘刺来。刺着，問着：

“浩斯巴依尔呢？”

“跑了！”

“跑哪去了？”

“……”

刺刀刺烂了她的胸脯，刺烂了她的腿襠。柳叶大娘沒有眼泪，沒有呻吟。她从头到脚，处处流着血……

蔓呼苏醒过来了，爬着去看阿媽。

毡子盖着的領小早已惊醒了，听不到土匪的吵罵声，便从毡子下爬出来，哭喊着倒在血泊里的阿媽。

哭喊声唤醒了昏迷过去的柳叶大娘。她咬牙忍痛，爬到炕沿下：

“孩子，別哭，钻到毡子下面去，他們又来了。”

領小很懂事，乖乖地钻进毡子里去。

果然又来了几个人。領头的是个戴礼帽的汉人，把手里提着的馬鞭子一晃，恶狠狠地說：

“这是給你預备的！王連財呢？”

柳叶大娘瞪了他一眼，仿佛說：我死了不要緊，給我报仇的人有的是！

戴礼帽的人掄起馬鞭，在柳叶大娘身上抽打，血染的棉絮飞了滿地，牆壁濺成了紫紅色……

另一个戴帽头穿黄大氅的家伙，从鍋台上摸起菜刀，把

蔓呼的脖子按在炕沿上，像剁菜一样地連着剁了好几刀……可怜的孩子啊，脑袋像个血葫芦，从炕沿上垂下来了。这土匪咬住下嘴唇，把血淋淋的菜刀朝鍋里一砸，鍋碎了。

“叫你們饓！叫你們翻身！”土匪們罵着走了。

……只是这个馬架子里有惨景嗎？不。整个梅林地，全被韓桑杰的匪徒践踏了。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血痕，就連小孩子們也沒能逃脫。

他們把全營子未能走脫的人赶进了农会。男的押进屋里，妇女、老人和孩子围在院子里。

宋会已被土匪打得滿脑袋青包，分果实分到的蓝棉袄已被刺刀划得稀烂，身上流着血。一个紅眼睛、喇嘛打扮的家伙押着他，走着，問着：

“哪个是农会干部？”

“我就是！瞎了你的眼！”宋会心里罵着。嘴上說着，“当干部的都跑了。”

“他是不是？”紅眼睛指着查干依罕問。

宋会搖頭。

“他是不是？”紅眼睛指着孙德問。

宋会搖頭。

“他是不是？”紅眼睛指着宋会問云子花。

云子花搖着滿头白发。

……………

宋振雨——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被韓三押着，推过来，



推过去，問这个是不是农会干部，問那个是不是农会干部，宋振雨每說一个“不是”，都是挨几下打。不管怎么打，他依然說着“不是”。

韓三气极了，把枪口架在宋振雨的头上，走进屋里，指着孙德問：

“他是不是？”

“不是。”

“叭！”子弹擦着宋振雨的脑瓜皮飞出房外。

“他到底是不是？”

“不是！”宋振雨大喊着。

韓桑杰大搖大摆地来到这里，摸着燕尾鬚儿把孙德一打量，瞪大了眼珠子：

“这不是武装委員孙德嗎？”

“不，我不是！”

“嘿嘿，”韓桑杰瞟一眼韓三，“‘插’了！”<sup>①</sup>

韓三上去給了孙德一頓耳光，拖将出去綁在木桩子上。

这群恶兽見抓住了农会干部，从四外窜将过来，这个扎，那个打，这个抽，那个踢。眨眼間，孙德渾身沒有好地方了。孙德怒冲冲，一字一頓地說：

“当初，該把你的命鏟了！”

韓桑杰聳动着賊胖的肩膀，一陣狂笑，玩弄着燕尾鬚儿

---

<sup>①</sup> 插了，賊語，即打死的意思。

走上土台子，扯开嗓子讲道：

“……蔣委員長发脾气了，派飞机把赤峰炸了！共产党八路军不长久，中央軍还要打回来！你们有心眼的，赶快把罐人家的东西如数交回，免得到时候吃苦……共产党八路军是汉人，穿着二尺半的袄，一猫腰露屁股，对我们蒙古人先甜后苦，现在分了果实，以后就要杀蒙古人了……”

正当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得知情况的我軍某部騎兵师，追剿韓桑杰匪帮来了。韓桑杰听了放哨土匪的报告，嘍哩咕嚕滾下土台子。匪徒們惊惶失措，爬上馬背，向西逃窜了。

那森森都楞和桑都楞回到家里，一見滿身是血的阿媽和妹妹，嚎啕大哭起来了。营子里受轻伤的蒙汉乡亲都来了，一面安慰孩子，一面派人去那什罕請喇嘛大夫。

坚强的母女俩，终于战胜了死亡的威胁，治过来了。

韓桑杰匪徒逃去后，邓英政委飞馬来到梅林地，挨門逐戶探望乡亲，他走进浩斯巴依尔的馬架子时，刚刚探望乡亲回来的浩斯巴依尔正給炕上的母女俩吃药呢。

这位平素那么刚毅坚强的政治委員，今天却为老百姓遭受的灾难落泪了。

浩斯巴依尔眉間那两道豎紋，皺得这么深了啊……他額角上冒出一层汗珠子。

“孙德同志是个好同志，为了我們伟大的事业，他倒下去了……”邓英政委深沉地悼念着战友。

浩斯巴依尔双唇微微顫动，泪水在眼眶里滾来轉去。邓

英政委又贊揚着說：

“梅林地的老少乡亲，都是好乡亲。”

浩斯巴依尔脚蹬鍋台，扯下毡帽头，擦一把額头上的汗珠子，狠狠地摔在炕沿上，喘了口粗气。

乡亲们們在門外默默地想着，把悲憤化为力量！这是共同的誓言。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邓英政委严肃地問浩斯巴依尔：

“浩斯巴依尔同志，以后还敢革命嗎？”

听了这话，浩斯巴依尔一身血液全都涌到脸上来了，右脚一使劲，跺塌了半面鍋台。他从一个普通奴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以来，他不知承受了邓英政委多少亲切的教导，每次所教导的字字句句，都蕴含着深沉的爱。然而今天，信任自己的邓英政委，却問了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他冷静下来，直視邓英政委的眼睛，低緩而有力地說：

“阶级弟兄的血，亲人的血，能白流嗎？是什么鳥看它怎么飞就知道了；是什么馬看它怎么跑就知道了！”他的话一声比一声高，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

邓英政委眯起深沉、有智慧的眼睛，微微点头，向浩斯巴依尔伸出双手：

“好同志！”

浩斯巴依尔握紧邓英政委的手，久久不放。他从入党那天起，就把党当做母亲了啊！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了，眼泪夺眶而出。

浩斯巴依尔走出馬架子，抑制着沉痛的心情，对蒙汉乡亲们說：

“走，上西沙梁！”

他按照老羊倌告訴的地点，領着人們在西沙梁找到了孙德同志的遗体。

邓英政委和蒙汉乡亲们，在水碧沙明的地方殯葬了孙德同志。

殯葬仪式上，浩斯巴依尔在蒙汉乡亲面前讲了話：

“乡亲们，要記住，我們的人，是階級敌人杀害的！”他把右手紧握的大順刀，高举过头，指向蓝天。“奴隶們！受苦的人們！江山是我們的，把它保住！”

.....

经过这一場流血的教育，梅林地蒙汉人民的階級觉悟大大提高，团結得更加紧密，他們紧紧跟着党，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积极支援前线，建設地方武装捍卫着自己的家乡。

蒙汉人民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为了消灭韓桑杰匪帮，邓英政委把熟知地情的浩斯巴依尔編进旗直属队，并帶領旗直属队配合我軍某部騎兵师，在渺无人迹的大沙套子和老黑山一带，向匪帮猛烈追歼。匪帮像被猎人追逐的狼群，东逃西窜，找不到歇脚的地方。他們一撮撮的被消灭掉。最后，老奸巨滑的韓桑杰，孤身一人逃到錫林郭勒盟烏珠穆沁旗，投靠了內蒙古草原上有名的大土匪头子胡图林嘎。但

是，在解放了的国土上，是沒有他們存身之地的。一九四九年，胡图林嘎匪帮，全部被我人民解放軍歼灭了。韓桑杰隱名匿姓，拔掉了鬍子，企图逃避人民的懲罰。然而，尽管他怎样狡滑，也逃不出人民的法网，一九五二年秋天，终于在巴林右旗被鎮压了。

### 第十三章 闊步向前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浩斯巴依尔出現在昭烏达盟廣場觀禮台上。他是应邀參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觀禮的。

清晨，廣闊的昭烏达盟廣場上，各族各界人民云集，鮮花如云，紅旗如海。

国旗和太阳同时上升。

浩斯巴依尔正了一下头上的毡帽头，肃然起立。他注視着冉冉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心緒如同长江大河的潮水，汹涌澎湃。瞬时，蒙汉人民苦难的过去，翻将出来；倒下去的战友的形象，翻将出来；邓英政委可亲的面孔，翻将出来……不知不觉中，泪水飄洒满怀。

他端端正正地坐下来，听着中共昭烏达盟盟委書記雷代夫同志的講話……眼前展現的是，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內蒙古自治区、昭烏达盟十年来的伟大成就……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他激动的心情无法平靜下来啊！

“浩斯巴依尔，这十年的路，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他捫心自問着，脸上泛起愧色。

不满足于既得成績，不倒在成績上睡觉的人，在热烈掌声中，脸上总是泛起一层愧色的。这是最美丽的，也是最可贵的色彩。

这十年的路，他是怎样走过来的？

十年前的今天，他结束了追歼匪徒的战斗生活，暫在旗里工作和学习。当他明确了下一步战斗任务时，火速給柳叶捎了个信儿，让柳叶积极行动起来，听党的話，把群众組織起来，发展生产。臥炕养伤的柳叶大娘，支撑起虛弱的身子下了地，按照老头子的話，在紅山脚下办起了第一个生产互助組——蒙汉互助組。吃粮沒有，互相串兌；种地沒牛，人拉。柳叶大娘向組員們学說着浩斯巴依尔的話：

“韓桑杰把我們的果实搶走了，我們的手可还长着！有手，有党和毛主席領路，日子就能火騰！”

查干依罕听了这話，从嘴里拔出小烟袋，晃着修长的身子說“对”，沒几天也操办起个互助組。起个什么名？也叫“蒙汉互助組”？不用了，老村长說的好，蒙汉人民不用說团结，自来就是团结的嘛，就叫“互助組”吧！

別人听了这話，也都行动起来了。

一九五零年春天，浩斯巴依尔牢記旗委的話，回到了梅林地，受到了梅林地的蒙汉階級兄弟的热烈欢迎。他把一戶逃荒过来的汉族人家，留在蒙汉互助組里，在自己家里吃

飯，虽然自己吃粮也不多……他向人們說：

“蒙汉乡亲们，咱们夺过来政权，要想把日子过好还得靠自己。干起来吧，种好地，多打粮，支援国家建设。”

貧困的人們，有了信心，一身力气！

一九五三年，蒙汉互助组扩大到了十二户。大家一条心，一股劲儿，获得了好收成，家家户户囤满仓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实行，浩斯巴依尔把自家打下的八千八百斤粮食，卖给国家七千多斤，带动了组员们。全组共卖粮六万斤。

“老村长，饿怕了，咱们该存点粮食了！”营子里有人这么說。

浩斯巴依尔召集了群众大会。說道：

“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国家需要建设，巩固国防，哪一项，没粮食行吗？想想从前看看今天，今天的家是怎么来的？从前咱们没家，都是奴隶、受苦的人，是共产党把咱们从苦水里捞出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国才有家！……”

梅林地营子掀起了卖粮热潮。

一天，浩斯巴依尔在翁牛特旗开完劳模大会回来了，带回一面“奖给模范互助组”的大红旗，还有一张奖状。全营子人都轰动了，把浩斯巴依尔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热烈的掌声一阵接一阵。浩斯巴依尔睁大了眼睛說：

“乡亲们，咱们这次得了红旗，奖状，这是党对咱们的鼓励，今后还要劲儿上加劲……”



他說着，晃着大紅旗跑進了村政府。

春天，一個春天過去了，又一個春天。在社會主義革命年代，多少人卷進了巨大的變革現實的洪流里去，日新月異地改變着社會面貌。

看吧，從互助組到合作社，浩斯巴依爾一直走在最前面，帶領梅林地的蒙漢鄉親大步向前；鄉親們信任他，擁護他，緊緊跟着他走，誰也不想掉隊，就像當年起風暴時候那樣，一條心，一股勁，一個目標。自然，也有人想走資本主義的路，但是，他却拿不動腿，一點也邁不出去。這是為什麼？是他時時狠抓思想工作。

浩斯巴依爾抓過他腰里的鹿皮煙荷包，問一個思想上有些問題的社員：

“這煙荷包，還是那個‘翻身紀念’吧？好好地使着，別丟了啊！”

“……是啊，是啊。”這個社員悔悟了。

有時候，有的人看一眼浩斯巴依爾眉間皺起的兩道深紋，就知道他心里埋着什麼話，趕快把腿邁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來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紅山腳下這兒、那兒的營子，敲響了鑼鼓，人們像當年薩王爺似的，雲集到當年的敖漢王爺府——如今的烏敦套海人民公社（現為紅山人民公社），舉行公社的成立大會。

浩斯巴依爾還像當年那樣，頭戴破舊的毡帽頭，腰后別

着布魯，神采奕奕地領着梅林地的蒙漢鄉親，早早趕到。他哪像個六十二歲的人？看他，直着腰板，幫助年青人操辦好了會場，又去為人們燒開水，一時不能閑下來。年輕人關切地說：

“老村長，別累着！”

“累着？”他嚙嚙地笑着，提上開水走上主席台。

“大叔，慶祝大會開始了，快坐下吧！要輪到你講話了。”社長對浩斯巴依爾說。

浩斯巴依爾坐下來，嚙嚙地笑着。

他剛抽透一袋煙，只听主持會場的人宣布道：

“現在請——中共烏敦套海公社黨委委員、頭分地管理區黨支部書記浩斯巴依爾……”

“干脆就叫老村長吧！”有人說。

“歡迎老村長講話！”人們呼喊著，熱烈鼓掌。

這些年來，人們叫老村長叫習慣了，合作化時期當支部書記的時候這麼叫，現在還習慣這麼叫，只有叫老村長才覺得親切。

在熱烈掌聲中，浩斯巴依爾走近講桌。習慣地正了正毡帽頭，離開講桌，走到台口，左手叉腰，右手一揮，像喊口號似地說：

“從前，咱們是王公貴族、惡霸地主的奴隸，受他們的壓迫剝削；刮完了風暴，黨叫咱搞互助合作，發展生產，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到處出現大躍進，到處大搞農田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大家的生活中一天比一天好。

可是原来的生产合作社范围窄，力量小，不适合这种形势需要了，于是党又领导咱们搞人民公社。今天有了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多好！咱们要齐心抱成一股劲，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咱们农村建设得好上加好！”

他向台中央毛主席像行了礼，在热烈掌声中走向主席台。

.....

人民公社像一轮红日，光芒四射，给红山脚下广大地区的蒙汉人民，铺开一条繁荣幸福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高歌猛进，农牧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

在铺满阳光的路上，浩斯巴依尔阔步十年，不喘气，不停歇，不知疲劳。有人说他是在热烈掌声中向前走的，他说是朝着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向前赶的，热烈的掌声是鞭策。他只觉得自己干的很不够，每当听到热烈掌声，脸上都泛起愧色。

十年前的今天，他结束了追歼匪徒的战斗生活，十年后的今天，却坐在花红如火的海洋中了。他看着眼前十年来全盟工农牧业生产成就的图表、模型，浑身填满了力气。他决心把这力气带给公社的全体社员，把农牧业生产搞得更好。

观礼后，浩斯巴依尔谢绝挽留，急速回到了公社。

浩斯巴依尔回到了头分地管理区，马上召开了党支部会。第二天，头分地管理区的蒙汉社员，掀起了更大的跃进声浪。兵分两路：农业上割地、拉地、翻地、打场和公粮入

庫；牧业上抓膘、打草、修圈、配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論是刚結婚的小伙子，还是准备出嫁的姑娘，全部投入到火热的秋季生产中来。六十多岁的党支部书记浩斯巴依尔，不在管理区办公室里“坐守陣地”，他精神抖擞地回到梅林地，与蒙汉乡亲同老天爷爭夺时间。割起庄稼来飞快，壮实的小伙子們和他比賽，都甘拜下风了。有人惊异地問：

“老村长，这么大年紀了，身子骨还支撑得住嗎？”

浩斯巴依尔哈哈大笑說：

“吃的社会主义飯，喝的社会主义水，越活越硬棒！”

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是头分地管理区的一项重要工作。浩斯巴依尔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对畜牧业的生产紧紧不放。他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公社的有利条件，奔走了許多地方，寻找优良种畜，解决牲畜过冬保暖物资。就在这一年秋天，头分地管理区所有羊只第一次实现了全配满怀。其中有五百八十四只羊配上了美丽奴、高加索等优良羊种。荷兰牛改良配种五十八头，驴骡配种三十二匹。同时，本着因陋就簡的原则，修棚盖圈四十五处，使全部大小牲畜住上了棚圈。

水，在头分地管理区比油还要貴。这里的水脉很深，一般都在八九丈以下，而且挖下三尺表土以后，下面全是流沙和卵石。但是，困难难不住胸怀大志的蒙汉社員，难不住坚强的党支部书记浩斯巴依尔。在誓夺明年牧业大丰收的口号下，浩斯巴依尔領着三十多名小伙子干起来了。

井，打好了，社員們要歇冬了——这是慣例。浩斯巴依尔也想到，蒙汉階級弟兄們忙了这一年，取得农牧业好收成，該好好休息給明年的春季生产带来更大的干劲吧！然而年老的浩斯巴依尔却一时閑不住，背上粪筐子撿起粪来了。

柳叶大娘和新娶的儿媳妇艾莉呼，也都行动起来，不到几天，門口就堆起个大粪堆。

浩斯巴依尔一家人的行动，影响了梅林地的蒙汉乡亲，人們先后背起了粪筐。一場冬季积肥热潮，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十一月份的一天，浩斯巴依尔正拣粪，公社派人給他送来了信，让他代表先进单位出席昭盟一九五九年农牧业群英会。浩斯巴依尔很不安，他想：

“……对生产抓得不怎么样啊，有什么突出成績？”

乡亲们們都贊成自己的老村长去开会。浩斯巴依尔謙逊地說：

“要說有成績也是大家的，我算什么？”

走的时候，浩斯巴依尔让柳叶把他那身出門才穿的古銅色的旧棉衣拿出来穿上，戴上旧毡帽头，扎上当年在旗直队时上級发給的那条皮带。

“老村长啊，去开群英会，怎么还穿旧衣服？”

“別看旧，可是好，土改时候的胜利果实！穿上它就想起了当年。”

“咳咳，毡帽头也太旧了，該买个新的了！”

“旧的好哇，当奴隶戴，现在还要戴，戴着它，忘不了本，转不了向。”

临走，他把“布鲁”往皮带里一别，向身背粪筐的蒙汉众乡亲说：

“别送了，我一定把上级的亲切指示和关怀带回来！”

群英会上，中共昭乌达盟委书记、盟长乌力更同志，表彰了浩斯巴依尔。

“不，成绩是大家的，我们今后要做出更好的成绩！”浩斯巴依尔紧紧握住乌力更同志的手，浑身充满了力量。

回到梅林地，他把决心付诸实际行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起广大社员，使得生产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快的，梅林地生产队成了全管理区、全公社的学习榜样。

过春节了，社员们撂下了粪筐，换上了新衣服，营子里一片欢乐景象。大清早，乡亲们来给浩斯巴依尔拜年，挤满了一屋子。然而，浩斯巴依尔并不在家。为了让牧工们在家欢度春节，他一早就赶着羊群出营子放牧去了。

生活时时刻刻在严峻地考验着一个人。战斗的流血牺牲是考验，和平建设的甘苦是考验；向困难作斗争是考验，在荣誉面前也是考验；能够经受生活给予的全部考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革命者。浩斯巴依尔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 第十四章 进北京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某日，浩斯巴依尔正在公社开会，盟里给他来了通知，让他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去参观。

精神上沒有半点准备的浩斯巴依尔，被这巨大的欢乐弄得楞在了那里。多少年了啊，他日夜怀念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怀念着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回到梅林地，好消息就像长了翅膀，瞬时传遍了全营子。于是，蒙汉乡亲们挤满了浩斯巴依尔的屋子，窗下、院子里也是。

过于兴奋的浩斯巴依尔，如同喝醉了酒，纵情地笑着，唱着。柳叶大娘也笑着，向乡亲们说道：

“看把他乐的，他从沒这么乐过，成了老小孩啦！”

中午吃饭的时候，浩斯巴依尔注視着一家人，欢悅的脸上泛起严峻的神情。他摸摸柳叶大娘曾被韩桑杰匪徒用刺刀割烂的手，摸摸二女儿蔓呼脖子后的疤痕，摸摸老儿子系着的紅領巾，摸摸搖籃里熟睡的胖孙孙的小脸儿……他坐下来，又把眼神停留在两个成年的儿子、儿媳妇的脸上。

浩斯巴依尔又把老儿子白音都楞叫到跟前，考問起来：

“你今年几岁？”

“十一岁。”

“十一岁！你十一岁念书，我十一岁給地主当猪倌。……你这紅領巾怎么讲？”

“国旗的一角，国旗是烈士的鮮血染紅的。”

“为啥偏要系在脖子上呢？”

这个，白音都楞答不上来，老师也沒讲过。

“那不是系在脖子上，是系在心上的；那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一低头就看見的。孩子，記住，你是苦水里撈出的蜜丸子，你祖輩都是奴隶。忘了这个，就是忘本！”

“行了行了！”柳叶大娘看天气不早了，把話岔开，“看，乡亲们又看你来了！”

吃过中午飯的乡亲们，挤滿了屋子。人們对老村长嘱托着：

“老村长，到北京見了毛主席，別忘了問好！”

“可要說說咱人民公社农牧业获得了大丰收！”

“老村长，还要說說咱們大人、孩子都挺結实的！”

一个蒙族中年妇女，抱着孩子挤到浩斯巴依尔跟前，激动地說：

“老村长，見了毛主席，就說我的病好了，生了个大胖小子，名字叫吉尔格郎<sup>①</sup>，感謝共产党和毛主席給我的幸福！”

---

① 吉尔格郎，蒙語，即幸福。



查干依罕有一肚子話要和浩斯巴依尔說，只是不能擠到跟前去。他喊着說：

“老村长，我說……让毛主席放心，別惦記咱們！還有……”

乡亲们嘮着心里話，直到掌灯时分、深夜，乡亲们还不想走，可又不能不走，明天清早老村长要启程上路，該早些休息呀！

乡亲们走后，柳叶大娘开始給老头子准备行李和衣服。浩斯巴依尔說行李不用帶，还是穿那身古銅色棉衣；还是戴旧毡帽头。柳叶大娘把儿子桑都楞的狐狸皮帽子找出来，要他戴上。

“帽子太破旧了，保存起来不是一样！”

“还是戴着好，戴着吧。我不說你也知道。”

翌日清晨，浩斯巴依尔收拾停当，把“布魯”往皮带里一别，就要上路。有人說，上北京比不得上赤峰，不必帶布魯。他一想，可也是，把“布魯”交給了柳叶大娘。这些年来啊，“武器”还是第一次离开他的身边，心头涌起一种說不出来的感情！一九五八年，翁牛特旗文化館征集革命文物时，看中了他那把大順刀，費了好多事，才給了文化館。

現在，身上沒了武器，只觉得沒个着落似的。他指着“布魯”囑咐柳叶大娘說：

“白天干活帶着，黑夜睡觉枕着，不能麻痹。”

又对乡亲们說：

“梅林地左右挨罐的坏家伙，别看表面和咱们笑，嘿嘿，狼会向人哭，熊会向人笑！要注意他们。”

乡亲们听着他的话，不住点头。

这时，饲养员给浩斯巴依尔牵来一匹马，让他骑马去公社，然后上汽车到盟里报到。

“离汽车站才八里地，骑马？咱不闹那‘干部出门离地三尺’的事！”浩斯巴依尔拒绝了。

南行的火车，奏着钢铁的音乐，穿过草原和东北山区，进入华北平原……

一路上，跃进景象，锦绣河山，浩斯巴依尔看也看不够；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新事物，萦绕在脑际。又是怀着多么急切的心情，盼望着一下子飞到祖国的心脏。

……北京——到了！这是他最激动的时刻。浩斯巴依尔只觉得自己身上轻得像鹅毛，飘下了火车，心里一下子填满了幸福、骄傲的感情：我们的首都，伟大的首都！从前是蒙古奴隶的浩斯巴依尔，探望你来了！

参观团全体人员乘坐中央民委驶来的迎宾汽车，缓缓地  
向宾馆驰去。

浩斯巴依尔从车窗里向四外张望，眼睛忙不过来了。忽然间，雄伟的天安门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身上的血液沸腾了，天安门啊！天安门！红山脚下的蒙汉乡亲家里，都有毛主席的像，都有天安门的图；毛主席就是站在这高高的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汽车啊，慢些走，慢些走，

让做过奴隶的人，把天安门看个够吧！

浩斯巴依尔下了汽车，走进杏黄色大楼，和另一个代表住在一个房间里。浩斯巴依尔耐不住地伏到九层楼的窗口眺望着北京市容。

参观开始了，一天挨一天地进行着。

经过参观，浩斯巴依尔的心胸更加开阔了，他深深感到祖国的伟大，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正确。暗自下着决心：回去以后，轰轰烈烈闹生产！不把天地变个样儿，算什么共产党员！

一天，参观团看了话剧《文成公主》接着又参观民族文化宫……浩斯巴依尔走进了西藏馆。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罪行，浩斯巴依尔早就从报纸上，从广播里知道了，所以一走进西藏馆，心头就涌起愤怒的感情。他皱紧眉头，攥紧拳头，看着王公贵族统治奴隶的残酷手段；叛乱分子用来杀害藏胞的枪支弹药；统治者用来刺藏胞眼睛的刀子、钩子……啊！挂在橱窗上的是人皮，这是干枯了的人头，这是干枯了的手和脚，人皮的边缘上全是黑紫色的血迹！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他心里反复叨念着这两句歌词，脸色由红变黄，由黄变白，咬牙切齿地说：

“我砸了你们！把你们砸烂！”抖动举起双拳，“奴隶

們，起來革命！”

參觀團參觀完故宮，進了北海公園。浩斯巴依爾站在珠島最高處，北京全景收進眼底。

“咱們毛主席、劉主席住在哪兒？”

要會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強烈願望，佔據了浩斯巴依爾的整個心靈。晚上，他久久不能入睡……大概是後半夜吧，他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他睡着了，又像是沒睡着，只聽得窗下的大公雞撲拉着翅膀子跳上窗台，喔喔地長鳴了兩聲。隨着雞鳴，眼前呈現出浩瀚碧藍的海水，在狂舞欲飛的海浪上，徐徐地托出一輪霞光萬道的紅日，照耀得東方天際燦爛輝煌。毛主席從金輪中走出來了！毛主席滿臉英氣，披着紅艷的朝霞走過來了，向浩斯巴依爾走過來了……

浩斯巴依爾飛跑上前，握住毛主席溫暖的手。呵呵，柳葉領着孩子們跑來了，查干依罕跑來了，梅林地的蒙漢鄉親們跑來了，紅山腳下的蒙漢鄉親們都跑來了……

——哎嘿，是個夢！他興奮地坐起身來。

這夢，像一顆顆飽和陽光的露珠，滴進他的心房，使他感到溫暖。

吃罷早飯，參觀團全體人員沒去參觀，坐着汽車來到了中南海。

這裡已經有了很多人。

“中央首長和我們合影！”參觀團團長悄悄告訴浩斯巴依

尔。

浩斯巴依尔睁大眼睛，惊喜地“啊”了一声，心里“砰砰”跳动。

人们在长长的水磨石台阶上站好，等候中央首长到来。站在第三级台阶上的浩斯巴依尔，焦急地等待着，不时探出身子张望。他的个儿比别人矮一头，怎么探身子也望不到门口处的情景。焦急的心情促使他拨开前面的人，走下三级台阶，看个痛快。可是忽然又觉得不该影响秩序，又急忙回到原处。咳，焦急的心情又怎能耐得住呢！他蹑起脚跟，拔直腰板，但，视线还是被别人的头封住了。一急之下，使足力气，往起跳了三跳。

“首长们来了！”人们低声地、惊喜地、又那么迅速地传告着。

瞬时，掌声雷动。

浩斯巴依尔挤到第一级台阶上，探着身子向东面看去：啊！好亲切的面孔啊……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

“毛主席呢？”他问身旁的一个同志。

“毛主席……”那同志激动地猜想着，“主席的工作忙……主席可能视察工作去了……”

刘主席微笑着，向人们挥手致意，缓步向这边走着。走近了，浩斯巴依尔跨出两步，一时不知该怎么好。刘主席把挥举着的手放下来，伸向浩斯巴依尔。

浩斯巴依尔握了刘少奇主席的手，握了朱德委员长的手，握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他的唇角急剧地搐动，想说话，怎么也说不出来。泪花在眼眶里转来转去！

开始摄影了。浩斯巴依尔站在国家领导人的身后，把毡帽头正了又正，挺起胸脯，看着明净的蓝天。“浩斯巴依尔，你是怎么了呢！你！”他那双充满泪水看不清蓝天的眼睛，一直在大睁着，大睁着，不去擦抹，任泪水从眼边密集的深纹里滑下……

一个旧社会蒙古族最下层的奴隶，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砸开枷锁，挺起胸膛，刮起革命风暴，经过艰苦的战争年代，直到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天又和国家领导人见面，握手，合影，怎能不激动呢！

## 第十五章 革命家风世代传

一九六三年七月底，浩斯巴依尔的老儿子白音都楞，从红山小学撒着欢儿跑回家来了。进门就喊：

“爸爸，我考上中学了！”

浩斯巴依尔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却有装不下的快乐。他知道儿子的学习一向很用功，考进中学是十分把握的。问儿子：

“进哪个中学？”

“昭盟赤峰市一中。”

“好！好哇！好哇！奴隶的儿子升进中学了！”

柳叶把十五岁的小儿子搂在怀里，兴奋得直抹眼泪。是啊，解放后出生的孩子，在党和毛主席的阳光照耀下，在社会主义土壤中出息得这样，怎能不使她兴奋！

当老儿子进入青年，而且就要成为中学生的時候，浩斯巴依尔不能不进一步严格要求了。于是把白音都楞叫到跟前，讲起苦难的奴隶的过去。

过去的苦事，他不知讲过多少遍，然而这次讲的，既不

同于往日在家里讲的那样，也不同于不久前在哈拉道口中学和在其他学校讲的那样，这次讲的，十句中有九句是訓导。他深深懂得，在思想陣地上，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去占领，对于在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应该特别加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对自己的儿子，更该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把墙上挂的布魯摘下，拿到坑边来問：

“这是什么？”

“武器。”白音都楞說。

“对喽！”浩斯巴依尔很满意，“这武器是給誰准备的？”

“阶级敌人。”

“阶级敌人在哪儿？”

白音都楞眨巴着眼睛，答不上来了。

“别难为孩子了，快让孩子温习功课吧！”柳叶在一旁解劝着。

“温习功课？阶级斗争是第一課，得天天温习。不光咱们温习，也要让孩子記牢。不管什么坏家伙从坟墓窿里爬出来，逃不出我們的手里，也逃不出小青年手里。这叫保社会主义江山！还有，擦亮眼睛仔細看：狼会向人哭，熊会向人笑，沒改造好的家伙啥屎都拉，啥花招都有。”

下午去鋤地的路上，浩斯巴依尔和白音都楞扛着鋤头，并排走着，他問儿子：

“……我說的話你記住了沒？”

“記住了。”



“要时刻記着：狼总想吃羊的。”

“嗯！”

浩斯巴依尔見儿子听得认真仔細，暗自点头，换了个話題又問：

“你念完小学升中学，念完中学呢？”

“升大学呗。”

“若是考不上大学呢？”

“考得上！就是考不上，我也不像領小姐姐似的，种一辈子庄稼。”

听了这話，浩斯巴依尔大吃一惊，暗道：“好你白音都楞，人不大鬼不小呀！建設社会主义离不开粮食，种庄稼就是革命大业！”他生气地問：

“不种庄稼想干什么？”

“咱家祖輩是奴隶，沒出过文化人，我要給咱家增光！”

“怎么增光？”

“干大事业！”

“革命工作都是大事业，种庄稼更是革命大业。听党的話，党让干啥就干啥，干就干好！别忘了，你是奴隶的儿子！”

儿子的想法，引起了浩斯巴依尔的注意，有时候使他吃不好睡不安。他认为看不起庄稼人，就是忘本。这种思想，絕不是小小的白音都楞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外面、从一些人举止言談中渗透进来的。这就是阶级斗争！小青年像一张白紙，画个啥就是个啥，决不允許阶级敌人、杂七杂八的人乱

塗乱抹，一定要我們自己給他染成通紅的顏色！

在這兒子入學的前一天晚上，浩斯巴依爾把小白音都楞領進西屋，手指牆壁上的印迹說：

“你看這印子，是我得的那些獎旗、獎狀挂在上面落下的，有支前模範，有擁軍模範……最多的是種莊稼模範！種莊稼就是革命大業！”

白音都楞望着空空的牆壁，追憶着獎旗獎狀上寫的內容……

曾經挂滿牆壁的獎旗、獎狀，為什麼都沒了呢？原來，三年前，浩斯巴依爾把滿牆壁榮譽摘下來了。這樣做，有兩個原因：當時浩斯巴依爾想，自治區、盟和旗來工作的幹部，見了這些，總是稱贊不已。長此下去，會使自己躺在榮譽里睡大覺，那就毀了自己。另一個原因是，全家人都以滿牆的獎旗、獎狀為榮，長此下去，容易使兒孫們驕傲自滿，走下坡路。當時，他語重心長地對全家人說：

“喜歡榮譽嗎？自己爭取；有了榮譽不驕傲，再爭取新的榮譽，為黨為人民做好事情！”

一家人記牢了浩斯巴依爾的話，個個奮發圖強，積極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處處維護集體利益，只三年光景，嶄新的獎狀貼滿了東屋半面牆。有生產大隊獎給的，有公社獎給的。獎狀上寫得清楚，柳葉和儿媳艾莉乎連年是接羔保育模範，大兒桑都楞是模範牧工，二兒那森都楞是五好社員，沒有出嫁的十九歲女兒領小成績最突出，不僅出席了旗團代會，

并荣获了先进生产者的称号。

浩斯巴依尔的思想，影响了他的一家。

现在，浩斯巴依尔把小白音都楞领进东屋，手指贴满半墙的奖状说：

“看见了嘛，中间这张大奖状，就是你领小姐姐得的。她是知识青年，从学校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农业生产，革命工作，行行出状元，什么工作都有出息；上大学有出息，种庄稼同样有出息。党最喜欢的就是全心全意干革命的人！”

“爸爸，我记住了。”白音都楞说，“我听党的话，好好念书，将来，党让干啥就干啥，向姐姐学习！”

“哎，这就对了！”浩斯巴依尔笑了。这一夜他睡得特别香甜，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了。

吃罢早饭，浩斯巴依尔扛起儿子的行李，就要上路。这时，柳叶忙不迭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塞给白音都楞，让他在赤峰零花。白音都楞怎么也不要。说：

“爸爸和我说了，奴隶的子孙就该艰苦朴素。”

“对喽，这就对喽！”浩斯巴依尔笑望一眼柳叶，领上儿子，向红山汽车站大步走去。

父子俩进了赤峰。

赤峰一中教职员工热情地接待着新同学。

浩斯巴依尔站在一株挂满红杏的树下，望着一群群走进校门的学生，心里舒舒展展。奴隶的儿子上中学，过去敢想

嗎？他對一位女教師說：

“這是我的兒子，白音都楞，土改勝利那年出生，苦水里撈出來的蜜丸子。好好培養吧，讓他和所有的孩子一起成長，接着老頭子們鬧革命！”說話間，情感異常深沉，充溢着對社會主義的愛，對青年一代的愛，對教師的殷切期望。

女教師仿佛看見了老人一顆火熱的心，握住浩斯巴依爾伸過來的，輕緩又有力地說：

“記住了，老大爺！”

晚上，浩斯巴依爾就住在新學生的集體宿舍里。他眯着笑眼，逐個端詳一張張剛健而稚氣的面孔，又逐個摸摸每個學生的行李厚不厚，然後從炕頭摸到炕梢，試試炕潮不潮。他心裡不平靜啊！看，操場寬寬綽綽，校園花花草草，教室亮亮堂堂，宿舍又是這麼整潔，火炕又是這麼干爽，學生的行李也都厚實。黨和國家為年青的一代創造了多好的學習條件！為發展蒙古民族的文化付出了多少代價！

第二天，女教師把浩斯巴依爾請到自己宿舍作客，並要他講過去的苦難生活，以便從中受到教育。

浩斯巴依爾看女教師的穿着像漢人，談話口音也像漢人，隨便問了一句：

“老師的家鄉在哪兒？巴林，還是喀喇沁？”

“我呀……”女教師明白了老人的意思，微笑說：“我是漢族人，黨把我分配到这里教學的，一晃已經三年了。這所蒙族完全中學近七十名教職員工中，漢族同志占三分之

一，大家工作得都很好。”

浩斯巴依尔“啊”了一声，他才知道，在这所蒙族中学里，还有许多汉族同志辛勤地工作着。过去，蒙汉阶级弟兄从公爷府的天灯杆子上救下奴隶的命；四处流浪时，蒙汉人民帮着苦难的奴隶搭起马架子；逃荒年月，汉族妇女治好了奴隶的眼蒙病；解放初期，党派汉族同志邓英政委在红山脚下闹革命；狼虫虎豹反扑的日子里，党派人民军队消灭了残害人民的匪帮；在合作化运动中，在人民公社的今天，党向红山脚下派了多少得力干部！多少年来啊，蒙汉亲如一家，多少年来啊，党和毛主席时时刻刻关怀着蒙古民族！浩斯巴依尔懂得的不止这些，两年前，住在昭盟医院的烧伤患者——蒙族青年巴图等三人，生命垂危的时刻，各族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献皮献血……终于救活了这三个蒙族青年。他们身上流串着民族弟兄的血液，也是阶级弟兄的血液！浩斯巴依尔懂得很多很多。

女教师又给浩斯巴依尔倒了一杯茶，请求他讲过去的苦难生活。

抚今追昔，浩斯巴依尔感触万端，那部血泪构成的蒙古奴隶史，顿时翻将了出来。

女教师记录本里滴进了泪水，模糊了字迹。

在浩斯巴依尔忆述中间进屋来的白音都楞，像在家里一样，但比在家里听得更专注。听着听着，眼眶里滚满了泪水，当听到爸爸被公爷府大管家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听到全家

人逃荒受罪的时候，眼泪怎么也擦不干了。他懂得了，真正地懂得了啊，奴隶生活为什么不如牛马？王公、地主为什么那样狠毒？因为那时是旧社会，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天下！想过去，奴隶扛着沉重的枷锁，在死亡线上挣扎；看现在，奴隶的儿子却是擎举革命火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然而，美好的今天，又是何等来之不易！白音都楞懂得了什么是幸福，自己该怎样奋发图强地学习，该怎样接过父辈的革命火炬，勇往直前。

儿子的阶级觉悟越高，浩斯巴依尔越喜欢，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心境不能表露无遗。对年轻人必须严格要求，这才是真正的爱。

在从赤峰回梅林地的途中，浩斯巴依尔不由得想到了三女儿……

他共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扎拉嘎呼早在解放前出嫁了。挨过阶级敌人砍杀的二女儿蔓呼也当上妈妈了。现在，只有逃荒在巴林左旗出生的三女儿领小，还是坐家女，没有对象。

领小已经十九岁了，但是浩斯巴依尔一直把她当成孩子，思想、工作等方面还不十分成熟，直到前些日子有人登门为领小提亲，他才猛然觉得女儿是个大姑娘了，该有个对象了。最近，不论白天劳动，晚上开会，他总是留意女儿的眼神和小伙子们向女儿投来的目光。他之所以留意，倒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在女儿亲事上起一种参谋作用。在他看来，没改

造好的坏家伙詭計多端，也許会从儿女亲事上想坏点子，唆使他們的子弟靠近女儿。倘若女儿一时迷惑，和坏家伙的子弟相爱上呢？这是万万不得了的事情；“他們会干出来的，他們会梦想和我浩斯巴依尔攀上亲戚，打个小缺口什么的！”他反复地这么想着，也不断提醒女儿：

“領小，要看得准！首先要看准他是什么阶级：奴隶的家譜怎么续、续下多少輩子也是紅的！”

每次叮嚀，女儿总是紅脸，点头，微笑。

他相信女儿，但是还要叮嚀。

浩斯巴依尔所想的問題果然应验了。这年冬天，忽然从阿什罕公社大营子大队来了个提亲的。提亲的叫陈国清。浩斯巴依尔认识他，当年曾在阿什罕大营子一起鏟过恶霸地主王和，阶级弟兄是忘記不了的。

两人寒暄了一陣儿，扯起正題了：

“轻易不到梅林地来，准有事吧？”

“有事，专为找你来的。”

“說吧，公事还是私事？”

“这件事呀……”陈国清抽了一袋烟，喝了一碗茶（其实是在想这件事怎么說合适），問道：“你的小女儿今年十九岁了，还没有对象，是不？”

“是呀！大营子离梅林地几十里路，你怎么听說的？”

“王和說得的。”

“他？他的耳朵好长呀！我还寻思他早死了呢。”

“王和有个儿子，和你家領小年貌相当，要是成了，可是一門好亲戚！”

“誰让你来提亲的？”

“王和。”

“王和什么成份，你忘了沒有？”

“他是……这个……，是地主。这个人哪，以前挺恶，可这会儿見了誰都是不笑不說話，干活也卖力气，从来就沒調皮搗蛋过。我看这門亲事还行。还有，他說了，彩礼錢千八百元的沒关系。噢噢，还有，他說了，結了婚，領小到王家，或是你願意，他儿子到你家来住都行……”

“够了！”浩斯巴依尔无法再听下去了，手指陈国清的鼻子問：

“王和給了你什么好处？”

陈国清眼睛睜得像个烟袋鍋儿，楞住了。

浩斯巴依尔摔开烟袋，大嚷起来：“过去我給他榜青，为什么他不和我攀亲？現在为什么要上赶着巴結？是他看中我了吗？不是！他看中我是共产党员了！他想抱着共产党员的腰晃起来，慢慢地推翻社会主义，推翻共产党！他这鬼花招，明眼人一下就能看穿。……陈国清呀陈国清，王和的目的是什么？他想夺过印把子，把新社会变成旧社会，把新社会的主人变成奴隶，变成榜青、扛活的！你不辞辛苦地为阶级敌人出远門說亲，为了什么？难道是不想当主人，想当奴隶呀？”



一番話把陈国清說得滿臉通紅。吃過黃連的人知道黃連苦，誰願意丟開甜日子去過苦日子呢？但是，暈頭暈腦的人，不經常吃些清涼劑總免不了暈頭轉向，被笑面虎所迷惑。陈国清就是这样人。現在，他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浩斯巴依尔又開導了幾句：

“那孬種能老實？天下是咱們的，他老實是裝模作樣。陈国清呀陈国清，王和拿你當槍使了！你這麼糊里糊塗過日子，還有點貧農樣子嗎？”

陈国清听着，想着，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覺得為惡霸地主保媒提親，不該是貧農幹的事。他不言語了，熱汗直流。

從此以後，有幾個本想來提親的人也不敢登門了。他們不是陈国清那樣的糊塗人，而是要給階級弟兄的子弟介紹。他們中間，有人這麼考慮：領小思想進步，是勞動模範，咱介紹的那對象配不上噢！心明眼快的人覺查出來了：看，領小和查干依罕的兒子那森巴圖挺近便，別去提親了吧！

一九六三年年底，查干依罕晃着身子來了。他和浩斯巴依尔面對面坐下，抽着煙，悶哧哧地笑了一陣，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兩個孩子讓咱們成親家了，沒想到吧？”倒是浩斯巴依尔先說了話。

查干依罕放聲笑了一陣，吞吞吐吐地說：

“老伙計，用錢花嗎？只管說吧！”

浩斯巴依尔明白了，他這話的意思是問問要多少彩禮錢。

忽然，快活的脸沉下来了，眉间竖起两道深纹；跟着，他又笑起来了，指点着查干依罕说：

“年轻时候我骂你，起风暴时候我也骂你，现在我还得骂你！你这老家伙呀……骂你个什么好呢！姑娘出嫁要彩礼的年月过去了，说‘彩礼’好听，其实是买卖！……我吃着社会主义饭，喝着社会主义水，困难不着。”

查干依罕能说个什么呢，闷哧哧地笑了一阵，抽了两袋烟，又晃着身子回家去了。

……………

结婚的前一天，浩斯巴依尔对女儿领小意味深长地说：

“爸爸没什么陪送你的，就陪送你几句话吧！……有人夸你‘年轻轻的就当了劳动模范，了不起’，你要注意，这是党领导得好，蒙汉乡亲们拥护你。……人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是领人的，要处处跑在前头……要牢牢记住，咱家祖辈是奴隶，奴隶的女儿必须是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领小目不转睛地听着，那眼神多么光润，里边蕴含着多少说不出的激情呀！

对于女儿，浩斯巴依尔比较放心了，对于在赤峰一中学习的儿子，心里总还是不落实。一想到儿子，自然也就想到了和白音都楞一般年纪的中学生们。他知道，孩子们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有教师的辛勤教育，思想一定很进步，学习一定很努力。但是，在他们的小脑瓜儿里，会不会钻进什么邪

魔怪道呢？坏东西是有縫儿就钻的。敌人不是說要从革命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想办法嗎！抽空儿得看看去。

一九六四年春耕前，农业生产不到忙时候，牧业接羔季节也忙过了，浩斯巴依尔趁此空闲时间进了赤峰。

他走进赤峰一中門口，一陣清香迎面扑来，校庭里碧桃花、月梅花、丁香花开得正盛。刚下課的白音都楞，走出楼来一眼望見了爸爸，急忙穿过紅粉粉的树丛，跑将过来。

浩斯巴依尔見儿子小脸紅通通的，活泼可爱；去冬穿上的棉衣如今还是干干淨淨，脚下納云子的鞋也还很好。渾身上下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只是脸儿显得胖了，紅了，眼睛也更有神了。学习成績呢？据教师說，白音都楞很用功，各科成績都很好。在最近的一次作文中，写了爸爸的奴隶史。文中最后一段說：爸爸是个不願做奴隶的人，我要記住爸爸的話，不忘階級仇恨，不忘階級斗争；奴隶的儿子一定要学好本領，建設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写家史的学生不只白音都楞一人，全校学生都写了，而且写得深刻。

浩斯巴依尔放心了。他知道学校对学生是不断进行階級教育的，但是，受过大苦的老輩人常往学校跑跑是非常必要的。

晚上，浩斯巴依尔还是住在学生宿舍里。他激励白音都楞和这般年紀的学生們說：

“你們頭頂社會主義的天，腳踩社會主義的地，要陽光有陽光，要雨露有雨露，好好學習。奴隸的子孫們，別忘本，聽黨的話，努力進步，將來才擔得起建設社會主義的担子！記住了嗎，孩子們？”

“記住了！”學生們異口同聲。

“孩子們，雷鋒是好榜樣，會唱他的歌嗎？哈拉道口中學的學生都會唱。”

“我們也會！”學生們唱起了《學習雷鋒好榜樣》的歌。歌聲一落，浩斯巴依爾笑着說：

“別看我今年六十八歲了，也會唱歌呢，和收音機里唱的一樣，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都听着！”他清了清嗓子，神情馬上嚴肅起來，像當年坐在小馬架子里那樣，右手拍着大腿唱了起來：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學生們嚷着說“會”，有人喊了聲“一、二！”就合唱起來了。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

此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正播送《國際歌》，學生宿舍

里的歌声从窗口飞出，与响彻星空的歌声汇合在一起。

“.....

是誰創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們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們的血肉。

一旦把它們消灭干净，

鮮紅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

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